

9100.6594

1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4 1937

國粹叢書第二集

戴

福

夫

集



國學保存會刊行

冊 中



蘇福夫集前遺

老子論上

自孔子沒而世運民者有兩家。曰老曰佛。爲後世儒者之所警誦。顧其言詞。與  
聖人之所弗取。而學者之於聖人之道。未知果能窺見其一否。但能言兩家即號  
曰儒。儒者。是易耶。余嘗讀老子之書。反覆繙繹。其言頗有可採。而非佛氏之所及者。佛  
之盛也。乘中國氣虛而入。其言荒唐。不可致詰。而托於天人性命之學。士大夫惑  
之。其尤荒謬不通者。輪迴生死之說。而愚人信之。亦或往往有所忌憚。故亦可藉以  
服天下之人。使稍斂其邪志。嗚呼。孔子之道。不能以教天下。而必假手於佛。君嘆之久  
矣。昔孔子明王道。述古文。未嘗不於異端爲兢兢。假使如後世儒者之論。謂老子爲異  
端。夫子獨不能辭而闢之耶。既不能辭而闢之。而復與其弟子開闢道路。從之而繼。且  
嘆服而許與之。將謂孔子者。亦老氏之徒耶。然則老子之發跡於天下者。非老氏之過  
也。實老氏之說者之過也。莊周列禦寇之流。其言似似老子。吾觀其書。大抵闢世之  
說。爲汪洋自恣。以適己志。此文人學士之推者耳。不得與老子並。而申不妄。非之流



戴褐夫集補遺

老子論上

自孔子沒而出而惑世誣民者有兩家。曰老曰佛。爲後世儒家之所訾誚。顧其言誠怪誕。聖人之所弗取。而學者之於聖人之道。未知果能窺見萬一否。但能訾誚兩家。即號曰儒。儒若是易耶。余嘗讀老子之書。反覆紬繹其言。頗有可採而非佛氏之所及者。佛之盛也。乘中國氣虛而入。其言荒唐。不可致詰。而托於天人性命之理學。士大夫多惑之。其尤荒謬不通者。輪迴生死之說。而愚人信之。亦或往往有所忌憚。故亦可藉以攝服天下之人。使稍斂其邪志。嗚呼。孔子之道。不能以教天下。而必假手於佛。吾嘆之久矣。昔孔子明王道。述古文。未嘗不於異端爲兢兢。假使如後世儒者之論。謂老子爲異端。夫子獨不能辭而闢之耶。既不能辭而闢之。而復與其弟子間。關道路從之。問禮且嘆服。而許與之。將謂孔子者。亦老氏之徒耶。然則老子之負謗於天下者。非老氏之過也。爲老氏之說者之過也。莊周列禦寇之流。其言依倣老子。吾觀其書。大抵憫世之昏濁。爲洸洋自恣。以適己志。此文人學士之雄者耳。不得與老子並而申不害韓非之流。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慘。數。少。恩。假。託。老。子。以。自。重。其。實。未。得。老。子。之。萬。一。也。太。史。公。著。史。記。謂。申。韓。原。於。道。德。吾。又。疑。之。久。矣。且。夫。佛。之。爲。聖。道。害。也。往。往。創。立。名。字。分。別。宗。門。顯。與。孔。子。爲。敵。而。老。子。固。未。嘗。有。是。也。當。其。爲。周。守。藏。室。之。史。固。非。無。意。於。世。者。見。周。之。衰。遂。去。出。關。而。隱。自。關。令。尹。強。之。乃。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所。終。亦。未。嘗。有。意。爲。文。字。留。人。間。以。逞。其。說。而。冀。天。下。之。從。已。也。吾。觀。其。出。處。行。藏。非。有。謬。於。聖。人。而。其。書。不。過。哀。斯。人。之。愚。迷。而。自。道。其。淡。泊。無。爲。之。意。蓋。春。秋。時。之。一。隱。君。子。耳。後。之。爲。老。子。說。者。亦。莫。知。老。子。或。稱。之。反。過。其。實。太。史。公。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者。亦。絀。老。子。夫。老。子。與。孔。子。當。日。未。嘗。相。細。也。則。學。者。過。也。嗚。呼。自。申。不。害。韓。非。假。託。老。子。之。說。而。使。老。子。蒙。詬。於。萬。世。浸。尋。而。至。於。秦。漢。以。後。爲。老。子。之。徒。者。築。宮。以。祀。之。刻。木。以。像。之。造。立。鬼。神。名。字。而。自。異。其。衣。冠。往。往。禱。祈。賽。請。又。依。倣。浮。屠。氏。之。書。作。爲。鄙。俚。無。稽。怪。誕。之。言。曰。是。老。子。也。則。老。子。之。冤。亘。萬。世。而。莫。之。白。矣。夫。巫。覡。自。老。子。未。出。而。其。興。已。久。矣。巫。見。佛。之。盛。也。顧。已。無。所。宗。乃。假。託。老。子。自。重。以。擬。於。佛。而。敢。與。孔。子。抗。此。豈。老。子。之。罪。乎。神。仙。之。事。不。見。於。經。傳。其。說。恠。恍。荒。忽。而。嘗。見。於。諸。子。百。家。之。書。大。抵。爲。其。術。者。屏。繁。囂。守。清。淨。其。說。近。老。子。故。亦。時。時。稱。誦。老。子。之。道。而。世。又。以。老。子。真。怪。迂。矣。嗚。呼。老。子。一。隱。君。子。耳。不。幸。姓。名。言。語。落。在。人。間。尊。之。者。曰。聖。人。斥。之。者。曰。異。端。濫。觴。於。莊。列。決。裂。於。申。韓。誣。於。巫。覡。而。晦。於。神。仙。而。遂。以。爲。聖。道。之。害。噫。此。後。世。之。老。子。而。非。孔。子。時。之。老。子。也。

老子論下

或曰。子以老子之言。頗有可探者。其說可得聞乎。曰。老子之書具在。吾非敢臆而說也。後之人以異端之解解之。此其所以與聖人亂也。孔子適周見老子。其叮嚀付授。不過數語。而孔子嘆異之。其後所著書上下篇。大抵不出此數語之中。吾不知孔子當日曾見其書與否。而數語叮嚀。夫子不以爲非。則其書未可盡非也。吾觀其書。其大旨不過謂恃法則法亡。爭功則功去。知足者召禍。可欲者喪身。靜可以觀動。柔可以勝剛。其於禍福之相倚。盈謙之相越。天道人事得失。諄諄乎反覆言之。而深切不見其有謬戾聖人者也。而獨其有數言不能爲老子解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曰。大道廢。有仁義。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蓋所謂大道者。混混之時。悶悶之風。



也。所謂仁義者。煦煦之仁。孳孳之義也。彼見世之溷濁。而慨想於太古荒遠之事。以爲憤激之言。又其視仁義太小。不可爲訓。此老子所以不得爲聖人也。其他所論著。往往多有與聖賢相發明。而世之蕩檢踰閑。放棄禮法。無復忌憚者。曰老氏。人亦從而指之。曰此老氏也。不知此固老氏之所深戒。而猥以擬之。不已謬乎。今夫佛氏之爲教也。戕賊其身。枯槁其性。歸於空虛無有。夫空虛無有。誠不足以治天下。而老子所言。皆行己治人。涉歷世故之道。初非等於頽墮澆滲。不可致詰者。而世又有樸遯迂謹。頑鈍寂寞之徒。託之老氏。以自掩其無能。不知此又老子之所深戒。而不取也。或曰。子之誦法者。孔子。孔子之道。亘萬世莫之及矣。而子猶欲爲老氏別白者。何耶。曰。所以尊孔子者也。自三代之後。老也佛也。儼然與孔子並立。而爲三者也。夫老子非孔子匹也。周衰之時。一隱君子。而不大謬戾於聖人者也。吾所以云云者。以後世尊老子爲聖人。而欲以抗孔子。又或斥爲異端。而謂有害於孔子。皆非老子也。吾以告夫世之論老子者也。

### 史論

昔者聖人何爲而作史乎。夫史者所以紀政治典章。因革損益之故。與夫事之成敗得

失人之邪正。用以彰善癉惡。而爲法戒於萬世。是故聖人之經綸天下。而不患其或敝者。惟有史以維之也。史之所繫如此其重。然而史之難作。久作史之難。其人抑又久矣。今夫一家之中。多不過數十人。少或十餘人。吾目見其人。吾耳聞其言。然而婦子之詬誶。其釁之所由生。或不得其情也。主伯亞旅之勤惰。或未悉其狀也。推而至於一邑一國之大。其人又衆矣。其事愈紛雜。而不可詰矣。雖有明允之吏。聽斷審讞。猶或有眩於辭。牽於衆。而窮於不及照者。況以數十百年之後。追論前人之遺迹。其事非出於吾之所親爲。記譬如聽訟。而兩造未列。只就行道之人。旁觀之口。參差不齊之言。愛憎紛紜之論。而據之以定其是非曲直。豈能以有當乎。夫與吾並時而生者。吾譽之。而失其實。必有據其實而正之者。吾毀之。而失其實。其人必與吾爭辯。而不吾聽也。若乃從數十百年之後。而追前人之遺迹。毀之。惟吾譽之。惟吾其人不能起九原。而自明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諸家之史。亦云然。則史豈遂無其道乎哉。夫史之所藉以作者。有二。曰國史也。曰野史也。國史者。出於載筆之臣。或鋪張之太過。或隱諱而不詳。其於羣臣之功罪。賢否。始終本末。頗多有不盡。勢不得不博徵之於野史。而野史者。或多。



狗其好惡。逞其私見。即或其中無他。而往往有傷於辭之不達。聽之不聰。傳之不審。一事而紀載不同。一人而褒貶各別。嗚呼。所見異辭。所聞異辭。吾將安所取正哉。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吾以為二人而正也。則吾從二人之言。二人而不正也。則吾仍從一人之言。即其人皆正也。而其言亦未可盡從。夫亦惟論其世而已矣。一事也。必有一事之終始。一人也。必有一人之本末。綜其始終。核其本末。旁參互證。而固可以得其十八九矣。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察之而有可好。亦未必遂無可惡者。察之而有可惡。亦未必遂無可好者。衆不可矯也。亦不可徇也。設其身以處其地。揣其情以度其變。此論世之說也。吾既論其人之世。又諳作野史者之世。彼其人何人乎。賢乎。否乎。其論是乎。非乎。其為局中者乎。其為局外者乎。其為得之親見者乎。其為得之逃聽者乎。其為有所為而為之者乎。其為無所為而為之者乎。觀其所論列之意。察其所予奪乎。故證之他書。參之國史。虛其心以求之。平其情而論之。而其中有可從。有不可從。又已得其十八九矣。嗚呼。史之難作如此。而自古以來。諸家之史。不能皆得而無失。此吾所以謂作史之難也。曾氏鞏曰。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

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又曰。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為之者。亦必有天下之才。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由此觀之。作史之人。豈不難哉。自古稱良史。莫過於馬班二家。然以司馬氏之雄傑。覆冒百代。而不無是非顛倒。採摭謬亂。是其智雖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雖足以發難顯之情。而明固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固不足以適天下之用矣。至於班氏之文。較之於司馬氏。又尙有不逮焉。夫班馬二家。豈非天下之才乎。而猶有所憾。若是而况於魏晉以後。區區之破析其體藻。繪其辭而義類盡失者哉。此吾所以謂作史之難。其人也。且夫作史者。必取一代之政治典章。因革損益之故。與夫事之成敗得失。人之邪正。一一了然。洞然於胸中。而後執筆操簡。發凡起例。定為一書。乃能使後之讀之者。如生於其時。如即乎其人。而可以為法戒。譬如大匠之為巨室也。必先定其規模。向背之已得其宜。左右之已審其勢。堂廡之已正其基。於是入山林之中。縱觀熟視。某木可材也。某木可柱也。某木可棟也。榱也。椳也。某石可礎也。階也。乃集諸工人。斧斤互施。繩墨並用。一指揮。顧盼之間而已。成千門萬戶之鉅觀。良將之用衆也。紀律必嚴。賞罰必信。號



令必一進止必齊首尾必應運用之妙成乎一心變化之機莫可窺測乃可以將百萬之衆而條理不紊臂指可使兵雖多而愈整法雖奇而實正而吾竊怪夫後世之爲史者規制之不立法律之茫然舉步促縮觸事愆孰是亦猶之尋丈之木尺寸之石而不知所位置五人十人之聚而駕馭乖方喧譁擾亂而不可禁止又安望其爲巨室而用大衆乎哉此吾所以謂作史之難其人也且夫爲巨室者羣工雜進而識其體要惟度材是任者大匠一人而已用兵者卒徒雖多偏裨雖猛勇而司三軍之命者大將一人而已爲史者雖徵文考獻方策雜陳而執筆操簡發凡起例者亦不過良史一人而已而吾又怪後世之爲史者素不聞有博通諸史之學也素未知有筆削之法也分編共纂人人而可以爲之一人去又一人來往往一書未成而已經數十百人之手曠日踰時而卒底於無成今夫良史者或數百年而一見令人人可以爲之是天下之才不足爲難而子長孟堅比肩接踵而出也衆拙工而治一器衆懦夫而治一軍器安得而不窳軍安得而不敗哉是故以司馬氏班氏歐陽氏之爲大匠良將而史記而漢書而五代史可成也新唐史非歐陽氏一手之所定遂不能與五代史齊觀則夫史氏專家之

學。口天下之才也。如曾鞏之所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如此而後可以爲良史矣。而或謂史之難作如此。作史之又難其人如此。顧安所得如司馬氏班氏歐陽氏者出而任之。此亦視乎上之所重而已矣。上之所重在經學。則天下之通經者出。上之所重在史學。則天下之良史者出。而又何患於史之難作與。作史之難其人哉。

左氏辨

左傳果丘明所作乎。曰非丘明所作也。唐啖助趙匡始斷其非丘明所作。其說是矣。以左傳爲丘明所作者。司馬遷也。劉歆也。班固也。杜預也。司馬遷因論語有左丘明恥之之語。遂懸斷其爲左丘明。而劉歆欲立左于學。諸儒莫應。乃謂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蓋爲張皇夸大之語。欲藉夫子以重左氏。其說不必皆有所自也。班固謂仲尼與左丘明觀魯史而作春秋。而丘明作傳。杜預謂左丘明受經於仲尼。皆踵其說而訛愈甚者也。啖助言論語所引丘明。乃史佚遲任之類。集諸國以釋春秋者。別有一左氏耳。而後之論者。遂求其人以實之。或曰左氏六國時人也。或曰楚人也。或曰晉人也。或曰漢



儒之文也。爲是說者。皆不考其世。且不知文章之體制者也。古者列國皆有史。不獨魯也。左史紀事前。後相繼。亦不出自一人之手也。晉之史。則紀晉之事。獨詳楚之史。則紀楚之事。獨詳左氏者。纂輯列國之史。以成書。非皆其所自爲者。奈之何於其紀載之獨詳者。遂懸斷其爲某國之人乎。左氏紀魏韓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諡。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使丘明與孔子同時。則孔子既沒八十年。而丘明猶能著書。必無之事也。或遂以左氏爲六國時人。夫自古著書之家。一書之成。往往經數人之手。安知非獲麟之後。又有人焉。補其所不及。如褚少孫之補史記。班昭之補漢書。而又安得懸斷其爲某世之人乎。左氏初出於張倉之家。顯於劉歆。而或遂謂爲漢儒之文。信斯言也。則是左氏者。鑿空妄撰。附會春秋而成此一書。如此則六經諸子。皆出漢儒之所撰。而三代以前之書。無片言半辭之可信者矣。且夫文章之體製。與時爲升降。宋之文。不及唐。唐之文。不及漢。漢之文。不及六國。六國之文。不及春秋。左氏之文。奇質古奧。已非六國所及其叙事。爲千古史法之宗。而謂漢儒能執筆爲之。其說迂謬不通之甚者也。吾以爲左氏者。魯之史官。而不與孔子同時。即或同時。而未嘗奉教於夫子者也。觀其所引。

仲尼之言。多非其真。蓋假託於仲尼。以自信其說。亦或傳聞之未審。而遂以筆之於書耳。至於列國之事。則皆取列國之史。排綴編輯而成。故自隱桓以至定哀。文格已屢變。而各國之事。之所序述筆勢。亦迥有不同。蓋事辭則因其舊。而時時加以已之所斷制。至於左氏之所未及。則又有人焉。爲之補其殘缺。而姓名不顯。則遂以爲左氏一家之書。云爾。其或補其殘缺者。卽爲左氏。而前此著書之人。世遠人湮。他無紀載。其姓名或爲後起者之所掩。自古書籍之流傳。往往後起者多。孤行而行之。又久且遠。凡此者。皆不可知。而固難以懸斷者也。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亦之爲言。彼此相效。而前後不殊之辭。此必丘明之生在夫子之前。而夫子云云。乃竊比老彭之義。後之人以左傳屬之丘明。而且以爲受經於孔子。豈其然哉。左傳之外。又有國語。而說者謂左氏爲內傳。國語爲外傳。兩傳文體。尤爲懸絕不倫。而牽合爲一人所作。本司馬遷之臆度。遷又以左丘爲姓名。明又因其名。明而遂謂其失明。附於孫子贖脚。與已之腐刑。以致其悲憤之意。而後之人。遂稱左氏爲盲左。嗚呼。秦火而後。事之若明若晦。無從考據者。豈少也哉。而穿鑿附會。賢者有所不免。後之學者。亦惟考其世。視其文章之體製。而可以辨。



之矣。

曲阜縣聖廟塑像議

三代以前。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至於卿大夫士之家。頗不設主。或束帛以依神。或結茅而為菴。無有所為像設也。塑像之設。自佛教之入。始孔子之塑像。不知始於何時。夫孔子之所以異於人者。聰明睿智。道德之高耳。其形體狀貌。不能有異於人也。吾觀諸子中。有言孔子之形狀為特異者。豈以其道不同而詆之耶。抑謬為張皇而怪言之。以使人驚異耶。自孔子沒。歷年久遠。其子孫已杳不知聖人之形體狀貌為何如。而亦不難誣其祖宗。以為聖人之生果異於人。而形體狀貌必出於怪也。名世嘗至曲阜。見孔子塑像。其面則髯而黑也。其齒牙則長出至髭也。凡眉目口耳。皆為怪異可駭之形。至於諸賢之侍立者。因顏子之早夭。而為白晳瘦削之形。且短其頤。因子路之好勇。而微赭其面。為糾糾武猛之形。及觀石刻孔子像。則又不必皆同也。然則孔子之像。果即毫髮無差。已非神而明之之義。况其所刻所塑者。又本非孔子之像耶。名世嘗奉程子之意。而推廣其說曰。人之子孫。圖其祖父之形容。必其眉目顴頰口耳髮膚之無一不似。

而後可得。而指之曰。此吾之祖父。於是陳於其上。而拜於其下。致其誠而冀受其享。若有幾微之不似。則已非其祖父矣。非其祖父。而俎豆薦之。巫史祝之。則其祀之者。為無源之痛。而享於其上者。正不知為誰氏之祖父也。况以聖人為萬世之師。而顧可使非其像者。而冒居其上耶。明洪武中。詔建太學。自天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木主。一洗漢唐以來異教之陋。而昌平曲阜猶像設如故。時嘉靖中。乃撤去京師國學塑像。而曲阜之廟。其像至今尚存。吾聞今各郡縣。亦尚有塑像未盡毀。而郡各殊狀。縣各殊形。其為怪異可駭。大抵皆同。此尊崇聖人者所當盡為撤去。而無疑者也。嗚呼。自孔子設像。既立。而唐開元中。遂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矣。宋祥符中。遂加冕九旒服九章矣。已而改用冕十二旒服十二章矣。孔子至聖而受此誣僭不韙之冠服。皆自像設啟之。故夫像設一去。而名號亦可以永正。祀典亦可以永清矣。

孔廟從祀議

孔廟祀典。釐正於有明之世。一在洪武中。一在嘉靖中。而崇順元年。加周子二程子邵子張子朱子六人。曰先賢。凡諸臣所議。可謂遠出前代之上矣。今據會典而載。自四配



十哲而外。東廡則澹臺滅明原憲南宮适商瞿漆雕開司馬耕有若巫馬施顏辛曹卹公孫龍秦商顏高壤駟赤石作蜀公夏首后處奚容蒧顏祖句井疆秦祖縣成公祖句茲燕伋樂欬狄黑孔忠公西蒧顏之僕施之常秦非申棖顏噲穀梁赤高堂生毛萇后蒼杜子春韓愈程顥邵雍司馬光胡安國楊時張栻陸九淵許衡胡居仁西廡則爲宓不齊公冶長公皙哀高柴樊須公西赤梁鱣冉孺伯虔冉季漆雕徒父漆雕哆商澤任不齊公良孺公肩定鄆單罕父黑榮旂左人郟鄭國原亢廉絜叔仲會公西輿如邾異陳亢琴張步叔乘左丘明公羊高伏勝孔安國董仲舒王通周敦頤歐陽修張載程頤胡瑗朱熹呂祖謙蔡沈真德秀薛瑄王守仁陳憲章凡九十五人。名世謹按東廡自穀梁赤而下。西廡自左丘明而下。或以傳經。或以道學。皆得從祀。而孔子弟子。如孟懿子。牧皮琴牢之載於論語孟子。而不得與從祀。從來未有議及之何也。家語琴牢作琴張。而論語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註字子開。一字子張。恐子張子開之爲兩人。或未可混而爲一人也。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三人者。觀其議論。固未嘗親受業於聖人。而以傳經祀之。固其宜也。第左傳非丘明所作。昔人有疑其別有一左氏。輯諸國史以釋春秋。

則左丘明之主當易左氏。而其姓名不必爲之懸定者也。歐陽修文章風節。固屬名臣。而於道學實未有所發皇。嘉靖中大禮之議。主之者張璪。與歐陽氏之濮議相合。於是璪建議以謂修所著本論。實能翊衛聖道。遂得與於從祀。此舉非出於萬世之大公。而實出於一人之私意。夫以區區一篇之文。而得從祀。則後世之可從祀者。不可勝數矣。韓文公當八代之餘。數百年迷惑之際。一旦起而明王道。闢異端。昌言排擊。自是天下始曉然於邪正。至有宋之時。而昌黎之教。其行於天下久矣。未可以本論一篇。援原道之例。而得入也。世徒以歐陽子文章風節。爲一代名臣。而不敢有異議。而吾以爲在孔廟則言孔廟。在祀典則言祀典。修之傳經。不若后蒼伏勝之流。闡明道學。不若程朱諸賢。則修之祀。當移於其鄉。亦修之所心安於九原者也。陸九淵之從祀也。以王守仁故也。守仁之徒。欲祀守仁。則不得不祀九淵。蓋兩人之學。源流無異。而守仁實踵陸氏而又甚焉者也。朱陸之學。如冰炭之不相入。黑白之不相假。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亦未可調停而中立者也。文中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名世以爲守仁之於朱子。豈特罵而已哉。罵朱子者。前有韓侂胄。後有王守仁。夫朱子之學。孔子顏子曾子子



思孟子之學也。罵朱子者。是罵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也。今以孔子之廟祀言之。孔子享於其上。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於其旁。朱子及諸賢侍於其下。而無端一罵人者。闌入其中。罵其同列。罵其堂上。而謂同列之人安乎。堂上之人安乎。卽其人亦豈能自安乎。竊以爲王氏者。在有明宜祀之於功臣廟。在今日則宜祀之於其鄉。彼之氣節功名。已足以自食其分之所宜得矣。而胡爲文廟之俎豆。亦復睨其旁而欲甘之乎。至於陸氏倡爲異言。以惑誤後世。亦未聞其別有功德之彰顯。又不得援王氏祀於其鄉之例。是則孔子從祀之中。陸九淵干守仁。所當黜者也。他如胡居仁陳獻章。其學不能有醇而無疵。或以爲其過尙小。則姑存之。而徐以議其去留可也。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耳。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洪武中羅恢上疏。言孔廟從祀。當以道學論。兩廡中有可增於十哲。而十哲中固有不及兩廡者。獨拘拘於魯論記者所列何也。則廟廷之內。止以顏曾思孟配。而移十哲於兩廡。於義例亦本爲不可也。左丘明等之從祀。則始於唐貞觀中。凡二十二人。爲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

服虔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密賈逵。而明程敏政謂是時聖學不明。議者拘於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爲聖道。而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與議之可否。而一爲釐定也。名世按敏政之言。與羅恢之所云。孔廟之從祀。當以道學論。其旨雖合。而迹馬融劉向賈逵王弼何休戴聖王肅杜預之流。或議論學問。有所未醇。或立身行己。見論於史冊。若以道學論。則均之無當於從祀也。敏政又曰。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生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當秦火之後。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者。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乎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尙友也。今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其心未必有補。而考其生平之迹。將尤而效之。其爲禍傷義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至於鄭衆盧植鄭康成服虔范密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見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明聖學。請將戴聖賈逵劉向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



預八人。禩爵罷祀。而鄭衆盧植鄭康成服虔范密五人。各祀於其鄉。嘉靖中釐正祀典。卒用敏政等之言焉。名世按馬端臨之言曰。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曰受經於聖人。而得其大義。至於高堂生以下。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如毛鄭之釋經。於名物固爲賅洽。而義理間有差舛。若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議緯。則其所學。已非聖人之學矣。又况戴聖馬融之貪鄙乎。端臨之論。實爲敏政等所祖。而名世以爲左氏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掇拾於秦火之餘。以傳後世。其功可謂大矣。夫是之爲經師也。至若融等之訓詁。不盡合於聖人之旨。而其言行又不足以爲世法。是經師人師。兩無當也。然能守其遺經。而箋疏註釋。流傳不絕。以待宋氏大儒程朱之徒。起而參互考訂。折衷以歸於一。就經言之。亦未始無功。竊謂從祀固不可。罷其祀亦有所不安也。或孔廟之內。別立一祠。曰經師祠。祀左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孔安國毛萇高堂生后蒼杜子春。亦設兩廡。而附祀劉向戴聖鄭衆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密賈逵。至於元明以來諸儒講義之有所發明。爲功於經傳者。斟酌詳定。亦得以

增入焉。則諸人者。不失於從祀。亦不至於罷祀。庶爲兩得之。而於義例亦或有未傷乎。若夫兩廡之位次。以其德論之。則世代已遠。無由辨明其德也。以年齒言之。亦無由灼知其年也。故開元中定從祀之位。皆循史記仲尼弟子次序。但據有明會典。則時代之前後。多有倒置。議禮之家。或亦有所未安焉。揆厥所由。則東廡之移祀革祀者。凡有九人。而西廡之移祀革祀者。凡十有四人。議者拘於商周宗廟之制。昭穆定位。不以南北互遷。於是東廡之缺。不以西廡之主補之。西廡亦然。各就本廡遞遷而愈上。周漢之儒。反居唐儒之後。而唐宋之儒。反居漢儒之前。明瞿九思曰。七十弟子。當依原席。東西互遷。不必更易。而漢唐宋之儒。則當以時代之前後。爲位次之前後。於是循其世次。列爲年表。以待更定。此亦祀典之當爲釐定者也。名世末學寡識。據所聞而參以己意。而著其說如此。以待知禮之士考訂焉。

### 左生生字說

余友左氏子某。恂恂君子也。好古通經學。一日更其字曰生生。而以告余曰。人之血氣。材質強弱大小。皆自其生而已定者。惟君子不謂爲生。而變化擬議。以期無負於天之



生生之意。余窮於世二十餘年矣。回首兒時迄今茲。其可悔者亦多矣。念前此不足以終吾世。吾將以掃除更張。盡變其所爲。而擇以今年某月日爲吾始生之辰。其若復孩而壯而老。以無蹈曩者之弊。如再世然。故以爲吾字其可乎。戴子曰。易之理微矣。聖人之繫易也。曰生生之謂易。吾嘗論著之。以爲數有所起而數窮則又起。數有所極而數變則無極。是以新與舊之相乘。盈與虛之相代。古與今之相閱。而消息循環。不可端倪。得是說也。可以知天。亦可以寡過矣。今生之所悔者。不過小有得失。無他謬戾。而輒以震動恐懼。豈不賢乎哉。然而生未知余之窮且甚也。余之生也。與生同歲。而余之所遭。生百無一二焉。端居深念。將從何悔耶。將從何變耶。豈非以在人者。可以自更。而在天者。終莫可如何也。耶。生之天固已大勝於吾之天矣。其又奚懼焉。雖然。區區者不足以較也。請與生論易。

鳥說

余讀書之室。其旁有桂一株焉。桂之上日有聲啾啾然者。即而視之。則二鳥巢於其枝幹之間。去地不五六尺。人手能及之。巢大如盞。精密完固。細草盤結而成。鳥雌一雄一。

小不能盈掬。色明潔。娟皎可愛。不知其何鳥也。雖且出矣。雌者覆翼之。雄者往取食。每得食。輒息於屋上。不卽下。主人戲以手撼其巢。則下瞰而鳴。小撼之。小鳴。大撼之。即大鳴。手下鳴乃已。他日余從外來。見巢墜於地。覓二鳥及鷓無有。問之。則某氏僮奴取以去。嗟乎。以此鳥之羽毛潔而音鳴好也。奚不深山之適。而茂林之棲。乃托身非所。見辱於人。奴以死彼。其以世路爲甚寬也哉。

盲者說

里中有盲童。操日者術。善鼓琴。鄰有某生。召而弔之。曰。子年幾何矣。曰。年十五矣。以何時而眇。曰。三歲耳。然則子之盲也。且十二年矣。昏昏然而行。冥冥焉而趨。不知天地之大。日月之光。山川之流峙。容貌之妍醜。宮室之宏麗。無乃甚可悲矣乎。吾方以爲弔也。盲者笑曰。若子所言。是第知盲者之爲盲。而不知不盲者之盡爲盲也。夫盲者曷嘗盲哉。吾目雖不見。而四肢百體均自若也。以目無妄動焉。其於人也。聞其音而知其姓氏。審其語而知其是非。其行也。度其平陂。以爲步之疾徐。而亦無顛危之患。入其所精業。而不疲其神於不急之務。不用其力於無益之爲。出則售其術以飽其腹。如是者。久而



習之。吾無病於目之不見也。今夫世之人喜爲非禮之貌好爲無用之觀事至而不能見見而不能遠賢愚之品不能辨邪正在前不能釋利害之來不能審治亂之故不能識詩書之陳於前事物之接於後終日睹之而不得其義倒行逆施俛焉躡且蹶而不之悟卒蹈於網羅入於陷阱者往往而是夫天之愛人甚矣予之以運動知識之具而人失其所以予之之意輒假之以陷溺其身者豈獨目哉吾將謂昏昏然而行冥冥然而趨天下其誰非盲也盲者獨余耶余方且睥睨顧盼謂彼等者不足辱吾之一瞬也乃子不自悲而悲我不自弔而弔我吾方轉而爲子悲爲子弔也某生無以答問詣余言余聞而異之曰古者瞽史教誨師箴瞽賦朦誦若晉之師曠鄭之師慧是也茲之盲者獨非其倫耶爲記其語庶使覽之者知所愧焉。

### 鄰女說

西鄰之女陋而善嫁。東鄰有處女。貞淑而美。無聘之者。乃過西鄰而問焉。曰。若何以得嫁。西鄰之女曰。吾有五費。曰。可得聞乎。曰。髮黃費吾膏。面黧費吾粉。履闕費吾布。垢多費吾藏。人來費吾茶。曰。若何以得嫁。曰。吾嫁士。吾嫁商。吾嫁工。吾嫁傭保。吾嫁吃丐。曰。

有陋女者奈何。西鄰之女竦肩臬頸粲然奉腹而笑曰。處女乃陋余乎。此處女之所以年二十而無聘者也。吾見人家女子多矣。類我。吾見丈夫多矣。無不類我。而孰得陋余而棄余。處女曰。亦有不類若者乎。曰。有不類我者。則處女已嫁矣。處女俛而歎。西鄰之女曰。處女無歎。吾試數處女之過失。自處女之長也。而鬻賣粉黛者。過處女之門而不售。兒女相聚笑樂。處女獨深思不與語。又不能隨時爲巧靡之塗粧。吾觀處女態度。類有以自異者。處女將自以爲美乎。世之所艷羨者。真爲美矣。而處女無相逢顧盼者。處女將以何時得偶乎。且處女性情姿態如此。又不自媒。而傲然待聘。則處女過矣。處女誠換其故貌。易舊粧爲新粧。倚門而笑。則吾有可以效於處女者。然又恐余門之履且滿。處女戶外也。處女變色。拂衣而起。趨而歸。誓終身弗與通。

### 先大人詩序

嗚呼。士之窮而不怨者。豈不難歟。然其窮有所止。則其怨亦有所止也。至於窮之大者。其怨更深。而無所發洩。則必有以自鳴其怨。自鳴其怨。而更有不能盡焉。則繼之以死。嗚呼。此吾先君之所以不獲永年也歟。先君爲人醇厚忠謹。無他腸。顧內自憂思刻苦。



竟以終其身。蓋其所遭有難言者矣。嘗以謂小子曰。讀書修善欲報。如捕風捉影。如吾等輩。豈宜至此。家之人莫我信。外之人莫我知。而操心慮患。時時莫必其命。吾其死於憂乎。吾死禍必及子。然母效我憂也。語畢。相對泣。不能仰視。亡何先君果客死於舍館。小子治喪既畢。一日發先君之笥。得其所爲詩。自其十餘歲。至其卒之年。凡百餘卷。蓋其生平無他嗜好。獨好詩。一日往往得數章。其言極推尊杜子美。以爲非他家可及。時誦之不厭。而其所作。詞旨悲愴。沉鬱有古詩人之義焉。嗚呼。先君之窮且怨者。不能以告人而著之於詩。而詩亦不能言其然也。小子能薄才劣。自恨無以發名成業。以振先人之盛德。與其文章。於是泣涕而書之。

郭生詩序

桐與舒皆古羣舒之地也。古舒地即今安慶。秦漢時號曰廬江郡。今廬州之屬。有獨以廬江名縣。以舒名縣。非古也。桐舒兩縣。皆大山連環。犬牙相錯。而吾桐獨爲名勝。余嘗登投子東北而望。數十里之外。山勢嵯峨。極天間。居人云。踰此屬舒邑。余壯之。恨不得遊。又怪其峯巒峻拔而鮮有秀特之士。聞於世焉。何也。今年春。余踰岐嶺。浴於湯泉。有

郭生者。遣其二子受學於余。遠近聞余至。多來學。皆詣郭氏。每相與步林間。坐石上。縱論古今。窮文章之源流。述人情之變態。生未嘗不以余言爲然。一日出其詩若干首。以示余。而請序之。嗚呼。江淮之間。士之好爲詩者。莫多於桐。余桐人也。而不遑爲之。乃生吮筆和墨。以從事於其間。其猶有桐之風也歟。夫山川濼洞。蜿蜒其中。必有秀出者。豈得謂龍舒之山無人乎哉。然生不汲汲求世之知。荒丘絕壑。若將終身也者。倘世有因余文而求生之詩。生必悔之矣。

陳某詩序

余嘗聞東南江海之墟。土田肥饒。山川秀美。魚稻羸蚌之利。花鳥之奇麗。都邑之繁庶。莫不擅天下。而姑蘇天台震澤之濱。長洲之苑。尤爲秀絕。往往爲幽人之所棲息。余同年友陳君某。實生長其間。而家在郊野。村落環匝。原隰上下。雲烟縹渺。陳君時時與樵夫漁父野老相狎。一觴一咏。悠然自得。其所爲詩。歌皆以自寫其性情。莫不可傳。而可誦也。今年春。來京師。謁選天官。出其詩示余。余往復數過。而陳君胸懷之灑落。與夫吳中之名勝。俱可於此彷彿得之。君且暮爲縣令。親民事。則其以風雅飾吏治者。將於是



乎在。故爲之書。

### 野香亭詩集序

余生平不善爲詩而好詩。凡古人之詩。莫不爲之留連涵泳。而咀味其旨趣之所存。頃居京師數年。四方之以詩贈遺者。悉皆爲之淘汰擇別。而觀其所用心。今年春。乃得讀野香亭詩集若干卷。蓋太史李丹壑先生之所作也。其音和平而大雅。其旨綿渺而蘊藉。嗟乎。以余之好詩而至是。始能讀先生之詩。甚矣余之陋也。且夫世之說詩。不過勉強支綴。以襲取之於外。即有一二能者。不過指摘聲病。講求格調。摹擬彷彿。而務欲似乎古人。其說非不善也。然第得其似而已。雖名章雋句。時時錯出。而不可謂之能詩也。余嘗聞先輩之論制義者矣。曰制義之爲道。無所用書。然非盡讀天下之書。無所由措思也。無所用事。然非盡更天下之事。無由措字也。吾以爲詩之爲道。亦若是則已矣。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涵蓋充周。不見涯涘。而舉其所閱。歷與觀記者。往往卽事以徵情。取之於心。而諧之於韻。宜其成一家之詩。而非勉強支綴。徒以摹擬彷彿爲工者之所及也。先生爲今相國容齋公之伯子。往余讀栢國之詩。雄健峭削。如長松千尋。孤峯萬仞。

而不可攀躋也。今讀先生之詩。如清鑿在耳。明月入懷。幽微淡遠。而難以窮其勝也。會先生屬余爲序。余喜當今之能成一家之詩者。在相國父子間也。於是乎書。

### 巢青閣集序

吾素聞天下湖山之美。稱錢塘爲第一。其間巖姿壑態。激湍奔流。與夫名葩異卉之芬芳。城郭都邑之富麗。無不擅東南之勝。且其人士類皆被服儒雅。譜宮度商。風流自賞。蓋其山區水聚。風氣完密。故才雋之彥。獨盛於他邦。自余官京師。學士大夫。嘗爲余言西陵陸君某。天才綺麗。主盟壇坫。蓋已數十年。而垂老不得志。豐於才而嗇於遇。爲可悲也。及余來督學浙江。行部至溫州。則陸君實司訓永嘉。執手販來謁。且出其所著巢青閣集示余。凡詩若干卷。詞若干卷。余見其詩。清真澹樸。寄託深遠。不事雕飾。爲詩家之正格。而其詞則豪情艷趣。婉約纏綿。不涉淫哇之習。信乎陸君之豐於才也。永嘉山水秀絕。寰區曩者亦騷人詞客之所萃也。陸君秉鐸於茲。倡明風雅。鼓吹休明。使其邑之人士。翻然奮起。斌乎質有其文。以復還於曩日之盛。則陸君之有造於永嘉人士。亦未爲不得志也。而又何必以不遇爲憾哉。陸君屬余序。余因書而歸之。



姚符御詩序

歲癸未秋。余自金陵歸南山。縣人姚君符御過我。出其詩數卷。而請書焉。蓋其平生行役逆旅。感懷述事。邂逅投贈留別之作。十居八九。初符御與余垂髫相識。稍長。各遊學四方。久之。先後至燕山。則往還頗密。於疇昔。富是時。程舍人松皋。好爲詩。余與符御及符御弟君山。別峯金壇蔣度臣輩。嘗至松皋家。更唱迭和。議論蠶起。不數年。而度臣別峰相繼物故。余窮愁多病。飄泊江海之壘。今讀符御詩。其所遊之地。所交之人。多與余同。而余料檢笥篋。曾無文字志之間。有一二歌咏。如寒螿之咽。病馬之嘶。已不堪使人聽之。其愧符御不已甚乎。松皋方出守建甯。不以吏事廢其詩學。而君山今日客遊衡湘。及衡嶺東西之間。壯心未已。山川激發。他日歸。而其詩當亦如符御之工且富。余又增一愧矣。

道墟圖詩序

浙東西地多名勝。而紹興山水尤爲秀絕。寰區其間名臣鉅儒。魁奇俊偉。豪傑不羣之士。比肩接踵而出。自宋以來。至於明。稱極盛焉。蓋其山區水聚風氣完密。而俗尙氣節。敦詩書。皆非他邦所及。去郡城二十里而遙。有墟曰有道。背偃山而面稷山。峰巒迴合。川原映帶。章氏世居之。自其始祖至今。凡數十世。子孫蕃衍。冠蓋相望。紹興著姓。稱章氏爲第一。余於章氏。獲交惺村及其兄爾卓。惺村司閩江寧。多善政。而雅歌投壺。不改儒素。爾卓讀書闡畧。方從事制舉之學。兩人不余棄。而與余游。每爲余言其家鄉山水人物。與其風土之樂。余未嘗不神往也。歲庚辰辛巳間。余以事至紹興者再。謁禹陵。登府山。遊蘭亭。泛鏡湖。而有道之墟。稍爲僻遠。獨未得至焉。聞章氏子弟多才且賢。而余不獲交其一二。是則余之陋也。今年夏。余讀書長干。爾卓別余而歸。尋復至。且携其族人某所爲墟中圖。凡十八。咏其圖者凡十人。其詩一百八十首。出而示余。余披其圖。泉石之美。秀峯嶺之峭拔。園林之幽深。亭館之參差。雲樹之縹緲。魚鳥之飛躍。以及桑麻果蔬。牛羊雞犬。藩籬村落。塲圃帆檣。莫不歷歷乎其在目。而恍若身遊於其中。則余又何必以未至有道之墟爲憾乎。讀其詩。摹寫物情。頌美祖德。稱述土風。清辭麗句。時時錯出。信乎章氏子弟之多才且賢也。爾卓爲言十人者。皆年少秀出。耳余名而欲得一言焉。余書此以復之。且以告於惺村曰。他日致政歸。而優游歌詠於偃稷之間。有客擔



筌緣。體而相訪者。非他人必余也。夫

### 吳他山詩序

余游四方。往往聞農夫細民。倡情治思之所歌謠。雖其辭爲方言鄙語。而亦時有義意之存。其體不出於比興賦三者。乃知詩者出於心之自然者也。世之士多自號爲能詩。而何其有義意者之少也。蓋自詩之道分爲門戶。互有訾警。意中各據有一二古人之辭。以爲宗主。而詆他人之不能知。是其詩皆出於有意。而所爲自然者已汨沒於分門戶爭壇坫之中。反不若農夫細民。倡情治思之出於自然。而猶有可觀者矣。又其甚者。務爲不可解之辭。而用事則取其僻。用字則取其奇。使人茫然不識所謂。而不知者以博雅稱之。以此爲術。而安得有詩乎。此詩之一變也。他山吳氏。年近八十矣。杖而訪我於姑蘇寓舍。因相與論詩。余曰。君之詩宗何代乎。曰。否。僻事以爲奧。奇字以爲古乎。曰。否。然則君之詩可觀矣。因出以示予。予爲擇別其合者若干首。他山晚晚不遇。策杖行吟。時時懼其詩之不傳。蓋猶不能忘情於名者。余與世論詩。多不合。而獨喜他山所見。略與余同。而他山顧欲得余言以爲重。蓋予昔讀書山中時。當初夏。百鳥之噪於簷際者。不絕也。一日黃鸝來。爲數轉。百鳥皆鳴。已而爭逐。使之去。復相與音鳴如故。余也。方爲黃鳥之遠去。而他山猶欲爭名於燕雀啁啾之間乎。他山曰。吾以待之後也。因書而歸之。

### 成周卜詩序

余少而學文。恥爲趨時之作。而里老父謂之曰。女之所好者何境。可以象之。余曰。遠山縹緲。秋水一川。寒花古木之間。空濛寥廓。獨往焉。而無與徒也。里老父曰。斯境淒清而幽絕。不已甚乎。女之致則高矣。雖然。富與貴也。無望於女矣。自是以後。余之所爲文。未知果能有此境與否。而大名成君周卜之詩。則似之。予生平用意多悲。與世往往不合。人之所不趨者。就之。人之所必爭者。去之。蕭疎寂寞。其意象獨宜於山林之間。里老父之言。則驗矣。而成君家世隆盛。以貴公子而同於羈人騷士之所爲。其於人世之富貴。視之夷然不屑也。余讀其所爲之詩。大抵皆淒清幽絕之音。舉凡駢麗之體。濃艷之辭。與夫一切爛然可喜吉祥美善之語。世之人所震而好之者。成君一不以入其筆端。則是成君之爲人。與其詩也。誠高矣。余嘗以爲人之所好慕。一皆稟之於性。互易焉。而有



所不可譬如盛夏之時。溽暑炎蒸。林木茂密。鳥獸翔舞。至於屠沽之肆。腥穢之所。飛蟲之所集。驅之而不能去。維時衆竅齊鳴。雖其至陋惡不可聽。亦相與自得。而時時聒於人耳。此則乘時而得志。其言語文辭。所謂趨時之作。夫亦猶是也。及至於霜降木落。萬籟歇絕。當此之時。惟有幽澗之鳴。孤松之韻。迭奏於荒涼清冷之地。而人世所爲榮華之境。無有一焉。此則吾與成君今日之意象。與其所作者是也。人有見者無不笑之。然以彼之所爲。易之於此。此之所爲。易之於彼。豈能以一刻安哉。故曰。人之所好慕。一皆稟之於性。而不可強也。余喜成君之所好。與余同。爰書之以序其詩。

### 傅天集序

華亭高不騫查客。以能詩聞吳淞間。其爲人也。飄然高寄。有瀟灑自得之趣。愛名山水。每扁舟獨往。經旬不歸。性不耽榮利。謝舉場者已數十年。讀書賦詩。無求於世。聞者莫不高其志行。其議論談笑。風發泉涌。往往傾一座。以故人尤樂觀之。其尊府以名進士。爰知天子。擢置諫垣。屢遷至太常。查客自幼稟承家學。植志立身。皆非苟然者。歲乙酉。天子南巡狩。駐蹕淞江。查客自以舊臣之子。拜仰道左。恭獻詩篇。天子覽之嘉嘆。屢蒙

召試。恩寵頻頒。較之他獻詩者尤渥。查客隨車駕北來。適余以謁選在京師。查客過余旅舍。出其所著傅天集一卷。請余序之。蓋皆紀恩述事之作。而途中登臨志勝。與夫朋友贈答諸篇。亦附入焉。查客之言曰。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傳于天。此卷阿之詩人。所爲歌誦其主之壽考福祿。而兼及於吉人吉士之多也。今天子仁聖。邁於成周。搜奇拔滯。鑾輿所至。無遺賢焉。一時人士。無不踴躍淬礪。以赴功名之會。在昔余先人爲侍從近臣。沐雨露而親日月。實與在廷諸臣。雖雖喑喑。同鳴國家之盛。不騫之於先人。譬猶鳳凰之一毛一毳而已。而濫叨異數。其何敢自附於吉人吉士之列。然而歌詠盛美。道揚休烈。竊欲自擬於卷阿之詩人。故名其集曰傅天。所以志也。子其爲我書焉。余讀之。清辭秀句。妙絕一時。以查客之才如此。宜乎其不終淪落於山水之間矣。他日珥筆承明之上。拜手颺言。所謂鋪張對天之弘休。揚厲無前之偉績。可以勒之金石。垂於無窮。余不敏。行當爲查客次第序之。

### 和陶詩序

龐君雪崖。今所稱能詩家也。以京朝官出爲建寧知府。蒞政之暇。輒以吟咏爲事。於是



有和陶詩若干首。及罷官歸。閒居無事。則又得和陶詩若干首。彙爲一集。今年夏。自任丘遣使至京師。屬予序之。今夫詩之工拙。往往視乎用韻。韻在出於自然而行。其所無事。乃世之作詩者。多以和韻爲能。往往舍己之志。以就人之韻。強人之韻。以從己之情。於是乎韻雖合。而詩之所以爲詩者。亡矣。且夫人之性情。與其才力。必與之相類也。而後可以比擬。而彷彿。非然而出於勉強。則雖聲音笑貌。且不能合。而況於意思之所在乎。昔者陶靖節幽居柴桑。而結志在於區外。彼其視晉宋之際。直如浮垢飛塵之去來。而何況於一身之榮利。故其詩清遠閒放。蕭然自得。其後蘇文忠謫居海外。流離患難之際。深懲世網。慨然有遺俗絕塵之志。乃取靖節詩一一和之。以文忠之才氣。一世無變。乃名高取忌。至是欲爲靖節。而不得。徒志其向往。愛慕於吟咏之間。蓋自悔其晚矣。易地而論。文忠之所遭。略有同於靖節者。故其志亦猶靖節之志。其詩亦猶靖節之詩。則雖其所用者。靖節之韻。而出於自然。而行其所無事。仍是文忠之韻而已矣。龐君以詩名數十年。早歲即受知天子。徵入爲史官。已而迴翔郎署。出典大郡。較之靖節之遇。有不可一概論者。然龐君孤懷自賞。世之知之者固多。而不知者亦不少。窺龐君之

志。若有不盡其用者。龐君豈能無介然於中者乎。乃自簿書鞅掌。以至棲遲閭里之際。輒取靖節之韻。一一和之。要以自發抒其志而止。夫自晉宋以來。世之和靖節之詩者多矣。而惟文忠爲能得其彷彿。蓋兩人之輕富貴而薄榮利者。無不同。故其詩亦無不同。而不在乎韻之和與不和也。龐君知此意者。余故始終舉文忠以爲說焉。

倪生詩序

余僑居吳門郭外。凡數載。余性簡而地又僻。且聲勢名位之所不在。車馬鮮至其門。獨里巷之間。二三窮士。間以其所業來請謁焉。而西鄰倪生山堂。過我尤數。生年少。其文與詩皆用力焉。尙淺。而氣甚銳。志不欲苟焉以沒世。一日謂余曰。小子性尤好詩。苟用力焉。而不已。十年之後。或有可觀者。至是當請先生序之。余笑曰。序則不難爲也。但詩之爲數小數也。學之豈必待十年而後成耶。已而余北游燕趙。生時時貽書訪消息。且屢作詩懷余。生窮士。不自聊賴。又志不甘汨沒於世俗。故惓惓於余如此。踰年。余南還到家。卽問倪生。而倪生已死二月餘矣。生之父臚然老儒。傷其子之早世。爲刻其詩若干首。而謂余曰。君許吾子以十年後之序。而吾子不及待矣。今聊志數言於首簡可乎。



余悲而許之。蓋余平居竊嘆以爲世道之敝不復有有志之人生於其間。苟有毫髮之不同於世俗。則必受毫髮之困折。以至不同於世俗者。愈甚則困折亦愈多。而昏庸之極者。則樂安亦處其極。苟有毫髮之昏。則亦必享毫髮之福焉。此天道之變。不可致詰者也。而生之志不與世俗同者。僅區區詩文小數。天並奪其年。而不使之成。豈不可歎也哉。爲書以貽其父。使刻諸簡端。固生之志也。

四逸園集序

泗州王蒙修先生。既以其身殉國難。閱三十餘年。而其孫某輯其詩與文若干篇。雕刻之以行於世。且介其友盱眙李君某而屬序於余。余讀之而歎曰。嗟乎。文章之事。豈不存乎其人哉。其人之不賢也。雖其文采爛然而聲名動於當時。文章播於後世。人之讀之者。猶且爲之扼腕太息。愛其文而愈益悲其人。卒不以其文之工而掩匿覆蓋其生平也。其人而賢也。雖其世遠風微。而聞之者。猶且哀而思之。求其遺跡。以想像彷彿其爲人。故即片言半辭。亦爲之咨嗟傳誦。流連反覆於不已。而况其文章甚具一一流傳人間。有不爲之慨歎而興起者乎。當先生之世。天下之事。已如土崩瓦解。萬不可爲。及

國亡君死。而先生以身隨之。先生之大節固已爭光日月。而區區辭章之際。何足以重先生。顧使世之讀先生之集者。有以想像彷彿先生之生平。且因是而有所感發奮起。此亦所以傳先生於不朽也。先生之詩與文。不事雕飾。而性情之真。自時時流露於其間。嗚乎。當明之晚節。士大夫爭爲壇坫。以炫聲名。一時菁華爛熳者。何可勝數。未幾遭變亂而已。改節易行。往往而是。今求其所爲菁華爛熳者。已澌然盡矣。而先生之集。乃獨重於人間。信乎文章之事存乎其人也。豈不然哉。先生故與姜燕及楊機部遊。兩人皆極稱先生之賢。而先生之集。黃海岸汪長源實爲之序。此數人者。皆與先生後先死國難。一時君臣朋友之際。不相背負。嗚呼。此可爲流涕嘆息者也。余故牽連書之。如此云。

張貢五文集序

張君貢五。三湘間積學能文之士也。平生好余文。凡書肆中嫁名借刻者。君能辨別爲余之作。莊寫成帙。已而余之稿行於世。果百不失一。久之游江淮間。訪余於皖於金陵。皆不遇。最後至姑蘇。相見於旅舍。執手而言曰。吾生楚之南。自年十七八。服膺吾子。於



今日十年。居常所著書。非吾子莫之正也。乃悉出以相示。且請爲序焉。余少嘗有志於文章之事。而羈窮失學。輾轉汨沒。垂老無成。卽世所流布諸書。謬爲人士之所稱許。而私心耿耿。終有不能自滿其志者。貢五年甚少。力甚勤。而才又甚敏。異日之所成就。必有遠勝於余者。而余其何能爲役也。顧余之學文也。始勤而終怠。平生蓋有深愧者。舉以爲貢五告。且以策貢五母效余之汨沒而無成也。始余之從事於文章。年不過二十。一日山行遇一賣藥翁。相與語。因及文章之事。翁曰。爲文之道。吾贈君兩言。曰割愛而已。余謾應之。已而別去。私自念翁所言良是。歸視所爲文。見其辭采工麗可愛也。議論激越可愛也。才氣馳驟可愛也。皆可愛也。則皆可割也。如是而吾之文。其可存者不及十二三矣。蓋昔嘗讀陸士衡之言曰。苟背義而傷道。文雖愛而必捐。由翁之意推之。則雖於道無傷於義。無背亦有當捐而去之者。而况背義與傷道者乎。翁之論較陸士衡則精矣。余自聞此論。而文章之真諦秘鑰始能識之。乃家貧多事。其業未工。而曩時好文之志。漸且頹落。余之負愧於翁者。蓋已久矣。翁楚人也。惜未詳其姓字。而近日楚中文士。恐無踰貢五。衡湘之間。方技之老。山澤之臞。贈我一二言學之。垂三十年而不能成。此其人貢五。倘見之乎。

### 困學集自序

學之廢久矣。嗚呼。學以明道也。道以持世也。自學廢而道不明。而世如之。何其不亂以亡也。聖人既沒於今幾千年矣。自孟軻氏而後。學者不絕如綫。迨宋興而諸儒繼起。不可謂盛者歟。然皆不幸而窮於世上。無明天子不克信用而擯斥以老。卒不得出其萬一。使當世獲儒者之效。世亦由是大壞。積爲從古未有之禍。自明室開太平。文物治安之盛。遠過前代。而當時儒者之於道。類不及曩時。君子吾嘗慨焉恤之。夫道之不明。以爲世患。道明而不得用。此世之不幸。而非儒者之命之艱也。要無廢於學。使道自吾而大明。卽不用而亦所以持世於不傾也。余生二十餘年。當天下棄學。世所謂學。不過咕咕諷誦。習爲科舉之業。曰是乃學而已。此學之所以廢也。嗚呼。平仲幼清。不得爲學者也。當今之日。求稍稍有如此兩人。豈復可得。是可以觀世變矣。余多憂之人也。又生而遭多難。惴惴莫必其命。胸中雖稍識是非。時時嚮學。而顛連相繼。卽有異俗之心。絕人之才。且沮傷而不得進。况余才質魯鈍。頑然無所得於心。就令專精思慮。無他間雜。猶



無以望其成。而加以辛苦拂亂。神志荒惑。又奔走求食。時人既不皆信余。徒教授童子章句。日不暇給。如此豈復能有所成就哉。孟子曰。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余不能作也。而困加甚。而衡加甚。其亦不可解也夫。其亦不足惜也夫。居常偶一命筆爲文辭。頗能往往類古。蓋昔之君子。好古之道。輒亦好古之文。以古之文。所以明古之道也。余既不學。未聞道。何有於區區者。蓋學又不在于文詞而已也。學爲文。文卽工。非學之大也。余困甚矣。而未學以未學而更困。以困學名其集者。所以志也。因書之以自警云。

潘木崖先生詩序

數十年來。海內學者絕響。而吾師木崖先生。巋然抱獨守殘。振音於空谷之中。其俯仰慷慨。見之於文章。詩歌既以流傳天下矣。今復刻其近詩若干卷。曰丙丁草。曰萊戲草。曰倚廬草。嘗進小子而詔之曰。余窮於天下久矣。處靜以窺動。居逸以觀勞。而世道之升降。已不知其幾變矣。從事形迹之間。與人世角逐。爭一旦之榮利。吾不安焉。謝絕人事。托迹林壑。而力不能買山以隱。每望龍眠諸峯。在烟雲縹渺之間。未嘗不神往也。日閉戶著書。論古人成敗。其於有韻之言。尤篤好焉。者謂可寫吾之憂思。以終余年而娛。

余志此亦見其老而無倦焉。不忍棄也。小子退自思。不幸遭憂患。有膏盲沉痼之疾。而呻吟鄙俚。輒不敢多作。又以饑寒馳驅。餬口於四方。思欲稍脫於憂患。幽閒無事。侍先生几杖。以考詩學之源流。而知所從事。則弗可得。願嘗從事於古文辭。頗有所論述。時人無知者。獨先生以爲有司馬遷韓愈之風。荏苒歲月。寥落無成。恐遂以廢業。負先生惓惓獎勵之意。故於其集之出而序之於此。至其詩詞之雅健工絕。則人皆能道之。而不必小子之喋喋也。

初集原序

有道於此焉。驅天下之人。揚眉瞬目。以從事於其間。則豈非文章之爲道歟。然言既出而不傳。身未沒而名喪。無不歸於泯滅漸盡。而其可傳而不朽者。或數百年而一見。是何業之者之多。而成之者之少乎。夫文章之事。固天之所以與我者。非可以人力與也。世之學者。其天之所與。既不逮古人。而又無好古之心。往往肆其腐臆。好高自大。又或拘牽規矩。依傍前人。曰吾學某。吾能似某。寸寸而比之。銖銖而稱之。然而未嘗似也。即一似之。而我之爲我者。盡亡矣。余生二十餘年。迂疏落寞。無他藝能。而竊嘗有志欲



上下古今。貫穿馳騁。以成一家之言。顧不知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妄欲追蹤古人。然家無藏書。不足以恣其觀覽。又其精神心力。困於教授生徒。而又無相知有氣力者。振之於泥塗之中。昔李翱學古文。韓退之謂其家貧多事。恐不能卒其業。是以每一念及。輒用此爲悵。悵恐遂廢業。不能有所成就。然而胸中之思。有時而不能自遏。輒亦往往有激昂發憤之詞。非敢自謂有當於古人之旨也。若夫承訛踵謬。如俗學之失。則知免矣。假令天而不遺斯文。使余得脫於憂患。無饑寒抑鬱之亂其心。而獲大肆其力於文章。則於古之人。或者可以無讓。而荏苒歲月。困窮轉甚。此其所以念及於斯文。而不能不慨然而泣下也。竊又嘗謂世衰道微。求如向之俗學。已不可多有。苟讀書著文。時人相嗤笑之。而重以余之落落無所合。且詬厲從之矣。今夫都會之間。車輿輻輳之地。即培塿小阜。亦足以稱爲名勝。而奇怪礪砭之觀。在於窮鄉僻壤。則無有載酒其中而歌詠其勝者。夫文豈有異於是乎。歲辛酉。余教授江濱。洲渚之上。菰蘆之中。無可以度日。偶從事於文章。得若干篇。彙爲一集。雖不足觀。然觀於此。已知吾之有志於斯道而未逮。因合前數歲之作。編以爲初集云。

金正希稿序

余少而聞長老。多道金正希名。不知其何如人也。心志之長。而從事於舉業之文。見經生所習皆不是。以爲當求之古人。歲乙卯。偶於書肆廢紙中。及人家敝筐。棄不取者求之。得金正希稿數十篇。甫讀其一二。則大喜曰。是當然矣。因乞以歸。人亦以其棄物也。而不吾吝焉。歸而理之。多脫落朽敗。於他處搜求補綴。得觀其全。因裝寫爲一集。蓋深幸夫向者之不迷惑於衆人汨沒之途。而文章之果有真也。嘗習誦讀之。但見其獨往獨來。吐棄一切。非卑論儕俗者之所能曉。無惑乎今人之不習也。而特其激昂豪宕之氣。時見於行墨之中。則又私心疑之。以爲此何如人乎。甯直文士而已哉。已而得先生出處大概。乃執筆而嘆。想像其爲人。蓋未嘗不悲其志。而壯其節也。夫人平居談天下之事。非不翹然可喜。迨以身試焉。而畏首畏尾。徬徨瞻顧。當夫生死之交易。節改行苟偷。旦夕之命。於其向之言。不啻若兩人。然則先生之不朽者。豈第是區區之制舉文章哉。先生遭國家多難。腐儒懦夫。搖手相戒。莫敢出聲。而先生深情壯氣。不可抑遏。功未成。而挫折以退。退而家居。帕手袴鞬。以鄉兵保捍鄉里。親身行伍之中。苦心焦思。卒以



賈羣小之怒嗟夫。當是時。居高位。據要津者。皆讒夫小人。其才力足以傾人之社稷。而魁奇英偉之才。反遺棄擯斥於荒山墟市。無可如何。而付之一死。則其顛覆流離而莫之救。豈足異哉。豈足異哉。古之志士仁人。脫然於死生之間。非不知事之不可成也。事不成而姑以盡吾心事。終不成而又不致愛吾死。先生其可謂志士仁人歟。先生之文章氣節。並顯於天下。距今不過三十年耳。天下不知有先生之文。亦並不知有先生之人。而獨一渺然小生。拾其遺文於破籠故紙之間。誦之於空山寂寞之內。其亦可歎也矣。乃書以爲序。

### 陳大士稿序

余評閱有明先輩制舉文章。無慮數十家。而迄於天啟崇禎之間。有兩家並以文顯於天下。曰金正希。曰陳大士。此兩人者。皆天授。非人力所可及也。大士生於臨川。與同郡艾千子。俱以古文號召天下。當是時。釋老諸丁之書盛行。學者剽切餽釘。背義傷道。汨沒其中。而不知出。蓋文之弊極矣。千子慨然憫之。取一代之文。丹鉛甲乙。辨其黑白。使天下曉然於邪正。知所去取。如溺者之遇舟而起。病者之得醫而生。其功可謂盛矣。而

能出其才力精魄。發古人之未有。以推壓一時之豪傑。則莫如大士。大士之文。雄渾深秀。挾其髓而去其膚。摹其神而盡其變。其意義皆破空而出。人人皆如其所欲言。他人苦心嘔血。累日而不能發其一意。得其半詞者。大士不待思索。伸紙而書。書盡而止。必一藝畢。乃更作。如是者日數十藝而不竭。誠哉其非人力之所及也。千子論文。不爽毫髮。生平極喜正希。而於大士猶若有憾焉。豈以其縱橫排蕩。時軼出於先輩之法之外乎。余以爲此乃大士之所以爲文之豪也。而猶以爲譏。何哉。今夫四子之書。言簡而旨博。世故之變。盡具其中。埋沒於腐辭陳言。而不得見。亦猶名山水之幽。宵奇怪久爲惡木之塞。其途而穢草之蕪。其徑一旦有好事者。芟其徑。關其途。飛泉峭壁。幽巖好石。得以效其奇於人間。可不謂山水之遇乎。故吾讀大士之文。其嚮往無異正希。而存千子之說。以自守於先輩之遺。而無學大士而失之。其於文也。或庶幾焉。然而未敢必也。

### 自訂周易稿序

余家世治詩。余亦治詩。後更治易。嗚呼。易之道大矣。夫子以爲可以寡過。往時讀其言。而不知自省也。既學易而後。知其生平動靜。無時不在過之中。而無有一當。輒不禁涕



淚之橫集也。先是余之學易也。一二師友。皆教余勿看講章。勿聽俗儒講說。余從之。果有得焉。已而見近世所刻衷旨諸書。其荒謬不通。不可勝舉。而時文宗之。而易幾亡矣。自始皇李斯焚燒詩書百家之語。而易獨不與其禍。至今幾二千年。而亂於鄙夫小生之訓詁與科舉之業。豈天之欲喪斯文。滅六經。而假手於俗儒以補秦火之遺漏。不然。則鄙夫小生。其罪不減於始皇李斯。而獨居窮經之名。取富貴之資。聖人之道。幾何而不息也。余以歲庚申冬。讀書於友人趙良治家。始靜觀周易之義。每夜篝燈爲文。不陷襲時解。頗有所發明。而文字一洗訓詁舉業之陋。凡五十日。得文數十篇。而先君子江干之變聞矣。踉蹌棄去。今無事。偶一理之。惘然如隔世。以余之窮且多患。已無復知有生人之趣。何況於區區之文字。然是文也。於易之義。不無小補。因存之。而吾且絕意世事。欲携周易一卷。隱居深山之中。朝夕占玩。考較諸家。而勒爲一書。或可借以稍寡其過。亦足以樂而終身矣。因書以俟之。

黃崑圃稿序

文章之遇合。蓋有可必不可必者矣。可必者一出而即遇。招之而輒合。若操券而得。其

不可必者。窮年畢世。至於潦倒困憊。而終無一遇。世遂謂科第之得失。有數存焉。於其間。理固有然而要亦有不盡然者。今夫匠石之操斧斤而入山林也。拱把以上者。過之而不顧。其大者絜之百圍。然或軸解拳曲。則亦過之不顧。至於榱楠杞梓豫章之材。未有不以爲美。而欲得之者也。故夫拱把以上。與夫軸解拳曲之材。其遇不遇。固可以數言之。若夫榱楠杞梓豫章。有遇焉。無不遇也。無不遇。則其材之所可操者。有以致之。而不可以數言之矣。宛平黃君崑圃。自爲童子。即以文章知名於世。居無幾。即舉於京兆。遂成進士。及廷對。天子親擢黃君及第第三人。黃君方弱冠。其文自試童子至今。無一落者。而人人皆以爲工。是則黃君之遇合。有可必無不可必也。豈非榱楠杞梓豫章之材。雖工師匠人。無不睥睨聚觀。而况匠伯者乎。余之論黃君之文章。與其遇合者如此。予友汪君武曹。好商榷人士。多否少可。而亦獨極稱黃君。聞余之說。而亦以爲然也。會武曹既論定黃君之文。以行於世。而黃君屬余爲其序。因遂書之。

李潮進稿序

余平居讀書。從事文章之際。竊以爲制舉之文。亦古文辭之一體也。世之人廢古文辭



不觀。而別有所以爲制舉之文。曰時文之法度則然。此制舉之文之所以衰也。今夫文之爲道。雖其辭章格製。各有不同。而其旨非有二也。第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此自左莊馬班以來。諸家之旨。未之有異也。何獨於制舉之文而棄之。且夫制舉之文。所以求得舉也。然而得失之故。初不繫於此。其得之者。未必其文之皆工也。其不得者。亦未必其文之果不工也。而特君子之所以爲之者。必不肯鹵莽滅裂以從事。而得失之數。不以介於心。是故其制舉之文。卽古文辭之旨。莫之有二也。毘陵李君潮進。所爲制舉之文。不肯苟且雷同。其法無不具。而要皆以古文之旨爲之者。使鹵莽滅裂者見之。必將舉而棄之。以爲非時文之法度。而豈知李君正不屑爲時文之法度者乎。李君既舉於鄉。遂復舉於禮部。夫世之人所以從事於時文者。謂其易舉耳。而未見其皆得舉。如吾李君之文。未嘗不得舉。則夫古文之旨。其必欲舉而棄之者。亦見其惑矣。李君少從余友蔣君玉度游。玉度有道而能文者。源流派別。經其指授。而陳君曾起。秦君龍光。兩人皆毘陵之秀也。李君相與往復。剴切以余之荒落失學。而李君不鄙而棄之。以爲可與於斯文也。余嘗病天下之從事於制舉之文。而未見有卓然自立能讀書者之出於其間。而文章之旨。或幾乎亡矣。今讀李君之文。有深幸焉。故爲書之如此云。

意園制義自序

余少而狂簡。多幽憂之思。厭棄科舉。欲爲逸民以終老。年踰二十。家貧無以養親。不得已開門授徒。而諸生非科舉之文不學。於是始從事於制義。以爲制義者。亦古文之一體也。乃集學徒。告以文章之源流。而極論俗下文字之是非。諸生作文。輒嘗請余命筆。以爲之式。雖時時散軼。而存者猶四百餘篇。歲癸酉秋。余自福建還江鄉。偶於破篋。故紙之中檢出。淘汰其一二。存其可觀者二百篇。彙爲一集。舉以授二三門人。且告之曰。余之爲是也。非苟易也。根柢於先儒理學之書。未之敢失也。取裁於六經諸史。以及諸子百家之言。未之有遺也。每一題入手。靜坐屏氣。默誦章句者。往復數十過。用以尋討其意思神理脈絡之所在。其於集註亦如之。於是喉吻之際。略費經營。振筆而書。不加點竄。此二三子之所見而知者也。竊以謂天下之景物。可喜可愕者。不可勝窮也。惟古之琴師。能寫其聲。而畫史能貌其像。至於用之於文。則自余始。當夫含毫渺然。意象之間。輒擬爲一境。以追其所見。其或爲海波洶湧。風雨驟至。瀑瀉巖壑。而湍激石也。其



或爲山重水複幽徑相通。明月青松。清冷欲絕也。其或爲遠山數點。雲氣空濛。春風淡蕩。夷然翛然。遠出於塵外也。其或爲江天萬里。目盡飛鴻。不可涯涘也。其或爲神龍猛虎。攫擊飛騰。而不可捕捉也。其或爲鳴珂正笏。被服雍容。又或爲含睇宜笑。絕世而獨立也。凡此者。要使行墨之間。彷彿得之。故余之文章。意度各殊。波瀾不一。不可以一定之。阡陌畦徑。求也。二三子卽余言。以求其意象。當亦有愉悅遇之者乎。嗚呼。文章之事。難言之矣。余之爲是也。窮而滋甚。世未有慙懃而愛惜之者。獨三四故人窮士。知而愛之。而余亦不忍棄也。今以授二三子。二三子不以余之窮爲戒。則於是集必有所得也夫。

孫檢討課兒草序

余年二十餘。始從事於制舉之文。其爲之者。不與衆人同。然衆人多以文名於世。或且取科第以去。而余流落困頓。爲舉世之所共棄。獨檢討孫子未最好之。蓋子未所以爲制舉之文者。亦不同於衆人。宜其好余之文不厭也。嗚呼。今之取科第者。大抵以鹵莽滅裂而爲之。及其得之。則又舉向之所爲鹵莽滅裂者。視爲筌蹄。而委而棄之不復顧。

是故終其身而懵不知制舉之文者。莫甚於科第之人。則今日者。科第雖僅存。而制舉之文早已亡也。子未之文。其爲之者。既不以鹵莽滅裂。而至於既第之後。猶時時鑽研反覆。不釋諸手。故其既第之後。制舉之文尤工。歲乙亥。余遊燕市。時時過子未邸舍。而子未出其課兒草示余。凡若干篇。子未之於文。洵勤矣。余十餘年來。憂患困窮於世事。皆不以屑意。雖向時好時文之意。亦澌然盡矣。見子未之工且勤。而追憶曩昔。支離攘臂其間。竟復何用。至今而慙悔交集。乃遂決然舍去。未嘗不自笑也。余雖旣已荒落。而子未之所爲者。猶流傳人間。則制舉之文。幸不至於盡亡也。故書之。

吳七雲制義序

余以舉業之文。爲世所推。然余之志。固不喜爲舉業之文者。而舉業之家。輒多以文章相示。於是四方能文之士。余皆得而交之。昔者吾友青陽徐貽孫。嘗爲余言曰。同縣有工爲舉業之文者。曰吳君七雲。旣與余別五六年。中間以書來問。輒又往往及之。今年春。七雲過我於秦淮旅舍。爲流涕而言貽孫死狀。言已。則相持泣。且曰。貽孫遺文。子當序以行世。而余因得七雲舉業之文讀之。益信貽孫之知言不我欺也。七雲自言少從



事於時文。未免沿腐爛之餘習。長而與貽孫同讀書於九華。日相鑽研商榷。乃慨然毀其舊作。而崇尚先輩大家之文。今其所爲。大抵得力於貽孫者爲多。然猶懼未能脫然於世俗。而願與吾子決之。嗚呼。貽孫不可作矣。今見七雲。如見貽孫。蓋兩人之篤行修謹。虛懷樂善。固有略同。而其文之阡陌意境。則吾固能言其梗概也。貽孫好爲短音促節。而激昂嗚咽。時有近於訐露。而七雲深入理解。轉變不窮。時亦有近於漫漶。至於取法於先輩大家。而脫然於世俗者。則兩人固未之有異也。然予向與貽孫言。欲天下之平。必自廢舉業之文始。因勸之從事於性命與用世之書。貽孫善余言而未之能行也。則吾今日之僅僅序七雲舉業之文者。又豈盡予之志也夫。七雲曰。亡友亦時爲我道斯語矣。因書之簡端。

### 鄭允石制義序

往余自浙東。踰仙霞。經建甯延平。而至福州。其間山巒之峭拔。水之滌洄。石之奇怪。與夫名葩異卉之芬芳。其佳麗眞冠於東南。而士人皆好讀書。能文章。平居友朋講習。磨礪砥礪。皆有元本。尤爲他邦所不及。是時余友孫檢討子未。爲福建考官。得人最盛。而

鄭君望士。名居第一。余因與望士往來。略識閩中人士。今年余友編修阿雲。主考福建。其得人與子未前後相望。而鄭君允石。名君第八。則望士之兄弟行也。允石計偕北上。道出吳門。而以其全稿致余於金陵。屬爲序之。蓋閩中之工爲經義者。自有明稱極盛。數十年來。流風餘韻。不至歇絕。安溪李厚菴先生。冥心孤詣。超出前人。而後來之秀。無踰於漳海鄭居仲。他如吳位子林。修伯名最著。此三人皆子未所取士也。其文余皆得而見之。今年冬。宿松朱字綠新從閩來。爲言閩之能文家頗多有。而惜余多未之見。今見允石之文。凡二百餘篇。皆能自出機杼。不蹈科臼。卓然成一家之言。而觀其友朋所綴評語。則知其平居講習。磨礪砥礪者。既深且久。而允石之文。直可頡頏於居仲位子修伯之間也。嗚呼。自余遊閩。於今六七年。其山川花鳥。歷歷如在目前。而嘗竊有遺恨者三。未食荔枝。未遊武夷。未見隱士洪石秋。今聞字綠之言。則吾未見能文章者猶多也。故因序允石之文。連而書之。

### 左尙子制義序

吾縣先達之善爲制舉文者。推少保左忠毅公爲最。忠毅者。天啟中死。崔魏之禍者也。



忠毅舉萬歷丁未進士。當是時文詆疊出。波蕩後生。莫可救止。而忠毅所為文。超然獨出塵埜。蓋其生平好為清真切實之文。深入骨髓。盡落皮毛。而剛勁之氣。不可遏抑。余少從事於制舉之文。輒取忠毅之遺編。時時誦法之不倦。而忠毅之孫曰未生。與余同學相善。兩人心摹手追。未嘗不嘆息。忠毅公之文之不可及也。居久之。未生嘗為余稱其姪尚子之文。能不墜其家法。尚子方居荒江之墟。而余居城市間。歲輒一見。見即別去。余固未嘗得尚子之文。而一覽觀之也。頃余僑居金陵。而尚子常過江訪余於青溪之曲。先後出其稿數百篇示余。余反覆卒讀。而歎忠毅之家法果尚存也。歲己卯之冬。尚子復踵門而來。請曰。吾將刊其稿以行於世。願吾子序之。蓋尚子以今歲之秋舉於鄉。其場屋之文。四方流播。莫不稱嘆。以為工絕。因遂欲盡讀其稿。而尚子亦不能自匿也。嗚呼。方余與未生誦法忠毅之時。兩人年甫二十。傷俗學之日非。追前賢之遺緒。盱衡抵掌。自謂舉世莫當。浸尋荏苒。忽忽又二十餘年。未生伏處田園。無意進取。而余飄泊四方。賣文以餬其口。未有訪沉冥而叩寂寞者。而尚子最後起。乃能出其精氣光怪。受知於主司。而流布於天下。迴首舊遊。欣愧交集。其亦可慨然而興歎已矣。顧余猶有

言於尚子者。忠毅以清風勁節。罹於黨禍。海內至今仰之。如五緯在天。芒寒色正。而予嚮之誦法。忠毅者固不徒以其文之善也。尚子為其後人。能不墜其家法。則他日所以自豎者。吾於今日所綴之文。卜之矣。尚子欣然而作曰。有是哉。子之言是也。余雖不敏。敢不勉之。

史某制義序

往余在京師。與溧陽史君千里游。千里能文章。其平居論文。多否少可。而顧獨稱其姪某之文。已吾友王雲衢亦為余數數言之。兩君賢者。其言信而有徵也。居有頃。某入京師。余輩嘗置酒高會。某未嘗不在坐。當是時無錫劉言潔。金壇徐沂再。常熟嚴寶臣。武進錢亮工。及雲衢與余。日酣飲論文。皆日屬某為玉堂之器。蓋距今已十年矣。歲月如流。升沉異態。言潔已物故。獨寶臣舉進士。高第入史館。雲衢沂再皆連蹇不得志。而余流落困頓殆甚。乃某與亮工始以今歲之秋同舉於鄉。迴首死生盛衰聚散離合之故。其亦可感也。夫史氏為溧陽鉅族。自前世多有偉人。某之尊人某翁。自少年即迴翔館閣。將大用而卒。其伯子繼起為侍從近臣。今某又巍然擢高科。行且兄弟並列崇班。而



國粹叢書  
余輩嚮之曰屬某以爲玉堂之器者誠不偶然也因書以俟之

宋嵩南制義序

制義者與時爲推移故曰時文時之所趨遂成爲風氣而士子之奉以爲楷模者胥會於一然而勢有所止情有所厭思有所窮運有所轉於是乎數十年而變或數年而變或變而盛或變而衰往往相爲倚伏而當屢變之時輒有不變者存理取其精深不可變也法取其謹嚴不可變也辭章格製取其雅馴而正大不可變也故曰屢變之時輒有不變者存君子爲其不變者且以其不變者而變時之所趨此則先正之文是也吾友宋太史嵩南先生悼時文之繁濫乃獨取先正之文相與依倣而馳騁吐棄凡近掃除塵垢置之先正集中幾無以復辨則時文雖屢變而先生之文固爲其不變者也先生之文爲其不變而吾知時文風氣之欲變其在此矣良醫之發藥也必因病而國工之角勝也必爭先今之文支離臃腫誇多鬪靡而決裂先正之規矩者至矣先生以依倣先正者救之因病發藥而無不愈之病爭先角勝而操不敗之勢則先生固時文中之良醫國工也故曰先生之文爲其不變者而知時文風氣之欲變也先生年踰弱冠

即發解江南爲第一人旋登進士入史館其於制義一道猶時時不釋手揣摩諷誦甚於寒素夫先正之文不盡出於宦成之後而先生所作視未第之時更工吾因之有感矣夫得魚者忘筌得兔者忘蹄時文者科第之筌蹄也收魚兔之利而遂置筌蹄不顧者豈少哉舊學盡失一旦膺文章之任鹵莽滅裂以從事固其宜也先生曩日主試滇南得人最盛行且再典文柄則時文風氣之變其必自此書始無疑矣

趙傳舟制義序

婺源王君汝山嘗爲余稱趙君傳舟之爲人與其文余心志之於今年秋間傳舟自錢塘以書抵余盛稱余文之美且曰余於叔父驂期所見吾子古文必傳於後世無疑今吾之稿且刊刻行世願吾子有言也傳舟登賢書已十年自世俗之論以爲文章之售者必工其不售者必其拙者也而科第爲世之所重雖其榮且顯不及曩時之萬一而士薰於習俗猶莫不艷稱之然則潦倒如余操不售之文而抱至拙之技方爲世人之所共棄而傳舟已嘗得志於場屋乃獨殷勤鄭重好其文而欲得其言傳舟之爲人從可知矣傳舟之稿爲汝山所點定汝山嘗以示余余頗歎汝山之知言傳舟屢上公車



不第。則其文尙有不盡諧於世俗者。而驂期與余交十餘年。余嘗稱其文。殆如古人所云。欲與羞雷同者。而驂期亦久困公車。文愈高。則知者愈少。豈不然乎。余序傳舟之稿。而并及驂期。嘆其眞賞之難如此。而汝山言傳舟於禮部之試。皆既得而復失。然則世尙有知傳舟者。目前之得失。不足論也。至於傳舟文章之工。汝山論之詳矣。余不復云。

自訂時文全集序

余少而多病。家又貧。本嘗從塾師學爲時文也。稍長。病有間。因窮六經之旨。稍見端倪。而旁及於周秦漢以來諸家之史。俯仰憑弔。好論其成敗得失。間嘗作爲古文。以發抒其意。將欲閉戶著書。以自見於後世。而余多幽憂之思。性又不耽世榮。遂欲棄塵離俗。巖居川觀。爲逸民以終老。區區之志如此而已。當是時。家甚貧。先子授徒他方。而自六歲從塾師。受學凡五年。而四書五經讀已畢。余以疾且偷惰。遂廢棄。不知自力於學。比讀書稍有得。年已二十矣。先君子束修之入。不足以給饗殮。余亦謀授徒以養親。而生徒來學。惟時文之是師。余乃學爲時文。而見近日所雕刻流傳。熟習人口者。卑弱不振。私竊歎之。因以其平日所窺探於經史及諸子者。條貫融釋。自闢一徑而行。先君子曰。

此所謂爲於舉世不爲之時者。得無不免於困乎。先大父曰。困何傷。因撫余頂而勉之曰。是在勿怠而止耳。里中有潘木崖先生。博雅君子也。家多藏書。余往往從借觀。因師事之。而縣司教爲王君我建。兩人皆奇余曰。此文章風氣之所繫。其在韓公伯仲間乎。韓公者。卽故大宗伯慕廬先生。是時適以雄駿古雅之文登高第。所謂爲於舉世不爲之時者也。居久之。乃得入縣學。又數年。貢於太學。先後受知於督學使者。爲諸城劉公。吉水李公。皆以國士相待。而余自入太學。居京師。及遊四方。與諸君子討論文事。多能輔余所不逮。宗伯韓公。折行輩與余交。而深惜余之不遇。同縣方百川。靈臬。劉北固。長州汪武曹。無錫劉言潔。江浦劉大山。德州孫子未。同郡朱字綠。此數人者。好余文特甚。靈臬年少於余。而經術湛深。每有所得。必以告余。余往往多推類而得之。言潔好言波瀾意度。而武曹精於法律。予之文多折衷於此三人者。而後存。今集中所載者是也。余自年二十以來。於時文一事。耗精敝神。雖頗爲世所稱許。而曾無得於己。亦無用於世。回首曩昔之志。輾轉未遂。必有高人逸士。相與竊笑於窮巖斷壑之中者矣。始予之爲文。放縱奔逸。不能自制。已而收視反聽。務爲淡泊閒遠之言。縹緲之音。久而自謂於義。



理之精微。人情之變態。猶未能以深入而曲盡也。則又務爲發揮旁通之文。蓋余之文。自年二十至今。凡三變其大略如此。余本多憂。而性疎放。尤不好時文。既以此教授。則不當以苟且之術。貽誤生徒。而世所雕刻流傳。習熟人口者。諸生以余教誠。故不學。而余不得已。間嘗自有所作。示諸生以爲之式。而武曹好余文。嘗教余多作。余不可。則嘗閉余於蕭寺中。命題以數十百計。作畢乃聽出。曰六經之旨。借君手以明耳。而余嘗以一月或十餘日。作已畢。故余生平之文甚多。然皆出於勉強。非其中心之好。而散軼零落。不自收拾者。不知其幾矣。篋中所存。尙無慮五百餘篇。往者常自擇別。分爲兩集。集各近二百篇。韓公及武曹大山百川。爲叙而行之於世。海內學者。翕然信之。不以爲非。轉相購買。幾於家有其書矣。今年秋。一二門人來謁曰。往者所刻板。剞劂不可印。盍再刊之。余乃悉取舊本更定。刪去若干篇。復增入未刻諸作。而以授之。嗚呼。余非時文之徒也。不幸家貧。無他業可治。乃以時文自見。失足落人間。究無救於貧困。而人世得失榮辱之境。其爲幻妄。夫何足道。虛名雖盛。而讒謗亦隨之。蓋至是而先君子之言果驗矣。余向者所與討論文事。諸君子皆登科擢高第以去。百川言潔。則九原不可復作。而

先大父先君子。與潘王二先生。及劉公韓公。皆相繼謝世。余已年垂五十矣。抱其區區無用之書。手持而食。雜於市人邴豎之間。擁褐高吟。與二三子論文講藝於塵囂雜遝之地。不亦愚且惑之甚乎。行且舉手謝時人。以去山林。杳冥窮居。不出尙欲一酬曩昔之志。而此集也。視之已不啻遺跡。亦何所用其喋喋爲。而特書其爲時文之本末。以告海內學者。庶幾共悲余之志也。

洪崑霞制義序

吾友洪君崑霞。以諸生高等。貢於太學。遂不就有司之試。而謁選以去。客曰。洪君才士。使試於場屋。未必終不得當。而決然舍去。何也。余應之曰。君不見夫燕市之豪乎。夫燕市之間。佳麗人之所出也。燕之市有豪焉。以好色聞。而下陳之所充。金幣之所購。或爲戚施。或爲籬籵。皆人所共棄者。而獨收焉。人皆怪之。以爲此豪也。其或迷惑之疾。使然歟。乃豪之客。有共羨以爲美好者。豪之鄰。亦有窺而悅之者。夫人可信。莫如目而至。無難辨者。莫如色。孟子曰。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以今觀之。則目亦有不可信。而色亦有莫能辨者矣。烏在其爲同然也耶。豈其是非之心。一失而耳目遂皆有不得其常者耶。



今之不爲燕市之豪者無幾矣。豪之客與隣其人亦不少矣。使有佳麗人至於其前。有不嫉而擯之者乎。彼窈窕貞靜之女。肯低首歛氣。逐逐戚施籬籬之側乎。彼戚施籬籬者。流初亦自知其可憎。不復自比於人數。乃一旦見有悅之者。則亦遂施朱塗粉。居然自以爲國色。此窈窕貞靜之女所疾趨而避者也。客曰。洪君之不就有司之試。而決然舍去。吾乃今知其故矣。

儲禮執制義序

太原有白君琳者。嘗貽書於余曰。僕之鄉有二異焉。往者用皮以緣帽。皆以貂。貂貴而羊賤。而今則皆用羊。曰。吾無所用於貴者爲也。世皆貴馬而賤驢。今則驢之價且倍於馬。而乘馬者十無一二。不復知驢之爲賤而馬之貴也。嗚呼。人之情大抵如此。吾懼子之貂與馬之無用也。白君之論則激矣。然則時之所直。勢之所趨。誠有可悲而嘆者。國家以經義取士。其制豈不善哉。乃士之得舉者。不盡謂其爲貂爲馬也。誰實爲之而使羊之皮得施於首。而驢之足得獨騁於市也。貴者賤之。賤者貴之。而所舉之士。其中遂多有爲世所嗤笑鄙夷而不足齒者。夫如是而取士之大典。無乃弁髦褻越之已甚乎。

則夫司校士之責者。其爲侮聖經而蔑帝制。罪莫大如此矣。吾友儲君禮執之文。在近日未見有比並者。其文行於四方。四方之人。皆期於得舉。以爲風氣之轉移。實在於此。夫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則夫摧陷廓清。一洗前日之穢。豈竟無人焉。而欲得夫貂與馬之用。宜莫先於禮執。吾不敢以白君之料。余者料禮執也。故書以序其稿。並以爲司校士之責者告焉。

繆太翁遺稿序

秦州有績學能文之君子曰繆翁。翁平生所爲經義最工。屢試場屋不第。年僅踰四十而卒。翁之伯子曰沅。余同年友也。一日余臥未起。拜我於床下。嗚咽流涕曰。吾先人遺稿。沅將欲刊其十之五行世。序吾先人文莫如子。蓋吾先人於讀書之外。無他嗜好。所爲經義。無慮數百篇。用意鏗刻。而詞調皆出入經史。一時學者莫不稱之。乃獨見斥於有司。沅少時好吟詩。欲放蕩山水間。先人教余學文。應舉嘗以已所爲文。命沅誦習。朝夕督課之。曰。吾生平苦心爲文。而未得售。爾能繼吾之業。當必得之。沅跪而受教。今先人沒已數年。而沅之舉於順天也。場屋所命題。適多先人所作。沅猶能記憶。遂書之。卒



得售。是先人之文。不售之於生前。而猶能售之於身後。在先人亦可稍慰於地下矣。余曰。以翁之未嘗得志。而必之於其子。以君之鄉舉。而得之於其父。則夫文章之光華。不可掩。而君之能讀父書。以成父之志。其亦可謂孝矣。在昔余先君子博極羣書。詩文皆百卷。皆可傳誦。乃運蹇困頓。年亦不滿五十。其惓惓屬望者。亦欲余之有以振其緒於身後。而余荏苒蹉跎。為世所共棄。卒不能有所成就。以慰先君子之望。余之愧君也多矣。君方年少有才氣。遊公卿間。名聲藉甚。所以光大其先者。又豈有量也哉。

劉退菴先生稿序

淮上劉退菴先生。今之篤行君子也。自俗之靡也。禮義仁讓。先廢於士大夫之間。先生嘗痛之。生平立身行己。悉中於法度。而高致遠識。超然塵壒之表。余以賣文餬口。游於士大夫間。區區一二十年。而以為可以式習俗之靡。無踰於先生。先生以進士起家。歷官郎署。非其好也。未幾即引疾歸。歸而閉戶。課子及孫。與其羣從。惟以讀書修行廉恥。忠信為訓誡。其家皆遵其教。唯謹。余嘗過淮上。謁先生於怡園。怡園者。先生讀書之所也。板橋流水。槐柳環匝。四時之草。不絕於庭。先生謝絕世事。翛然獨往。以視世之貪饕。

於富貴而苟焉。以決性命之情者。豈可同日而道哉。先生往官京師。其邸舍蕭條如寒士。車馬鮮至其門。每余至。先生輒大喜。命酒歡飲。縱論當世事。往往至夜分而罷。以余之疎放蹇拙。與世多齟齬。諸公貴人。或且有無故而欲摧折之。獨先生不以為不肖。而辱蒙獎許。以為不同於世俗。余深愧先生言也。而先生之所見。其與世人之好惡相去遠矣。先生諸子。皆有道而文。而伯子紫涵。尤與余善。蓋余游於劉氏父子間。見先生之篤行。觀其子弟。皆循循孝謹。竊以為劉氏一門。古之道猶有存焉。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此余之所為肅然敬也。歲丙戌冬。余客吳門。適紫涵自淮上來。以先生文稿一編見示。余讀之。亦非今人之文也。昔文中子分別前人之美惡。而即其文以推論而得之。說者謂其評論不爽毫髮。今先生之文。高潔渾厚。則亦與先生之為人。適有相肖者。余與先生游。多歷年所。竟未得先生之文而讀之。甚矣余之陋也。而先生之韜藏自晦。其奇為世人之所不識者。又豈特此而已也耶。後有文中子者。讀先生之文。考先生之世。與其立身行己之詳。必能出一言以評之。而余為書先生生平之大略。以待焉。

章太占稿序



質者天下之至文者也。平者天下之至奇者也。莫質於素而本然之潔。纖塵不染而采色無不受焉。莫平於水而一川泓然。淵涵渟蓄。及夫風起水涌。魚龍出沒。觀者眩駭。是故於文求文者非文也。於奇求奇者非奇也。會稽章君太占之文。無愧於質且平之。二言。夫爲文而至於質且平。則其品甚高。而知者亦甚少。非世俗之所能爲。亦非世俗之所能識也。今夫浮華濃艷。刊落之無遺。而後真實者以存。潦水既盡。寒潭以清。此所以造於質且平也。假使世俗而爲之。則其所爲質且平者。枯槁頑鈍。而無一有安在其文。亦安在其奇也。嗚呼。世俗莫不好文而惡質。好奇而惡平。彼其所謂文與奇者。既已不知其非是。而吾與君方抱其平與質者。以支離攘臂於其間。豈能以有合哉。余方欲與時謝絕。而君浮沉世俗。猶欲冀其有合於世。其尙終抱其質而毋漓之。終守其平而毋鑿且汨之也哉。

蔡阜亭稿序

往余僑居金陵。凡九載。而金陵人推世德之家。輒首曰蔡氏。余擇交於蔡氏。得兩人焉。曰岡南。曰甘泉。岡南多才藝。有器識。而甘泉遊於酒人。好吟咏。風流自豪。余因兩人以

交於阜亭。在蔡氏輩行爲卑。出入恭謹。而年少好學。文章瀟灑。有自得之趣。上元黃際飛。爲刊其稿行世。而岡南甘泉皆謂余曰。子不可以無言也。蓋蔡氏之先多隱德。子孫蕃衍。科第聯綿不絕。阜亭最後起。文章與行誼俱爲一時所推重。今已登進士。入史館。人莫不榮之。而阜亭歆然。若不以是自足者。吾於此知蔡氏之澤之未艾也。初阜亭與余訂交。在京師宣武門外。阜亭不以余爲不肖。而兄事余。是時鹽城成乾夫。睢州湯孟升。歙縣吳綺園。宿遷徐壇長。與余及岡南阜亭。嘗飲酒高會。以古人之道相期許。而阜亭年甚少。有氣概。吾黨尤日屬焉。已而各分散去。而阜亭與孟升。以官翰林留京師。今執筆而序阜亭之文。迴首舊遊。有慨然而興嘆者矣。於是乎書之以付岡南甘泉。使刻諸簡端。而至於阜亭文章之美。其波瀾意度。際飛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吳宏表稿序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是固然。然亦有不盡然者。今夫黍稷稻粱。天下之正味也。而人之情。顧有思得山海之珍。遠方之奇異。以爲快。雖其未必皆可於口。而匕箸之所須。非是不飽焉。至於飲食之人。饜饕之徒。則又美惡之不擇。而餒敗之齒。臭腐之物。



甘之而不厭。此兩者雖其高下之不同。而其爲不知天下之正味。則一也。雖然。山海之珍。遠方之奇。異日用之所不能常有者也。餒敗之齒。臭腐之物。一人屬饜。見者皆唾焉。此兩者雖其所嗜。在此而不能不反。而食夫黍稷稻粱以養其生者。亦其勢也。今夫考官之衡文也。其唯詭怪之嗜者。則前一說也。其雷同相從。惟平庸陋劣之是嗜者。則後之一說也。而天下之正味。其不入考官之口也。多矣。苟一旦而食夫黍稷稻粱以養其生。則吳君之文。於是乎售矣。吳君久不遇。屬余序其稿。余爲是喻。以慰其思焉。

### 程偕柳稿序

昔者余亡友方百川氏之論文也。曰文之爲道。須有魂焉。以行乎其中。文而無魂焉。不可作也。余嘗推其意而論之。曰凡有形者。謂之魄。無形者。謂之魂。有魄而無魂者。則天下之物皆僵。且腐而無復有所爲物矣。今夫文之爲道。行墨字句。其魄也。而所謂魂也者。出之而不覺。視之而無迹者也。人亦有言曰。魂亦出。歌氣亦欲舞。此二言者。以之形容文章之妙。斯已極矣。嗚呼。文章生死之幾。在於有魂無魂之間。而執魂之一言。以觀世俗之文。則雖洋洋大篇。足以譁世。而取寵。皆僵且腐者而已。而豈可以謂之文乎。宣城程君偕柳。與余交十年。間歲相見。則文益進。今年秋。余遊江都。偕柳亦適授徒於此。一日。盡出全稿示余。余蓋一再諷誦。涵泳而歎。其有魂焉。以行乎其中。誠非世俗之所及也。因悼百川氏之早逝。未獲見焉。爲述其緒言。而書之於簡端。

### 梅文常稿序

吾江南文學禮義之邦。推宣城爲最。其士大夫多崇禮讓。敦實行。以清風高節。砥礪末俗。而士人讀書爲文章。不肯雷同。詭隨以趨時俗之所好。居常被服。古人闇然自晦。不求人知。蓋猶有先民之遺風焉。往者余得交於梅氏二君子。曰定九。曰雪坪。皆粹然儒者也。已而遇程君偕柳於金陵。因偕柳以識梅君文常。文常定九之族孫。而雪坪之仲子也。偕柳文常兩人。文采斐然。而有至性。篤行與人交。肫肫乎其意之有餘也。歲丁亥秋。吾來南陵。客劉氏之慕園。而文常亦適自郡至。慕園者。吾師光祿公課子及孫讀書之所。而文常實公之婿也。公在朝。旣以風節名天下。及致政歸。而閉戶蕭然。論文著書。不改寒素。吾讀公文。如泰山喬嶽。嶄嶄不可攀躋也。吾讀公諸子之文。凌雲馭風。飄飄乎莫不瀟灑而自得也。而其家塾。則沈君元珮。王君次雲爲之師。文章行誼。卓卓不同。



於流俗。吾嘆宣州之多賢如此。乃自公而外。皆沉冥寂寞。相與嘯歌於山之巔。水之涯。世未有知殷勤鄭重。過而顧之者。彼夫吳會之間。士相與飾虛聲。以自炫耀。奔走逢迎。於貴人之門。以釣高位。而取厚資。而沉淪掩遏。顧在於抱殘守缺。冥心孤詣之人。豈不可歎也哉。文常以其所作近藝示我。大抵多作於慕園。與劉氏諸子及元珮次雲。共爲商榷者也。詣深而造微。較余曩者之所見。意境若又不同焉。而數子者。久爲有司之所斥弗收。余嘆制科之不足以得士。而猶幸先民之遺。獨存於宣州君子之處。於世爲其已之所當爲者而已。人世之得喪榮辱。夫何足道。因書於其稿之首簡。而並以質於定九雪坪。偕柳以爲何如也。

程爽林稿序

歲乙酉。余在京師時。與鹽城成君乾夫往還。乾夫篤於氣誼。好交游。每屈指淮上朋友數人。而程君爽林居其一焉。已而江南鄉試錄至。乾夫見爽林名而喜。指謂余曰。此未易才也。余以乾夫非妄譽人者。故心識之。明年春夏之間。余自京師南還。客吳門。已而乾夫爽林亦相繼至。時時相與泛舟飲酒甚歡。而乾夫復盛稱爽林之文章。時余方從

事房書之役。得爽林文數篇。登諸集中。每一循覽。未嘗不歎。乾夫之知言也。歲戊子。余將北適京師。過淮上。主爽林家。因得盡見爽林全稿。近二百篇。爽林自爲抉擇。凡得若干篇。屬余點定而行之於世。爽林性鍵靜。厭塵囂。居常鍵戶。不與人事相接。往踰年不出。今其文皆鍵戶時所作也。深思默會。乃能盡究文章之旨趣。舉筆爲文。詞約而意精。體備而格遠。曩者乾夫之稱之也。豈誣也哉。吾聞程氏世有盛德。自其先侍御公。以風節著。其後科名之盛。歷百餘年。相繼不絕。至近日而英異之士。比肩接踵而出。爽林姪師恪。與爽林同舉者也。其文行人多稱之。而爽林季弟豐伊。兄子夔震。年少好學。尤爲傑起不羣。程氏之盛。殆未有艾矣。余點定爽林文既畢。而書其說如此。並以質之乾夫。以爲何如也。

齊天霞稿序

余年十七八時。卽好交遊。集里中秀出之士。凡二十人。置酒高會。相與砥礪以名行。商榷文章之事。當是時。意氣甚豪也。顧傲睨自喜。視天下事不足爲。而此二十人者。年皆與余相若。日相與往還。議論其中。惟齊君天霞。與其弟蘇署尤好余。不以余爲不肖。而



常以余之論爲是。居無何。則各以家貧。教授生徒。分散以去。歲一再相見。而齊氏兄弟。學益高。文日益進。諸同學之士。皆稱之。以爲莫及。久之。余游學燕山。自是奔走趙魏。河洛齊魯。閩越之間。凡十餘年而歸。則天霞方以貢入於太學。而蘇署適還自嶺南。時時過我。相與慰問平生。輒悲喜之交集。天霞與余。雖踪跡錯互。而書問不絕。其所作文章。亦嘗於郵筒中相示。至是見蘇署所作。余蓋歎兩人之衣食於奔走而不輟。其業且屢進。益工。不覺自顧而歎其衰之甚也。踰一二年。而蘇署卒於家。余方在外。聞之。悲悼良深。天霞檢其遺文。時展視之。涕淚零落。傷其弟之有才而不得志。早亡也。歲乙酉。天霞舉於京師。明年成進士。又踰一年。其同年生方君靈臬。爲刊其稿於金陵。而取蘇署所作若干篇附之。時余方客淮上。天霞以書來曰。願有言也。余惟區區數十年間。朋友之際。其爲聚散。離合。盛衰。生死。萬變不齊。迴首少時。宛如昨日。而意氣已略。無復存蹉跎。荏苒。卒老於風塵之中。讀書無成。修名不立。即諸同學之士。亦多食貧作苦。蠖屈不伸。而至於蘇署者。墓木幾拱焉。追念舊遊。忽忽已往。以故序天霞之稿。而牽連及之。輒不禁百感之橫集也。若夫天霞之文奇矯。而蘇署之文清曠。靈臬之論如此。余無以易其

說焉。

楊千木稿序

古之論文者多矣。吾有取於荀子中子二家之說焉。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今夫天地萬物。莫不有理。文也者。爲發明天地萬物之理。而作者也。理之不明。是已失其所以爲文之意矣。而何文之有乎。荀子曰。君子之言。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愚者之言。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者也。夫志義者。則理之說也。吾見近世之士。本無所爲志義之存也。舉筆爲文。於理曾未之有當。正如荀子之所謂。芴然而粗。噴然而不類。謔謔然而沸者耳。而可以謂之文乎。余生平論文多否。少可。而獨於楊君千木之文。竊以爲有君子之心焉。楊君之稿。踰二百篇。余循覽再四。而見天地萬物之理。畢具於其中。蓋楊君之志義。於是乎爲深矣。楊君深自貶損。不遠千里。而就余於吳門。商決其可否。余爲選得若干篇。楊君復自割愛。去其三之一。存者舉以授其弟穀似。刻諸江南。穀似余門人也。屬余再加點定。并序之。余惟舉荀子文中子兩家之說。以證明楊君之爲有道之君子。非世俗之所能及。而楊君猶不自信。謙謙下問於



國朝書目 刊行  
余堅不肯多付雕刻。彼夫世俗中刊本累十盈百，皆愚者之言耳。而盡布之於市肆，何爲者哉？近日浙東作者輩出，以余所見如淳安方君文翰、山陰傅君孔木，與余千木皆卓然無愧於古人之旨。世有深於志義之士，必能好之。從此言文而無不及理天下之有文也，以諸君子爲嚆矢矣。

馬宛來稿序

採金於山，其始塊然土也。而爲金爲錫爲銅爲鐵，雜出於其間。而莫能辨有良工者，取而置之鑪冶之內，鎔化鍛鍊，於是精粗各別，美惡互分。有金焉，錫焉，銅焉，鐵焉，而金又有良焉，有不良焉。金布於市，適於用而不知始採之之難如此。今夫有司之衡文於場屋之中，亦猶工之採金於山也。乃往往去其良金，而惟錫與銅與鐵之是收。且儼然名之曰是良金也，而錫與銅與鐵，一旦獲良金之名，久亦自以爲果良金也。於是布之於市而市，亦用之。當斯時也，爲良金者委棄於泥塗之中，而過者曾莫之顧，豈不異哉？雖然，金錫銅鐵之用，終不可混也。精粗美惡之質，終不可掩也。吾未見夫良金者之終委棄於泥塗也。彼夫錫與銅與鐵之得意以去而爲良工者之所竊笑久矣。儀封馬君宛來以吾友湯太史孟升之書來訪我於金陵。孟升盛稱其文，余閱之光采炫耀，而目不給賞者，果良金也。異日者有良工焉，採金於中州而得良金焉，必宛來也。夫因書以復於孟升以爲何如也。

蔡瞻岷文集序

時文之外有學，而時文非學也。制科之外有功名，而制科非功名也。世俗之人第從事於時文，以期得當於制科。久之果得當焉，則衆相與賢之，以爲是人也。讀書於是乎爲有成矣。殊不知其人雖登高科，躋臚仕，而不可謂讀書之有成也。夫讀書之有成者，不必其得當於制科。雖以布衣諸生蕭然蓬戶，而功名固已莫大乎是焉。則亦視乎其學之遠且大者而已矣。學莫大於辯道術之邪正，明先王大經大法，述往事思來者，用以正人心而維持名教也。且獨立於波靡之中，而物誘不足以動其中，富貴貧賤不足以易其節，苟其得志也，持是而往，恢恢乎有餘也。苟其不得志也，亦若將終身焉。此則真所謂功名者也。此則真所謂讀書之有成者也。彼時文之士，制科之徒，曾有一於此乎？余客游四方，與士大夫交遊，而求學者於時文之外，求功名於制科之外，頗得數人焉。



於浙江則得萬君季野。於燕京則得劉君繼莊。王君崑繩。於吾同郡則得蔡君瞻岷。此數人者。其學其功名。誠如余之所云云者。而非世俗之人之所及也。瞻岷通敏有才辨。其氣甚豪。而鑽研於典籍者。又精且熟。此數人者。各居異地。而惟瞻岷與余居相邇。聲聞頗數。往還數人。嘗與余約偕隱舊京。而瞻岷不果至。余亦尋自金陵返故鄉。繼莊則早死吳市。季野亦旅卒燕山。久之瞻岷亦沒於江都。而余與崑繩。南北間隔。皆躑躅行吟。落寞無所嚮。其亦不能無慨也已。季野之書在史館。繼莊之書。今雖零落。然異日必有刊而傳之者。而瞻岷遺稿。其友人某。方捐貲刊刻之於江都。諸君子。雖不得志而立身行已。卓然爲狂瀾之砥。其學明體達用。輔經翼史。而文章足以發先聖之緒。矻末學之愚。其功名豈小也哉。嗚呼。時文之士。制科之徒。雖一時僥倖得志。不轉盼而已。灰飛烟冷。乃蕭然蓬戶之中。布衣諸生。獨爲其遠。且大者。而學問功名之事。尙存於人間。此吾所爲序瞻岷之文。而不禁喟然興嘆者也。

高工部兩世遺稿序

余讀高屯部明水先生遺稿。而歎前輩之用力於文章者。非後人之所及也。其論文之

訣有曰。凡作文必先有意。人之爲文。愜於心而稱爲得意者。得此意也。嗚呼。先生之論文。可謂精矣。先生以萬歷之季。登進士。當是時。文運波靡。而先生以清真刻露之文。擢其間。今讀之。超然筆墨之先。盡出獨得之解。如先生之文。乃可謂之有意者也。先生之子虞部公。崇禎間進士。其文亦真意獨出。不染時解。無愧先生之家風。蓋余觀於高氏父子之遺文。益知文章真僞之所由別。而執意之一言。以繩世俗之作。則多無文竊欲刻先生兩世之稿布於世。使學者知有所用力焉。屯部正直取忌受禍。而虞部累著勞績。引疾歸隱。居不出。虞部之子念祖先生。嘗爲余稱其祖父之風節。泣然流涕。又懼其文之泯沒弗傳也。而屬余序之。故爲之書。

四家詩義合刻序

余嘗以謂四書五經之。蝨賊莫過於時文。而其於五經也尤甚。四書者。人人皆誦習之。而五經則各專治其一。四書之文。雖其至不肖者。猶稍有所用力於其間。而至於經義。則雖能文之士。亦或不免於鹵莽以從事。何者。主司之所重。不在於經義。而士之應試者。益相率苟且以應之。甚至有場屋命題之所不及者。棄去不讀。蓋句讀亦有所不能



盡。不但解全經之義而已也。士當大比之年。輒取其所治之經。刪而閱之。擇其可以命題者。爲雷同腐爛之文。彼此抄襲。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入格。而北方之士。塲屋於經義四通。每四人者。各出其所記一篇。互換謄寫。士風之苟。且至於如此。而五經之不蕪沒也。幾希。江之南北。有能文之士四人。曰劉大山。曰朱師晦。曰陳會起。曰劉北固。此四人者。皆治詩。慨然一洗世俗之陋。其於詩義。一以爲四書之文之法爲之。此四人者。固工爲四書之文者也。嗚呼。使天下之士治經者。皆能如此。四人而五經之蕪沒。庶其有救乎。余家世治詩。余亦治詩。後亦改治易。而世之易義。其爲聖人之蠹賊者。又甚於他經。而余疎慵固陋。不能執筆有所救正。愧四人者多矣。會師晦刻四家詩義既成。而屬序於余。余故及之。並以告世之治經之士。讀四家之文。當翻然而知所興起也。

禹貢錐指序代

非博學好古之士。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天下。然自古以來著書之家。亦頗多有而非生遭聖明之世。無右文之主。爲之表章。則或湮沒而不顯。彼其穿穴經傳。條貫古今。搜抉奇異。冥心孤詣。積數十年而成一書。其意欲以傳於後世。然不過藏之名山。傳諸其人而已。倘其人不可得。則遂至放軼而散失者。有之。是故著書既難。其人有其人。而又多不逢其世。吾於德清胡君咄明。所著禹貢錐指一書。竊幸其遭逢之獨奇。爲自古著書之士所未有也。昔之釋禹貢者。孔安國蔡仲默兩家。皆立於學宮。蔡氏因陋就簡。無所發明。而孔傳尤多牴牾。先儒疑其爲後人僞撰。胡君博學好古。於書無所不讀。其於禹貢剖析鑽研。反覆不去手。參驗故實。網羅傳註。爲之正其同異。辨其是非。窮其端委。研精覃思。凡二十年而成。名曰禹貢錐指。會今天子聰明神聖。四海之內。薰蒸浸漬。莫不彈冠振衿。輻輳而出。相與黼黻鴻業。鼓吹休明。雖布衣之士。幽隱伏匿之儒者。艾之老。山澤之癯。亦思自奮起。以期無負於盛世。而胡君年踰七十。平生閉門掃迹。上下千古。討論六經。錐指一書。正孔傳之僞。而訂蔡氏之訛。其有功於後學。尤大。先是康熙四十四年春正月。學士臣查昇。已代爲呈進。未幾。車駕南巡狩。臨幸浙西。胡君匍伏道左。恭進是書。並獻頌一篇。天子覽之。稱善。賜膳。賜御書詩扇。賜御書匾額。一時士人嘖嘖嘆羨。以爲榮。夫以布衣之士。幽隱伏匿之儒者。艾之老。山澤之癯。苟有一技可取。一書可觀。皆得以其所業。與其姓名上達。天子褒寵。頻加恩賜。備至。臣於是仰見我

國學保存會



皇。上。右。文。之。至。意。礪。世。磨。鈍。鼓。舞。激。勸。真。有。超。出。前。古。者。天。下。之。士。其。孰。不。奮。袂。而。起。思。出。其。奇。以。求。得。當。行。見。博。學。好。古。之。士。立。言。之。家。接。踵。而。出。潤。色。太。平。不。獨。胡。君。一。人。之。榮。遇。而。已。余。故。書。之。以。爲。胡。君。賀。並。以。爲。天。下。之。士。也。幸。

四書朱子大全序

四書義讀。取朱子一家之言。爲之采掇會粹。以類相從。而附於章句集註之下。蓋發端於程君鳳來。而余之屬筆。則在於乙酉丙戌間。後因簡帙重繁。又屬程君去其重複。正其譌舛。丁亥秋。程君舉以歸余。余更略爲出入。而後其書乃爲定本。程君於是鋟之於板。以廣其傳。明年春二月。刻且成。而余爲之序曰。四書歷漢及唐。至宋。諸儒出。而其義乃大明。蓋自二程子始發孔孟之秘。於千載廢墜之餘。至朱子出。而其學尤爲純粹。以精其闡明。四書之義者。尤爲詳密。而完備。雖其精義微言。時時見於他書。而集註則朱子以爲稱量而出。增損一字不得者。於章句則引溫公之言。以爲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故余於是書。一以集註章句爲主。其於朱子他書。采掇會粹。凡有合於集註章句者。列而存之。其稍有不合者。爲朱子早年未定之論。則弗之錄也。兢兢擇別。不敢有失。黃勉

齋之序。朱子語錄後也。所謂其辨愈詳。其義愈精。讀之歷千載而如會一堂。合衆聞而悉歸一已。此則余與程君區區爲是書之意也。嗚呼。自孔子沒而諸儒競起。人各爲書。或不能盡得朱子之本旨。其陽奉而陰違者。亦往往有之。明永樂中。詔諸臣編纂四書大全。一時諸臣皆不知聖人之道。竊取倪氏吳氏兩家龐雜割裂之書。以應詔。是非互陳。邪正並列。自是學者眩瞶莫辨。而雖顯背於朱子之旨者。亦與朱子并奉以爲不刊。蓋四書之義。既大顯明於朱子之手。而復混淆於諸儒者。歷二百年矣。近日平湖陸氏。長州汪氏。爲之抉摘其疵謬。以告於世。於是大全之雲霧漸掃。而余以謂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今之尊朱氏。即所以尊孔氏也。故余是書。一以朱子爲主。其於朱子之書。一以集註章句爲主。至於朱子他書。與集註章句。互相發明者。採其精要。集而次之。而務一其旨歸。其於諸儒之說。概弗之參載焉。夫諸儒之說。其龐雜割裂而疵謬者。使學者眩瞶莫辨。而誤其所從。汰而去之。固其宜也。然其中不無可采之論。至當之言。而亦莫之入者。何也。夫其可采之論。至當之言。原不能出乎朱子涵蓋之內。而余之爲是書也。所以類聚朱子之語。欲得其全而觀之也。既得其全而觀之。則於諸儒之說。雖其



至當而可采者。固亦有所弗暇及也。譬如一堂之上。衆說喧呶。紛紜攻訐。苟非窮理之深。析義之精。聽之焉能無誤哉。惟得一明允之吏。片言立剖。而紛紜之辨頓息。是故學者。但明於朱子一家之言。而諸儒之說是非。邪正自了然於胸中。而不爲其所亂。此則余與程君區區爲是書之意也。昔張宣公以程子之意。將孔孟之言。仁者類聚觀之。而朱子深恐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則是書也。得毋犯朱子之所恐乎。然在程子之意。則以其比並較勸。便於觀覽。而玩索也在朱子之意。則預憂夫學者之或。因是以失於鹵莽。而不徧考於諸書也。蓋朱子亦嘗輯周張二程之意。以爲近思錄矣。其言曰。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心玩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沉潛反覆。優柔饜飶。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余不自揣謏陋。竊本朱子此意。而惓惓書於序之篇終云。

兒易序

上虞倪文正公所著學易之書。曰兒易。兒易之目有二。曰內儀。曰外儀。舉凡天地之闔

關。日月之晦明。世運之升降。人事之數。古今之變。皆具。而發機於筮焉。其曾孫某。將鋟板以行於世。而屬序於余。蓋昔者莊周氏。以春秋爲聖人經世之書。而余亦以爲易者。聖人經世之書也。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陰陽之消長。治亂之循環。君子小人之進退。其所爲吉爲凶。爲晦爲吝之故。言之至詳且悉。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蓋無一人而無易。無一時而無易。亦無一事而無易也。區區執一端。而以爲易。在是固已非易矣。故曰。易者。聖人經世之書也。經世之大者。莫大於陰陽之消長。治亂之循環。君子小人之進退。而他一切紛紜瑣屑之見。聖人有所不言。而至後世。學易之家。穿鑿附會之說。君子亦有所弗取焉。易之理。經宋諸儒而大明。如程傳本義。雖未必一一盡合於聖人。而其大旨固已無失。至於邵子言易之數。更爲精核。然而論者猶疑其未盡合。是則易之難知也久矣。當有明之季。與文正公同時而起者。曰文明伯黃石齋。其學至爲奧衍。而尤以易學名於時。余嘗見其書。浩博無涯。淡然與宋儒之論。頗多有所不合。說者以爲支離破碎。學易者之通弊。雖賢者有所不免。而余以謂是區區皆不足論。大抵賢人君子。遭世末流。胸有鬱勃。感憤借易。以致其扶陽抑陰之意。是亦



出於憂患之所爲也。余考文正之世，天下之事已不可爲，自蘖芽伏於神宗，繼以崔魏執政，忠臣義士，斬艾糜爛略盡，小人根株蔓延，牢不可拔。雖以烈皇帝之英武，而不能支其壞敗。其時歸然名德，如公與文明數人，上未嘗不知，然而知之而不能，用之而不能，盡卒至君臣同隕。海內丘墟，君子讀崇禎之事，以爲當此之時，凝陰感召，連類並進。於卦爲否之初六，其禍方形而未止也。公以經世之才，不得盡用，而託於學易，以寫其憂患之心。此兒易之所爲作乎？兒者姓也。公意以爲此兒氏一家之書也。云爾。余按公自序有曰：屯之次乾坤，以易告難也。繼屯以蒙，蒙童蒙，其義孩天下，甚危之言。自兒爲之，則可無禍。筮亦聖人兒天下也。然則公之憂世之心，出以詼諧嘲笑之辭。後之讀者，益可以悲公之志，而其書與宋氏諸儒之說，有合與否，其亦可以不論也夫。

春秋正業序代

昔者經之有訓詁也，所以解經也。今者經之有講章也，所以便爲舉業者也。經自遭嬴氏之禍，經幾亡矣。至宋氏諸儒出而經之義始大明，所謂如日月之經天，如江河之行地。後有起者，無以復加矣。功令士各治一經，而兼通四書，皆奉宋儒之書爲宗，學者兢

兢守之而勿失，則亦何容其贊一辭而參一見。乃舉業家有所謂講章者，曰：吾非有背於宋儒也。吾以闡明宋儒之緒言云爾。是猶以日月爲借光，於燭火而挹潢汙之水。注之於江河，而曰：吾以壯其瀾也。亦惑之甚矣。然其說則曰：經之旨浩博，士不能徧觀而盡識焉。爲之汰其繁而標舉其大略，期利於場屋而已。於是場屋命題之所不及者，士或終身而未嘗舉其辭，而苟且之見，謬悠之說，穿鑿破碎之論，深入於肺腑而不可救藥。名爲便舉業，而於是乎舉業亦亡，不但亡經而已也。嗚呼！亡舉業可也，亡經不可也。此有志君子所爲悼經學之榛蕪，欲一舉而掃除廓清之，而無遺者也。上虞徐生某著有春秋正業一書，刊行之久矣。今年冬，余行部至紹興，而生請爲之序。至於再三，余觀其書，大抵亦爲便於舉業，而利於場屋者。然而採摭咸當，詳略得宜，無有牽強支離附贅懸疣之弊。雖非通經學古者之所尙，而與世之講章能亡舉業以亡經者，吾知其必不同矣。生要爲有志者，默守先儒之說，穿鑿鑽研，兼總條貫，而於舉業亦未始不便焉。則其所見必更有進於是書者，生其勉之。

恭紀 睿賜慈教額序



翰林院編修臣灝。方侍直南書房。歲乙酉春。聞母劉太夫人訃。維時。天子暨東宮。皆為之嗟悼。所以慰唁。調卹之者。甚至。灝奔喪還休甯。隨遣官敦促還朝。東宮賜灝楹帖一聯。復書匾曰慈教。遣官賚賜太夫人柩前。灝感激流涕。自以遭遇非常。恩及其母。哀榮兼備。為古今所未有。益矢殫厥忠誠。以報國家。因為文以紀其事。而屬桐城戴某使序之。今天下之稱孝友家。首推休甯汪氏。編修自少孝於親。友愛於其兄弟。為一家之表率。其鄉黨亦多有化之者。一門割股之事。在庶吉士朱書所著太夫人墓誌中。編修既受知。天子暨東宮。天子賜御書。則曰知本。東宮賜睿書。則曰移孝。夫以臣庶之家庭。闡孝弟之事。至動深宮之獎。嘆夫亦可見。聖朝孝治天下。崇本厚始。其所以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者。具見於此。而編修之精誠感格。動帝廷。不偶然也。編修立身行己。忠直敬慎。悉原本於家學。而編修父贈公。已前沒二十餘年。其教子有成者。太夫人之力尤多。今夫為人之父母者。莫不欲其子之賢。而子未必能賢者。由於其父母之姑息。以為慈愛。而不知所以教之。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世俗以嚴屬之父。以慈屬之母。不知父未嘗不慈。而母未嘗不嚴。嚴君之稱。母實與父共之。慈莫慈於母。而必嚴以為教者。正所以成其慈也。人之生也。長於其母之懷。顧復鞠育之恩。尤深。故其教尤易入。而非母之賢。不能教其子。非子之賢。不能奉母之教。此太夫人與編修之所以為慈母為孝子。而遂動深宮之獎。嘆也。今天子純孝格天。為前古帝王所莫及。而東宮侍奉左右。先意承志。至慈至孝。可法於萬世。當此之時。和氣薰蒸。家崇仁讓。而汪氏一門。尤為首稱。可謂盛矣。夫世無不可成之子。而義方之訓。不得之於其親。則所以事親事君立身者。皆失其道。今東宮所賜慈教二言。舉凡天秩天叙。人綱人紀。先王之至德要道。皆包含隲括於其中。豈止褒汪氏一門之盛。亦所以為天下之為人父為人母為人子者。垂訓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某不敏。敢竊取詩人之義。以書之。

慈於母而必嚴。以為教者。正所以成其慈也。人之生也。長於其母之懷。顧復鞠育之恩。尤深。故其教尤易入。而非母之賢。不能教其子。非子之賢。不能奉母之教。此太夫人與編修之所以為慈母為孝子。而遂動深宮之獎。嘆也。今天子純孝格天。為前古帝王所莫及。而東宮侍奉左右。先意承志。至慈至孝。可法於萬世。當此之時。和氣薰蒸。家崇仁讓。而汪氏一門。尤為首稱。可謂盛矣。夫世無不可成之子。而義方之訓。不得之於其親。則所以事親事君立身者。皆失其道。今東宮所賜慈教二言。舉凡天秩天叙。人綱人紀。先王之至德要道。皆包含隲括於其中。豈止褒汪氏一門之盛。亦所以為天下之為人父為人母為人子者。垂訓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某不敏。敢竊取詩人之義。以書之。

辨苗紀略序

今天子盛德神功。彪炳宇宙。自御極以來。削除僭亂。平定四海。凡有征伐。悉奉廟算。指授往無不克。復躬統六師。肅清沙漠。六合之內。八極之表。莫不稽顙叩闕。來獻琛。一時熊羆之佐。方叔召虎之臣。奔走後先。比肩接踵。而關中俞公。功尤著。先是楚蜀



黔三省之交。有苗曰紅苗。其地周千二百有餘里。獷悍不知法度。有司駕馭失宜。奸民頗常相侵害。而官兵多無故入其中。奪其牛馬。苗故嗜殺。好劫掠。至是忿怒。遂闌出爲邊患。往往執兵民。要金帛贖取。於是楚之南大擾。是時俞公方爲陝西總戎。天子移之全楚。使爲提督。任征苗事。公引兵襲奪其險。宣上威德招來之。於是苗就撫者三百餘寨。納稅糧爲編氓。事既定。公乃著爲辨苗紀略一書。凡苗情苗俗。形勢險阻。道路曲折。營壘軍陣。攻奪方略。與夫起釁之由。弭變之策。及章奏文移。無不具載。書旣成。屬余序之。余惟苗之患。不同於盜賊之飄忽無常也。彼其有險之可據。吾卽以其險困之。有妻子室廬之戀。吾卽以其妻子室廬牽制之。其黨有相與爲仇敵之人。吾卽以其仇敵圖之。是在當事者之駕馭處置。得其機宜而已。公奉命不數月而靖累年之亂。其功可不謂偉歟。後之人披斯圖也。按斯籍也。其要領可以具得。遵其成法。勿致隕墜。則苗皆可漸化而爲衣冠文物。豈止楚蜀黔三省永無震擾而已哉。吾序是書。而略述公之績。且原本於天子之威德。以見生成之造。不遺於荒徼。非獨內地之安。而苗亦咸安其生。各遂其性。民生是時。何其幸也。何其幸也。嗚呼。豈不盛哉。

### 慶歷文讀本序

吾友汪君武曹。旣舉其平日所藏隆慶萬曆兩朝文讀本。雕刻之以行於世。刻且成。適余過吳門。武曹悉舉以示余。且屬爲之序焉。余自少時從事制舉文字。卽於兩朝諸先輩之文。心摹手追。奉以爲程式。當是時。學者好雷同。以時文相尙。無讀先輩文者。而余孤行側出。爲世所共棄。浸尋荏苒。轉徙漂泊。棄去不理者。蓋十餘年於今矣。今得武曹是書。往復循環。不能自己。追念曩者荒江寂寞之濱。抱獨守殘。恍若隔世。而武曹是書。正當風氣將變之時。人人思欲揣摩而誦法之。此余之所爲開卷而三歎者也。嗚呼。有明一代之文盛矣。當其設科之始。風氣未開。其失也樸遯而無文。至成化弘治正德嘉靖以來。趨於文矣。而其盛猶未極也。迨於天啟崇禎之間。文風壞亂。雖有一二鉅公。竭力搢拄。而文妖疊出。波蕩復生。卒不能禁止。故推有明一代之文。莫盛於隆萬兩朝。此其大較也。當是時。能文之士。相繼而出。各自名家。其體無不具。而其法無不備。後有起者。雖一銖累黍。毫髮而莫之能越。在天啟崇禎中。休甯金氏。臨川陳氏。兩家奮然特興。橫絕一世。而其源流指歸。未有不出於先輩者。然則爲文而不本之先輩。則必破壞。



其體滅裂。其法其卑者。蹈常習故。既奄奄而不能振。而好高者。又鉤奇索隱。失之於怪。迂險賊。而不可以訓。無惑乎文之愈變而愈下也。往者文章風氣。趨於雷同。而先輩之文。世所不好。於是以為易餅餌糊籠篋之具。其不至蕩焉無餘者。幾希。頃者以來。先輩之文。稍稍間出。世之學者。多能知而好之。然而世所流傳諸書。鮮有善本。所謂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則先輩之文。尙未盡出。雖其出之。而其所以為文者。尙未出也。武曹是書。大半皆世之所未見者。為之疏解其義蘊。抉摘其旨趣。發明其波瀾意度。所以然者。研精覃思。用以朝夕課讀。而一旦出之於人間。使作者之精神。不至於淹滅。弗傳而學者。朗然知文章之源流。而不為風氣之所汨沒。則武曹之有功於文章也。大矣。余雖學殖荒落。而文章之事。與有責焉。方將理其舊業。而與世之學者。左提右挈。共維挽風氣於日盛也。故因武曹之請。而樂為書之如此云。

已卯行書小題序

已卯秋。各省士子之獲售於場屋者。多以行卷授余。為之點定行世。先後至者凡若干篇。而余為淘汰擇別。得其尤工者。二百七十有餘篇。既卒業。而為之說曰。在昔選文行

世之遠者。莫盛於東鄉艾氏。余嘗側聞其緒言曰。立言之要。貴合乎道與法。而制舉業者。文章之屬也。非獨兼夫道與法而已。又將兼有辭焉。是故道也。法也。辭也。三者有一之不備焉。而不可謂之文也。今夫道具載於四子之書。幽遠閎深。無所不具。乃自漢唐諸儒。相繼訓詁箋疏。卒無當於大道之要。至宋而道始大明。乃程朱之後。已有浸淫而背其師說者。况以諸生學究。懷利祿之心胸。而欲使之闡明義理之精微。固已難矣。且夫道一而已。而法則有二焉。有行文之法。有御題之法。御題之法者。相其題之輕重。緩急。審其題之脉絡。賤理布置。謹嚴而不使一毫髮之有失。此法之有定者也。至於向背往來起伏呼應頓挫跌宕。非有意而為之所云。文成而法立者。此行文之法也。法之無定者也。道與法合矣。又貴其辭之修焉。辭有古今之分。古之辭。左國莊屈馬班以及唐宋大家之為之者也。今之辭。則諸生學究懷利祿之心胸。之為之者也。其為是非美惡。固已不待辨而知矣。自舉業之雷同。相從爭為腐爛。則如艾氏所云。因其辭以累夫道與法者。亦時有之。故曰三者有一之不備焉。而不可謂之文也。且夫制舉業者。其體亦分為二。曰大題。曰小題。小題者。場屋命題之所不及。而郡縣有司及督學使者之所以



試童子者也。或爲單辭隻字。偏窄崎嶇。法有所難施。雖有能者。亦或以雋巧傷其理道。是則小題之道與法與辭。較之大題。殆又有難焉。而吾嘗謂作舉業之文。誠能久而熟焉。於小題。而大題已舉之矣。何者。其道與法與辭。則未之有異也。舉其難者。而其易者。豈不恢恢乎。爲之有餘裕哉。故余與諸行卷中。錄爲小題文一書。兢兢奉艾氏之緒言。其於道也。法也。辭也。有一之不備焉。弗之敢錄也。然艾氏他日之序房選。有曰。一時行卷之盛。至六七千首。而吾所錄無多。雖不明言其故。然未嘗不掩卷三嘆。恐其遂至於凋零磨滅。而徬徨追惜。恆慮吾鑒之未能精者。未嘗一日忘也。嗚呼。北艾氏之嘆。亦余之志也。

庚辰小題文選序

新進士平居之文章。書賈購得之。悉以致於選家爲抉擇之。而付之雕刻。以行於世。謂之房書。其來非一日矣。顧世之論者。多曰。場屋之文。其所挾以取科第者也。房書者。未必盡出於其手。即出於其手。而亦未必其果善也。彼所挾以取科第。人亦當據是以取科第。而房書者。又何所事焉。此其說非也。如彼之說。將場屋之文。雖其爛惡臭腐。人人

之所厭惡。而亦將誦法之不倦。至於房書。雖極雄偉博辨離奇變化之作。而必疑而棄之乎。大江之濱。有漁人焉。得明月之珠。而弗善也。見有魁然者。老蚌之甲。以是爲珠之所出也。必奇於珠。乃攜而鬻之於市。市之人皆笑之。然則房書之行於世。固珠之光之不可掩也。而奈之何。疑而棄之。且吾非謂場屋之文之盡不善也。亦非謂房書之盡善也。人之精神心力。終身用之於科舉之業。雖不能文者。亦必有數篇之最工。而能文之士。其所爲雄偉博辨離奇變化之作。益多不可勝數。而至於場屋之文。則一日之間。意趣有佳惡。舉筆有得失。能文者未必其皆工。而不能文者亦未必無一得也。故吾之所據以定其人之有文無文者。非房書無由得也。歲甲戌丁丑。吾友汪君武曹。從事房書之選。余實襄其役。今年余爲浙東西之遊。已無意爲房書之選。而書賈以房書之選。郵寄屬余。點定者若干篇。余再三辭之而不獲也。舟車之暇。乃爲抉擇小題文之最工者。凡三百餘篇。既卒業而書其說如此。使天下知論者之言之非是而不足信也。

課業初編序

士非科舉之文。無以爲進取之資。而科舉之文。必須洗脫凡近。而講明乎義理。之所以



然與夫波瀾意度神氣法脉之所在而後文章之事父子兄弟脉脉相關授而不至於失墜此其磨礪砥礪鼓舞振興之權實在乎司教者之得人苟司教者之不得人因循怠廢溺於世俗腐爛雷同之習則士無以發其矇開其瞶愈益汨沒敗壞而文章之事遂至於舉一郡一邑而失其傳浙水東西曩所稱文章之藪也頃余視學茲士其所爲汨沒敗壞者無人而不然幾於舉一省之大千里之遙而文章之傳胥失之矣歲辛巳余行部至台州而黃巖於台州爲屬邑考校諸生類有不涉於腐爛雷同之習者其司教則余同年友蕭君海昌也其督課諸生之文刊爲一集曰課業初編蓋其平居爲學者指授以文章之源流而激發其頹惰者實有磨礪砥礪鼓舞振興之力焉宜乎黃巖之士之文獨盛於他縣也黃巖在宋時爲朱子駐節之地一時學者翕然從之名儒前後相望沿至於明興而流風餘韻猶有存者今則衰微抑已甚矣蕭君深於經術而留心教化則夫道德學問之際所以造就諸生者當以朱子爲師法科舉之文其小者也蕭君曰謹受教余乃書以爲課業初編序云

讀易質疑序

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善哉文仲子之論也易之爲書廣大悉備而其變動不居不可爲典要自聖人已言之是故淺學曲士一切瑣屑紛紜術數之說皆得托之於易雖皆不可謂非易之所有然徒執區區以言易則已非易矣易之理至程傳而明至本義而益大明然而年湮世遠師傳歇絕自晚周至宋凡千餘年伊川考亭鑽研反覆得其不傳之意而著之爲書其書出於草創之際豈無十之二三與文王周公孔子之本旨不相比附者世苟有通經學古之士潛心冥會融釋貫通其於程朱繼志述事能補其所未及是亦程朱之功臣也若乃騁其私見小慧支離曼衍顯無忌憚而務求勝於古人是乃所謂叛臣者也其或讀古人之書而阿諛曲從不敢有毫髮之別異是乃所謂佞臣者也佞之爲古人之害也與叛等吾友汪君聖功出其族人默菴氏所著讀易質疑示余余讀之實有獲於余心焉其書折衷羣說而一以朱子爲宗條分縷晰燦若黑白而據文疏義引伸觸類時亦有補朱子所未及者可謂善繼其志善述其事非叛而亦非佞者矣吾故以是書爲不愧朱子之功臣也余自幼學易迄今未有所得默菴是書要亦不可謂無助者故不辭聖功之請而樂爲書之



德政詩序代

民之有謠也。以頌其長吏之功德。見於左氏傳國策。以及司馬子長班孟堅之書。自是歷代之史。往往多載之。然必皆其指事切情。初不至於失實。其言亦質直古樸。多或數語。少或一二語。上之人不肯干譽於下。下之人亦不敢阿諛以事上。是故循良之傳。謳歌之辭。足以光史冊。而聲施至今。沿至後世。而直道之亡久矣。吏治民風。已不逮古遠甚。而有一官必有一官之德政。詩冊連篇累幅。或刊於板。或鐫於碑。據其所言。什伯於古。所稱上之人無其實。而欲得其名。務爲塗飾以欺世。而下之人攀援貢媚。亦不難以過情之譽。奉於衆所不與之人。又或今日頌之。明日謗之。而謗之之人。還卽頌之之人。愛憎毀譽。悉視乎勢與利。而直道不與焉。古君子之居官也。務爲其所當爲者而已。吾爲其所當爲。止求無愧於心。原非有諛詭奇怪。冀人之聞而感動。以是爲獵取聲名之具。下之人知之可也。不知之亦可也。下之人受長吏之德。亦其義所當然。初非出之於分外。得之於不意也。吾儕小人。竭力以事君子。吾予之以直。而彼不至廢厥事。以毒吾民。償我者亦未有以加於我也。歌之可也。不歌之亦可也。其或一二事出於創始。關繫

至鉅而艱難勞苦。僅乃得之。於以志不忘。而采風者則爲之指事切情。形之謳歌。而不至於失實。此亦古者之所不廢。惟夫上之人與下之人。皆不能無所爲而爲之。斯乃背義傷道之甚。而世顧相習以爲固然。則亦惑而已矣。余視學兩浙。其以德政書冊見投者。余多不及視。獨於頌金華貳守魯君者。往復披覽。竊以爲與他人固不同也。魯君初爲羅山。羅山人頌之。繼貳金華。金華人頌之。及奉上官之檄。覆嘉興秀水兩縣。兩縣人頌之。余駐嘉興。知之甚悉。殆所謂指事切情。而非若近世失實者之爲歟。金華人彙其各處詩歌成帙。請序於余。故述所聞於古。與君子所以居官之道。爲魯君更進一得焉。若夫恣睢民上。而悍然不顧。並無所事於虛譽也者。其人又出於塗飾欺世者之下。不足爲魯君道也。

唐宋八大家文選序

人之目。而有所昧者。塵之侵也。入乎塵。而求目之無昧。不可得也。去乎塵。而求目之無明。亦不可得也。孔子曰。所信者目。而目猶不可信。其不可信者。則其昧之時也。古人有言曰。視日者眩。聽雷者聾。世之學者。視古人之書。不啻若日。與雷然。惟有眩且聾已耳。



有導之者曰爾勿眩吾有以視爾及其視之而目罔不昧者則其導之者塵也導之者先自昧而因以眯人於是乎百物之光華五色之燦爛皆莫之見焉而自以爲覽宇宙之大全則其目勢且至於瞽豈特眯而已乎唐宋八家之文皆學者所當誦習而卷帙浩繁往往窮年而難究有明之世歸安茅順甫有八家之選號曰文鈔其擇取者不無過多而評點論次亦多疎略而未備學者眩之至近日而吳會間所行刻本則眯目者紛然出矣句句而圈其旁語語而頌其美其意思之所存與其法度之所在選者茫然不知也讀者亦茫然不知也以眯導眯而入家之文而是乎爲塵之所蒙而不可出矣今夫欲窮山水之觀者必問其徑於曾經游歷之人某泉則如此某石則又如彼舉所爲巖姿壑態一一了然於指點之下而後聽者可以臥游而神會之今乃據瞽人之說而曰山水之勝吾已得之其說豈可信哉余少好古而尤嗜八家之文居嘗蓋有讀本其擇取者僅二百餘篇而入家之美已盡一二學徒復請余爲之評點論次於是閒晝無事乃執筆爲著明其指歸與夫起伏呼應聯絡賓主抑揚離合伸縮之法務使覽者一望而得之雖不謂開學者之明而救其眯目之患而入家之塵區區竊不欲其纖毫之有存矣聞之適秦者立而至焉有車也適越者坐而至焉有舟也二三子以是書爲爲文之舟車也其庶乎哉

書歸震川文集後

余從事於古文有年矣雖不能爲古人之文而竊知之不同於衆人最後得歸震川之書有愜於心余好之或有問余震川佳處何在余心口之間擬議良久竟不能言其然嗚呼此震川之所以爲震川而余知之爲獨深也歟震川好史記自謂得子長之神夫子長之神即班固且不能知吾觀漢書其於子長文字刪削處皆失子長旨而後之學史記者句句而摹之字字而擬之豈復有史記乎震川獨得其神於百世之下以自奮於江海之濱當是時王李聲名震動天下震川幾爲所壓乃久而其光益著而是非以明然後知僞者之勢不長而眞者之精氣照耀人間而不可泯沒也顧今之知震川者少而今之爲震川者其孤危又百倍震川以俟後之爲震川者知耳

書咏蘭詩後

蘭爲國香東南山澤間多產之當春深時幽巖曲澗窈然自芳然往往有蟲嚙之自其



華初生時。輒已被嚙。而萎。即幸而能自發榮。亡何又輒萎。其幸得脫者。僅十二三焉。而衆草蒙翳。條達暢遂。無有害之者。歲己未。余讀書山中。每晨起。輒捕蟲投之澗水。漂沒以去。於是蘭遂大盛。每臥苔藉草。蓋幽香未嘗不入吾懷也。而產於遐荒絕壑。不遇好事者之愛惜。而制於毒蟲惡物。以沮其天者。豈少也。夫余既爲詩以誌之。而復爲書其說如此。

跋趙孟頫畫

右趙孟頫畫一卷。泉石蹊徑。花鳥雲霞。歷歷然。點綴誠工妙矣。孟頫畫世無不寶之。然往往多贋本。此卷友人某所藏。以爲眞筆。加愛惜焉。俾余題其後。余以子昂負極惡大罪。後世皆賞其書畫。而不復更知其人。夫書畫雖工曷足道哉。然今世無不爲子昂者。余又以子昂實書畫累之。彼方揚眉瞬目。以此自名。而陷於極惡大罪。而不自知。故小道雖可觀。而君子不爲。聖人之言。千載弗可易也。

與王靜齋先生書

前日謁先生。往復議論。竟至終日。然此終日。尙有未盡厥懷者。不肖遭時之苦。如人之溺於江河。未卽死而漂浮於水上。假有拏舟而來者。猶可以援之而起也。雖無其事。然猶不肯絕望。以庶幾長年三老之見而哀之也。近者則如沉淪於千尋之淵。鯨鱷之窟。而水族萬怪。爭來吞噬。雖有漁師。水工。欲憐而救之。而困於力之無所施。其勢非得習於泅水者。濡投而下。挾之以起。則終不可復出。此則非先生之是望。而誰望哉。蓋世有見小兒之盜取玉卮。以爲戲者。曰。待我明日來。以錢易之。明日至而卮已毀。今不肖之所急者。不過一餬口之地。奮飛遠出。以速脫於泥塗。而先生輩猶曰。徐徐吾圖之。則終已毀於小兒之手耳。伏惟少加垂念。不宣。

再與王靜齋先生書

前日奉教先生。適有他客至。所論文章一事。未竟其說。故敢復以書布於執事。蓋文章之衰久矣。夫均是文也。而今之於古。其眞與僞之相去。不啻若什伯。此豈古之不可學歟。甚不然也。蓋有學古而失之者。亦有背古而馳焉者。學古而失之者。徒從事於格調字句之間。一跬步不敢或失。摹擬彷彿。飾爲聲音笑貌。而以號於人曰。此某家之文人。亦曰。此某家之文也。而古之學廢矣。背古而馳焉者。排偶駢麗之盛行。其節促以亂。其



音淫以靡。學者相沿而不知怪。遂儼然以此爲古文之體。而左國莊屈秦漢唐宋諸大家之文。舉天下而莫之知。而古之學又廢矣。嗚呼。此文之所以衰也。今夫粉白黛黑。女子之所以爲飾也。然而以對毛嬙西施。有不及其麤服亂頭者矣。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至美麗者也。然而無所事於粉白黛黑。今欲以塗脂飾澤之姿。相與比擬而誇耀之。適以自增其陋而已矣。是故文章者。有真有僞。有僞者常至於亂。夫真非僞者之能亂。夫真也。見之者謬也。夫天下之真能知之者少。而其術安得無售哉。然而居亡幾何。忽已漸盡而無遺。泯沒而不見。安在其能亂也。故曰非僞者之能亂。夫真也。見之者謬也。田有自少學古文。不知於古人何如。而於世之號能爲文者。則不能無深嘆焉。竊以爲文章非苟然作也。要在於明其體。平其心。養其氣。捐其近名之心。去其欲速之見。夫如是。而其去古也不遠矣。而世之學者。或則學古而失焉。又或則背古而馳焉。豈不足以深悲而竊笑矣哉。執事以不肖之文。橫絕四海。不肖豈敢當焉。顧早夜悚惕。懼如今之學者云云。其庶幾免焉。而以爲幸。而非敢有求於今人之知之也。雖然。今之世尤可患者。有所爲科第之文。世皆從事於此。而不知更有人生當爲之事。雖患之莫能救止也。

此又古學之所以廢也。故輒以附及之云云。不宣。

與趙良治書

田有白。生平好交遊。交遊中如趙君極少。在家時日日相過從。不厭其數。今來荒山中。嘗獨念趙君不置。以趙君知我也。蓋懷人之作。莫工於國風。不肖之於趙君。殆在雄雉二章之卒言矣。知吾子之心。與我同也。嗚呼。友道難矣。僕多悞。良治亦多悞。倏忽俄頃之間。反覆變更之際。而以落寞之踪。沉浮上下。其安能有以合乎。名世一妄愚人耳。勞苦困餓。拂亂空乏。人皆笑之。惟吾子深相哀憐。往往爲余泣下。吾何以得此於足下哉。非吾子莫以知我。非我亦無以知吾子之深也。今吾顧有進於足下者。足下愛我甚。夫豈謂爲不然耶。如是則請盡言而不諱可乎。蓋世有好獵者。一經顛仆而終身不敢乘馬。足下天性誠樸。謂人如己。而信之太真。以故常受小人之侮。而一再顛仆。一再受侮矣。意足下必且深懲前日之害。謝絕交遊。而吾嘗觀之。未見其然也。不及此徐步安行。而猶蹠蹠於坑坎之途。馳驟於污泥之阪。則其害豈特顛仆而已哉。蓋足下之病與余同。而余又加甚焉。凡余之所與友。足下其亦見之矣。其亦太息而痛恨之矣。今不肖已



自托爲枯槁無用之人。人曰：夫夫也。其爲枯槁無用之人也歟。此余之所以自臧者也。今足下既往之悔，已無及矣。將來之悔，能不思所以免焉。足下不以吾言爲不然，則吾更有以效於足下者，爲足下盡言之。

上劉木齋先生書

正月十九日。桐城戴田有。謹再拜獻書木齋先生。田有生於山林巖石之間。獨立無與。徒以年少志大。不肯稍有苟且雷同。所爲文字。尤不悅世俗。頃者先生來爲督學。不遺鄙陋。拔之於稠人之中。期許甚至。夫古之君子。得一士也。終身不忘於心。其未得也。窮搜遠索。孜孜而若有失。其既得也。長養而教育之。惟恐其無成。夫其所以愛惜人才。至於如此者。非以冀士之被其德而私感之也。而士之困於塵埃之中。不能自振。一旦有提挈以起。而指示以途者。亦豈能一日而忘於心哉。今先生之所以賜於田有者。可謂至矣。田有之文。先生識之。田有之名。先生振之。而先生既去。每遇吾縣士大夫。輒惓惓問田有不置。此以知先生之於田有。蓋無日而忘於心。每端居深念。未嘗不感嘆而欲泣也。然而不肖時命乖蹇。日益加甚。自謁先生於句曲。歸未久而失我先人。斬焉衰經

之中。狼狽顛倒。無所控訴。田有家貧無擔石之儲。傭讀客游。乞食自活。家累二十口。嗷嗷待哺。而鄉邦之間。骨肉之際。橫逆百端。迂愚固陋。莫必其命。憂患怖畏之餘。獨於文章一事。不敢稍自廢棄。三四年間。所作制義。亡慮三百餘篇。又著書數種。曰困學集。曰柳下集。曰巖居川觀集。道里遼遠。不獲致其一二。以請正於先生。而世之人。忽近而貴。遠備耳。而賃目。既無明效。大驗。誰復以爲工哉。癸亥之冬。敝邑吳氏使者。歸自海上。復傳道先生不忘田有之語。夫以田有之迂疎。世人之所共棄。而先生之去。於今數年。向之所取士亦已多矣。而獨惓惓於不肖如此。不肖區區無以爲知己之報。而饑寒衣食之是憂。世無大人君子如先生者。爲之振拔。迤邐坎坷。曾不能仰首伸眉。發名成業。以赴先生之望。將抱無窮之志。而莫之遂也。先生高臥海濱。天下所共瞻仰。小子不敏。竊在下風。猶冀先生之有以提挈而指示之也。偶因郵便。冒瀆威嚴。不勝惶恐之至。

與王雲濤書

田有白。田有自兒時常侍先曾王父。往往爲小子道平生事甚悉。且曰。吾昔客於定遠。定遠之俗。豪武勁直。不類江淮以南。且屬明高皇帝故鄉。一時從龍之佐。如徐常輩。皆



其產也。距今數百年。其人民謠俗。猶有曩時之遺烈。又曰。縣名士若而人。某某吾之友。又某某吾之弟子也。復以手計之曰。如王某者。其吾門之選乎。蓋卽足下之尊府也。時余年雖少。然謹志之於心。不敢忘。蓋生十有八年。而曾王父卒。其後每侍大父及先人。其言亦云爾。蓋吾家之交於王氏三四世矣。去年秋。始識足下於秦淮之上。相與道姓名。具述累世之好。與夫平生嚮往之意。兩人皆大喜過望。而足下尤愛僕時文。以爲難得。已而足下登賢書。入燕京。而鄙人歸自秦淮。沉冥寂寞。所謂時文者。亦不復爲人所識。蓋田有少好左氏太史公書。亦欲有所撰著。而竊嘗聞程朱氏之緒言。亦不敢自棄於斯文。然往往以此不悅於世。而鬼神助之。以降其大罰。死喪疾病。無歲無之。平生著書學道之志。卒難遂。不得已而隨俗作所謂時文。以之教授子弟。而餬其口於四方。亦足以見其命之窮而志之可悲也已。敝邑江君某。歸自燕京。告我曰。吾與王君抵掌燕市。相得甚歡。然王君意殷殷。未嘗不在吾子也。鄙人自度。無可以當王君存念。然且乍相見而歡。既去而思。卽鄙人之於王君亦然。豈非以累世通家之好。不能有忘。而况文章意氣之感。更有相愛者。而非世俗之所知也。今歲授經於舒城。舒之司訓何君。與足下同鄉里。因爲一通付之。以達於左右。冀有以教我。幸甚幸甚。

答張氏二生書

不佞自初有知識。卽治古文。奉子長退之爲宗師。暇從事於制舉之文。於諸家獨好歸太僕唐中丞。於今十餘年矣。世俗之頹也。文章風氣尤壞甚。鄙人淪落荒山。無與告語。思古之人而不得見。往往悲歌至於泣下。一二文字。流傳江南。遂以辱二生之知。不佞自顧。實枵然無有。卽有之。不同於世之人所好。苟非卓然自立者。其孰以余之道爲然耶。二生不遠數百里。躡躑枉過。且請事函丈。執贄爲弟子。當天下波靡。士不好學問。文章師弟朋友之義。缺絕已久。而二生之志。卓卓如此。甚幸。吾道之猶可行也。故不敢却之。以成二生之義。夫文章之事。學問中之小者。制舉之文。又文章中之微者。今二生以制舉之文來學。而不從事於古今。則制舉之文。必不能工也。從事於古文。而不能學問。以期於聞道。則古文亦不能工也。生平有論文書。及爲友人舉業。序數通。略悉其義。錄以付二生。試一覽之。知不佞之有者如此。而二生自是亦可以知所以從事。倘猶是沾沾於世人之所好也。則二生不必過吾門而來請矣。



與白藍生書

前日一見白君。即知白君非常人也。而白君具言往時見僕文章。其嚮往之者。且八九年。相見莫由。既相見。則歡甚。以爲平生之快。僕不佞。何足以當白君之稱。然私心竊自幸。以爲得賢者之所推許。庶幾終不自棄於庸人。蓋白君愛僕之文章。而不知僕文章之直無用於今也。今之世所習者。時文耳。時文之徒。未聞有廓然遠見。卓然獨立者也。即其所習之文。不過記誦熟爛之辭。互相鈔襲。恬不爲恥。然亦止用。是以爲禽犢。而所以邀虛名。而希苟得者。又不區區盡恃乎此。而特其心。則不無好同而惡異。苟有異已者。之出於其間。輒相與誹笑。詬厲不壅。蔽遏抑之不已。管子曰。民知十已。則尙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已。則疵其道。千已。則讐而不信也。今夫鳥不皆鳳凰也。然而求鳳凰者。必於鳥之中也。馬不皆騏驎也。然而求騏驎者。必於馬之中也。乃若鳥無不以鳳凰爲笑。而馬無不以騏驎爲戒。則鳳凰之與騏驎。行且絕於世矣。是故文章之事。爲他道者。惡之可也。以其不類也。在諸當路者。惡之可也。以其無用也。爲時文之徒者。惡之。則文章於是乎遂亡。僕瑩瑩一書生耳。年少身賤。而慨然有志於文章之事。其見惡於時文。

之徒。且十餘年於今矣。不意足下者。僻在邊徼。與僕之居相去數千里。不以僕之不肖。而辱以存之胸臆之間。且八九年於茲。嗟乎。白君而豈時文之徒也。歟。蔚州二李兄弟。告我曰。白君深情壯氣人也。微李君言。僕豈不知耶。僕未嘗見白君之文章。而固已知白君之文章者。於白君之深情壯氣知之也。白君未嘗見余。而即謬以深情壯氣屬之。余者。於余之文章知之也。此其故。非時文之徒之所能識也。白君賢者。李君兄弟亦賢者。余昔聞之三晉河山之間。其人類多瑰偉慷慨。今保德有白君。蔚州又有李君兄弟。而皆與余同貢於太學。聞聲相思。傾蓋如故。余實有幸焉。故敢粗陳其固陋。付李君以達於左右。僕天地間一窮人也。乃者落落風塵。不知所終極。又悼相知如白君輩。乍相語。而又別去。不知當何時再見。一竭其惓惓。田有頓首。

與何屺瞻書

三月十九日。田有頓首。屺瞻足下。往時僕家居。於時文選本中。見足下名。然第以吳中名士視足下。未知足下也。及與足下先後至燕山。往來一再晤。始奇足下。亡何足下別去。僕惘然自失。而汪君武曹。爲余稱足下之賢甚具。僕好交遊。孳孳求之。惟恐不及。然



其於當世之故。不無感慨忿懣。而其辭類有稍稍過當者。世且以僕爲罵人。僕豈真好罵人哉。而世遂爭罵僕以爲快。不罵僕者。足下與武曹而已。而世亦以足下與武曹爲好罵人。其於足下也尤甚。嗚呼。若足下者。乃可以罵人。然亦可以不罵人。吾罵之謂不當齒之哉。此乃所以齒之也。是故僕以之自戒。亦願足下之稍稍戒之也。頃者史君千里。自吳中以足下所爲行遠集者示余。余讀之。迴翔往復。不能釋去。今夫文章之陋久矣。妄庸相授。日日已甚。僕嘗以爲文章者。非一家之私事。至今日而不得不引爲一家之私事。默守其是而已。彼妄庸人者。如今之所謂名士。開口說書。執筆屬文。天下之人。皆其流輩。以故從而稱之。雖語以是非之故。皆不省。是故如僕者。氣力單弱。視其猖狂恣肆。而不敢撻拄其間。足下獨惻然流涕。不但爲之昌言正告。舉向之所爲妄庸相授者。一舉而廓清之。甚善甚善。然余讀集中所載。有云經義始於宋。作者但依傍宋人門徑足矣。唐已不近。況高談秦漢乎。足下之言云爾。余以爲非也。夫自周秦漢以來。文章之家。多有雖其門戶阡陌各別。而其指歸。未有一者也。卽宋人之門徑。未有不本之於周秦漢唐者。今必區而別之。是爲今之名士。低就一格。以爲其妄庸地也。聖人之道。

衰。至宋之儒者。而發皇恢張。始以大明於天下。故學者終其身守宋儒之說足矣。至於文章之道。未有不縱橫百家而能成一家之文者也。今之名士。巧爲自飾。拾取宋人語句。以欺天下。或竟以古人爲不當學。足下排而斥之。而足下復云爾耶。倘或別有所見。則過而存之可也。不然。願足下改正之。僕前年冬有送武曹序。近於罵人之作。久而悔之。自匿也。然異日當錄一通。以示足下。平生所爲經義數百篇。今存二百有奇。不敢自信。欲錄一副本付足下。爲是非而去取之。適友人吳游便。輒附狂言云云。不宣。

與洪孝儀書

田有頓首。前日過揚州。至足下寓舍。時足下方註杜子美詩。尙未成。而先以所註二三卷示我。蓋近日註杜詩者有二家。皆盛行於世。曰虞山錢氏。曰松陵朱氏。此兩家不無互相牴牾。而自僕觀之。支離附會。牽強穿鑿之失。向來註杜詩者之所略同。而此兩家亦或有所不免。今見足下此書。考據纂輯。既詳且確。爲此兩家之所不及。甚善甚善。願僕尙有請於足下者。古人有言曰。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夫瑕也。類也。豈有損於玉與珠哉。而或且曲爲之說曰。此非瑕也。非類也。玉與珠之所以爲美。



者正在是也。於是乎玉與珠之真者無以自見於世矣。今夫詩莫盛於唐，而唐詩莫盛於杜。所謂聖於詩者，古今爲子美一人而已。然而自古著述之家，畢一生之力，疲精斂神，爲書數十百卷，勢不能盡無瑕焉。無類焉。蓋其氣有時而盛衰，其思有時而枯潤，鍛鍊結構，或偶有所未盡其力，則亦往往有瑕與類之錯出於其間，而要皆無損於其全體之美。後之讀之者，第得其意思之所在而已矣。乃世之論杜詩者，囁於其久定之名，昧於瑕瑜不相掩之義，概而稱之，而不敢有分別。且直指其瑕類，與而以爲美。在是也。使讀之者，或竟惟其瑕與類之是學，其貽悞來者不更甚乎哉！且夫毛嬙西施，其體固無一不悅於目也，而或悅之過甚，甚至謂其溺爲香澤也，而珍而視之，鮮有不以爲狂惑者矣。昔者朱子謂子美夔州以後之詩，頗不佳，雖未必盡然，而大約數十百卷之書，豈能無瑕與類之錯出，苟能一一爲抉摘，以明告後學，則古人之心安，而學之者不至於有所誤。此固讀書之法，不獨註杜詩爲然也。虞山錢氏以詩自豪，其所論斷，人皆信之，而僕以爲珍毛嬙西施之溺，在錢氏爲甚，使子美而可作也，未有不笑其狂惑，而有所不樂受者。僕往者嘗欲取杜詩爲之評點論次，抉摘其瑕類，以明告後學，非敢苛於

論古人也。正所以愛古人也。愛古人亦所以愛來者也。顧終歲客游，未及卒業，而足下故工於詩，往見足下，辨論風騷，別裁僞體，無所或爽。苟能於此書考據纂輯之外，更加以評點論次，務使瑕瑜不相掩，則子美之真者畢出，不致爲過於推尊者所溷，足下倘有意乎，則僕也一二鄙陋之見，可以備商榷者，當俟面論焉，不宣。

### 答朱生書

朱生足下。正月十七日，人來得書，三復之間，何其念我深而責我厚也。且尤惓惓欲僕以近日之狀相告。僕二十餘年，憂愁窮苦，皆世所不多有。固吾子之所素知，不必復爲吾子道也。惟是年來好讀書，一日不讀書，輒忽忽如有亡失，但一得書，往復觀玩，可以忘寢食。然家貧無買書之資，先世藏書，屢經兵火，無復存者，亦不屬僕。又交遊鮮少，無從借觀，就令借得一二，居無幾何，卽歸之其人，更增於悒。譬如卒然之間，遇異人，勝士相對，開懷抱吐，肝膽有故，各散去，不知復何時合。而富家巨室，架上所貯塵埋蠹蝕，已不知歷幾日月，凡造化之不齊，大都類是。是僕之欲讀書而不得，此其所以窮之甚也。而獨其胸中之思，掩遏抑鬱，無所發洩，則嘗見之文辭，雖不求工，頗能自快其志，而



鄉黨少年。往往詬厲之曰。是蚩蚩者庸且妄。自謂能文章。文章何益。坐見其窮且老。以死耳。僕本多憂。而人心世道之感。復交迫於胸臆。蓋聞有家貧而負債多者。勢無以得償。時時憂念。不知所出。或告之曰。女亦烏用是戚戚者耶。女家產盡矣。持券而來者。皆爲無用之券。而子憂之。不亦爲無用之憂乎。其人聞之。恍不知債之在其身也。嗚呼。若僕者。天地間一窮人耳。憂患之至。甚於負債。今且隨俗任運。漫不以爲念。此亦家貧而多債者之術也。自別吾子以來。其狀約略如此。

與弟書

吾家式微。而先人以盛德壯年奄棄。我兄弟斬焉在衰絰之中。困窮轉甚。內外之人。見其如此。益用詬侮。嗟乎。人情抑已甚矣。鬼神而又助之。則我兄弟尙能向人言語。且覲顏容。足於天地之間耶。夫服仁義。稱先王。世俗所大怪。以爲不祥。余嘗嘆之。自今而觀。而後知人言之不謬。而果不可爲祥也。余生抱難成之志。負不羈之才。處窮極之遭。當敗壞之世。而無數頃之田。一畝之宮。以托其身。乃且以授經客游。乞食於異方。歲得一錢兩錢。不足具甘脆以養親。而母子兄弟。累月踰時。音問隔絕。私自生傷。乃至此弟又遠客金陵。金陵自佳麗。弟自苦耳。丈夫雄心窮而彌固。豈因一跌仆而憂傷憔悴。遂不復振耶。五經二十一史。今之視爲土梗。而天下幾無讀書者矣。宇宙間物人盡取之。獨讀書一事。畱遺我輩。此固人之所不能奪而忌且怒焉。固無傷者也。可自棄耶。遠地倦倦。惟此而已。勉旃勉旃。無怠無怠。

贈顧君原序

古之學者爲一事。必經營反覆。委曲推勘。務盡其事之變態。極其理之精微。窮神造化而後止。其於六藝雖號爲兼通。而資力之所近。必有深嗜篤好於一事。而爲之造其極者。古人有言曰。用志不紛。乃凝於神。是故一家之學興。而百家之學亦興。何者。人各務其所獨得。而各出其所專長也。後之學者。始涉其藩。而遽欲名其技。曰吾所業者已在是矣。一切俱苟焉以從事。或舉古之法。而盡棄置不講。遂至寢消寢滅而不傳。豈少也哉。算數之術。莫精於古人。周徑之說。然而徑一周有餘。周三徑不足。自秦以後。頗失其傳。長洲顧君原。年八十矣。居於窮巷。日事探討。自爾得之。嘗爲余言曰。周徑之法。不明。無以定歷律。叶宮商。察盈昃。至於周黼漢斛。盈虧寬狹。皆何由定。蓋先王之所以利民。



國粹叢書  
用者莫大於算數。而學者忽焉。何也。昔日祖冲之唐應德兩家。稍知端倪。而未窺闕奧。惟高捷趙達兩家。似有得焉。趙達秘其術。未顯言。而捷之說曰。內方六十四。弧矢須裁畫。四隅三十六。相併乃成百。此其於周徑之法。猶未見其了然也。余窮年求之。乃有得焉。蓋嘗爲之歌曰。周徑互相求。方員皆可獲。有周積可求。有徑能知積。員內問容方。方問員之實。弧矢亦求方。三角求弧率。半周與半徑。互問皆明白。弧背可求員。弧弦問方直。立方方更方。立員從方測。員積既環田。內容如太極。錠田欲從方。截弧成兩翼。牛角作勾股。灣須雙引纏。蓋周徑之法。其大旨所獨得者。約略如此。余少而貧且病。固陋失學。其於算數尤暗。嘗見數度衍一書。乃同縣方陪翁所著。號爲精密。而吾友宣城梅定九。綜中西之法。而獨得其微妙。向者諸家之所不及也。余欲就學焉。而未遑。當以君原之說。往而質之。

贈王雲衢之任新津序

人之情。從其少者則貴之。從其多者則賤之。此貴賤賤之常也。今有人焉。貴其多而賤其少。舉凡紛紛紜紜。觸目而皆是者。其品甚下。其直甚輕。其類甚多。顧相與榮且艷

之。而於希世之物。特立之姿。塵垢之所不得而侵。譁囂之所不得而亂。乃以爲卑且賤。而莫之異。豈不謂之大惑矣乎。且夫物有本非賤者。而置之不得其處。則賤。與之不得其人。則又賤。一鬻之肉。一簞之食。未遽爲賤也。乃落於羣乞人之手。方相與攫而食之。有人焉。睨其旁。而爲之朶頤焉。染指焉。非其情也。豈必伯夷之徒。始望望然去之也哉。而或者相與笑之。以爲斯人也。力不能取而去也。又或相與惜之。以爲區區者。庶幾其可得。而奈之何其決然而舍去也。是二人者。皆惑也。糞壤之中。豈復有西子。衆鬪之內。豈復有仲由。今之應科舉者。幾於無人而不得矣。而吾友王君雲衢。獨不與焉。且望望然去之。惟恐或挽。嗚呼。王君而外。天下之貴者。蓋幾乎少矣。王君以太學循資。當爲縣令。得蜀之新津。以去。笑之者固非矣。惜之者又豈爲知王君者哉。是皆貴其多而賤其少者。也是皆失其貴賤賤之常者也。王君文章妙天下。且其年富而才敏。其於吏治。自不啻十百於科第之徒。今其行也。同學諸生。多以吏事相勉。而余獨爲是說。以祛世俗之惑。

贈韓某序



國粹叢書  
俗之類也久矣。然而獨行之君子。以及閨房之中。貞靜慈淑之女。世固未嘗無之。徒以生於遐荒僻壤。名不在於士大夫之口。而無文章之紀載。以故不傳於世。世遂以天下鮮有其人也。豈其然哉。嗚呼。人之子孫者。迷不知其父母之德。不以告之於世。而遂至於沉沒者多矣。然則人之德之傳於世也。固賴有賢子孫無疑也。洪洞韓君某。痛其二親之亡也。懼其德不傳於世。於是備繫其事。走京師。而乞言於學士大夫。以志不朽。學士大夫皆悲而許之。自誌銘論傳序贊之類。其體無不具。而韓君二親之德。遂以炳著於人間。若韓君者。可謂賢矣。嗚呼。天下之事。雖其榮華甚盛。然皆不踰時。輒已飄零。銷落。獨文字之在人間。愈遠而常存。韓君之所以不朽。其親者其賢於世俗也。豈不遠哉。韓君僑居津門。今將奉其二親之柩。反葬於洪洞。余嘉韓君之能不朽其親也。因書以送之。

蕭翁壽序

余往聞七閩山水妙天下。而玉華武夷。尤爲奇麗工絕。又龜山考亭之遺跡在焉。余嘗私淑兩先生之道。而性又好佳山水。嘗欲往遊焉而未果也。今年春。余遇蕭君端木氏

於客舍。端木氏家玉華洞之旁。爲我稱玉華洞之奇。以及閩中諸山之勝。余聞之。蓋飄然有出塵之想。端木氏有道之士也。與余交最善。兩人浮沉燕市。燕市人莫能知之。久之。端木氏告我曰。余小子之違二親而來此也。宦遊不卽遂。無以慰二親之惓惓。顧二親之教余小子者勤矣。吾父躬耕山澤之間。敦厚樸質。里中皆稱爲長者。余小子兄弟凡七人。皆縱之使遊學。其所以督課之者甚至。即吾母亦如之。今吾父六十有四年。而吾母亦已六十矣。願吾子賜之一言而歸。以爲親壽。是余小子之所效於二親者也。夫燕市諸公貴人。有氣力者。肩相摩。踵相接也。其言足以爲榮。其譽毀足以爲重。輕。端木過而不顧。而獨有取於羈窮迂拙枯槁憔悴之人。不已遠乎其斯。以爲端木已矣。他日者。余且攬江山之奧區。窮幽遐之瑰異。浸尋及於閩嶠荒海之間。訪故人於洞口。拜二親於堂下。相與徜徉於白雲之間。而笑傲乎塵土之碌碌也。豈不快哉。遂書之以爲二親壽。並以志吾之懷也。

芥舟翁壽序

吾戴氏系出微子。本神明之胄。洪武中自新安遷桐城。支屬蕃衍。稱爲著姓。自頃以來。



衰微亦已甚矣。然吾觀邑中鉅族大家。一時冠蓋赫奕。鄉人震畏而榮耀之。不數傳而頹敗零落。或至降爲編氓。夷於皂隸。吾戴氏雖無顯位於朝。而以書詩孝弟世其家。垂三百年。而猶不盡墜。較之於彼。所得孰優。而孰歎也。吾聞諸父老云。當戴氏之盛也。農服畎畝。士勤絃誦。恂恂禮讓。而家皆饒裕。恥爲非義之取。睦婣任卹之風。他姓往往取以爲法。迄於今日。而以吾所聞。驗諸所見。其流風果能一二盡存。而無替歟。昔震川歸氏。爲其叔祖存默翁六十壽序。述其家世云。詩書一綫之緒。僅僅能保。如百圍之木。本幹獨存。而枝葉向盡。無復昔日之扶疎盛衰消息之際。蓋家家爲然矣。芥舟翁爲余大父行。其尊人庶野府君。博學高隱。與其兄綺玉府君。爲章府君。皆以盛德享高年。以余小子之謏陋。而府君輩時時獎勵之。今府君輩皆已謝世。而余垂老困頓。又如歸氏所云。無以庇其九族。有葛藟之感。此余所爲序翁六十壽。而不禁三嘆也。翁以尊行爲族之長。一族之轉移實係之。故以吾譙國之故事告焉。至於吾家之得壽者。項背相望。自邑志所載。及余所見。不一其人也。歸氏之序存默翁也。曰壽自吾家所有。無容祝禱之矣。余於翁亦云。

### 朱太孺人壽序

歲丙戌冬十月某日。爲朱太孺人六十之生辰。其子某。屆期讌集賓客。奉觴上壽。而先期謁余。請爲稱壽之文。蓋事有不合於古。而不失其爲古之道者。今之生辰爲壽者也。古者君臣上下。親戚朋友之間。相與飲酒燕樂。必酌觥爲壽。以高年相祝頌。而至於生辰爲壽。則不見於三代之文。豈其時禮儀尙有缺而未備者耶。抑其事偶不載於經傳。及諸子。而實有不異於今者耶。夫人子之所欲致於親者。未有窮極。親之年愈高。則子之情愈歡。怵無已於其親之生辰。率其家衆。羅列拜舞。而賓客親族鄉黨之人。盈門滿座。置酒高會。歲歲皆然。每閱十年。則又較平時加盛。此在人子樂其親之高年。承歡養志。爲一門之盛事。豈非事之不合於古。而不失其爲古之道者歟。然而世俗稱壽之文。則有可異者。雷同諛佞。不以爲怪。甲可移之乙。此可移之彼。其所稱述。皆過其情而失其實。腐爛之辭。鄙俚之言。咸以爲吉祥而可喜。此則非君子所以壽其親之言也。君子不敢以世俗之事待其親。則亦豈敢以世俗之言壽其親乎。先是歲丙子。太孺人五十之生辰。稱壽之文。則吾友汪庶常武曹。實爲之序。武曹固不肯爲雷同諛佞之言者也。



而某今又以屬余。則某之所以事其親者可知矣。余嘗客朱氏。知太孺人具有賢行。而某奉母命讀書。與賢士大夫交遊。太孺人聞之。輒驪然喜也。則太孺人之所以教其子者可知矣。夫親之望於其子者。亦無有窮極。在世俗之情。亦不過欲其子之富且貴。與已之能受其奉養而已矣。而太孺人之所以教其子者若彼。其去世俗也。不亦遠哉。宜乎某之不敢以世俗之事待其親。並不敢以世俗之言壽其親也。某歸持吾言以獻於太孺人。太孺人其亦當驪然喜乎。

### 戴母唐孺人壽序

唐孺人雪舟府君之配。而余大母行也。余兒時嘗從學於府君。受其論語句讀。童子同學者。凡十餘人。一日府君蓄金魚於盆。與孺人臨視。余過其側。府君指余而謂之曰。此吾家之秀出者也。以故孺人視余。不與他童子等。未一年余以病歸。不復至府君舍。久之余與府君同入縣學。而余尋客遊於外。往往七八年乃一歸。歸即去。而府君亦多客遊。踪跡錯互。不相見者動十餘年。歲己卯。府君以應試至金陵。適余僑居金陵之青溪。府君過訪。留飲數日。甚歡。久之余挈家還故里。買宅於南山。距府君舍四五里而近。而府君卒已數年矣。孺人今行年已七十。聰明強健。無異曩昔。迴憶受府君之課。督依依孺人之側。忽忽遂至四五十年。恍如昨日。而余亦老矣。孺人子祿符承歡膝下。能得孺人之心。會孺人生日。祿符欲得余文。以爲孺人壽。故爲之書。

### 凌母嚴太安人壽序

歲丁亥四月。吳門凌君某。介余族壻姜君賦三而來謁曰。七月某日。爲吾母設悅之辰。蓋年臻八十矣。世俗壽其親。必有稱壽之文。鋪張其平生之蹟。以致其頌禱之意。然而駢麗之體。廓落之辭。雖有盛德懿行。反以掩其實。非君子之所以壽其親也。且稱壽之文。世皆以出自達官貴人爲重。往往使人代爲之。而嫁名於達官貴人。夫達官貴人之名。果足以爲親重乎。若是者。余亦以爲非是。故吾今爲吾母壽其文。莫如子宜。既又曰。吾凌氏爲吳中名族。自大司馬詳山公。侍御存義公。大叅約庵公。相繼登第爲大官。而吾母實爲嚴靖文公曾孫。始吾母來歸。兩家皆隆盛。會遭鼎革之際。干戈擾攘。所在無安土。吾母及先君奉王父母。轉徙飄泊。幾罹於禍。僅而得免。後王父母相繼謝世。家漸銷落。而喪葬之事。吾父母獨任之。尋吾外氏有宗族牽連之禍。家亦毀。久之江南奏銷



案起。吾凌氏與外氏俱掛名籍中。吏議嚴迫。而吾先世之所貽。至是蕭然已盡。吾母勉強撻拄。佐先君以經理家事。漸復其舊業。而力已殫矣。吾母至性純孝。吾王母疾。割股以進。外王父母晚年家落。依吾母以居。奉養及喪葬皆如禮。及先君捐館。而吾兄弟二人。兢兢自守。不敢隕墜。則吾母之教督。視先君存焉。尤爲嚴切。蓋吾母始享安樂。中間備歷艱苦。晚而家復振。今年臻八十。而耳目聰明。手足便利。操持家政如曩時。其享壽殆未可量也。余聞之而歎曰。凌氏之復興也宜哉。夫人家之廢興。惟視乎女德。雖有奇尤異敏之士。而苟無壺德內助。則其家亦必不能有成。夫古之稱女德者。雖其至纖悉之事。如盥漱櫛篦。總衣紳之飾。箴管線。續絮裘。綦履之珮。羔豚。踞。瀟。瀟。醢。醢。之調。縫紉。灑掃。周旋。慎齋之節。要不過爲閨幃內則之常。而君子獨樂爲稱道之。况從艱難困苦之餘。復能昌大厥家。豈不尤賢乎哉。然則太安人之以盛德享高年。固其宜矣。而凌氏兄弟之所以壽其親者。亦可謂有君子之心焉。余固不辭其請。而樂爲書之。

戴母湯太孺人壽序

吾戴氏自婺源遷桐。於今三百有餘歲。以耕桑忠厚世其家。鼎革之際。家世零落。而田

有自爲童子。常於歲時伏臘。從王父及宗族諸長老。置酒爲壽。得聞先世遺訓。當是時。余王父同祖兄弟凡五六人。而與子勳府君誼尤篤。子勳府君同產兄弟三人。皆居東郭外。王父時時攜余造其家。相與述先世軼事。及祖宗創業之艱難。余時雖幼。備志之於心。府君舉子三人。與余年相若。往往肩隨入府君內室。府君配湯太孺人。輒撫摩之。等於諸子。久之。余遊四方。而王父與諸叔祖。相繼謝世。即諸叔祖母亦無存者。而湯太孺人。歸然獨存。迴憶童子時。至今三。四。十。年。間。而聚散存沒之感。其何能無慨於中耶。始余家之衰也。往往因鬻賣田宅。遂一敗而不復起。恆產既失。則於先世之遺訓。有不能復遵者矣。吾王父所受田宅皆存。而子勳府君晚而食貧。且被病。太孺人左右支吾。勤無鬻田宅。今尙有數畝之遺。數椽之庇。以居其子孫。喬木森然。園廡無恙。而諸孫濟濟。繞膝則太孺人有功於戴氏甚大。而享大年。以觀子孫之復盛。固理之不爽者矣。太孺人所居曰官山。蓋移自東郭者。已踰二十年。而太孺人年已七十矣。余所居去官山十餘里。欲徒步往爲壽。適有吳門之役。乃書此使諸弟持往。太孺人所揭諸屏間。

左忠毅公傳



左光斗字共之。南直隸桐城人。舉萬歷丁未進士。起家中書。選授浙江道御史。天啓初。與給事中楊漣。俱以清直敢言。負重望。每國家有大議。公卿大臣。輒問二臺省云何。二臺省者。卽光斗漣也。兩人公忠一體。有所舉劾。必諮而後行。權貴人皆凜凜畏之。一時海內有道高名之士。皆從之游。而小人之趨利貪權勢者。皆弗之便也。巡視中城。搜獲假官假印假文卷。以百數。吏胥宿蠹。爲之一清。尋巡視屯田水利。上書言國家倚漕東南不可恃。而京以東。畿以南。兩河以北。荒原一望。率數千里。高者爲茂草。窪者爲沮洳。請一切有司。首課農政。興水利。田野不治。卽異才高等。亦注考下下。制曰可。光斗親巡行阡陌。督官吏。教民種植桑麻。藁秸。彷彿江南。及光斗去。後至者漫不以爲意。由是田復荒不墾。神宗不豫。太監劉朝魏忠賢。矯太子令。索嘉靖中戚畹莊田。光斗封還不啓。已又奏太監陳登奪民籽粒。壞屯政。且請蠲十三場逋租。民咸復業焉。尋又督學畿輔。光斗明能知人。往往所取士。能預決其得失利鈍。後皆卒如其言。無一爽者。而識史可法尤奇。光斗念天下承平久。人不知兵。而疆場多故。每行部輒較諸生射。奏開屯學。又奏開武學。光斗多諳朝廷典故。而留心於當世之事。慨然以天下自任。其才無所不通。

未及盡試。而崔魏之難作。當神宗晚節。遼東事起。北關新破。天子怠荒。不視朝者三十餘年。光斗上疏曰。臣惟今日之事。遼安則天下安。遼危則天下危。皇上御朝則天下安。不御朝則天下危。早御朝則救天下之全。遲御朝則救天下之半。若終不御朝。則終無救而已矣。何也。今天下非無全力也。救遼者非不多方也。譬如病者在床。醫者在門。曾不得望主人而切脉。卽投溫投涼。治標治本。總無當也。善醫者則不然。但請主人正襟危坐。察言審色。伸脊容身。而病已霍然矣。臣非不知陛下靜攝日久。而悅社稷。自不得悅君。若能及此時。而一御朝。臣謂有十二善焉。歷數在躬。厥惟天子。有爲子三十餘年。不見父母者乎。及此正朔新頒。一出而天怒可回。一善也。二祖八宗。憑依者陛下。有爲子若孫三十餘年。不見祖宗者乎。及此太廟時享。躬親七鬯。二善也。人主天也。羣臣萬物也。有萬物三十餘年。不見天日者乎。陛下一出而陰霾解散。陽氣發舒。三善也。不但此也。大蹇朋來。睽孤乍合。陛下無所厭苦。羣臣無所責難。陛下四善也。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動色相戒。懼心以生。五善也。公憤盈朝。私鬪自平。上曰余一人之罪。羣臣曰諸大夫之罪。如兒女爭言。見主人而自息。如兄弟鬩牆。遇外侮而自消。六善也。而後問



兵馬於邊臣。何以閱視叙功。則在在飽騰。調發應援。則在在單弱。不但三韓。九邊盡然。不但九邊。天下盡然。破積習而討軍實。七善也。而後問糧餉於戶部。何以兵既不足。而餉不見有餘。餉既不足。而兵不見有餘。核而清之。歲可省京儲數十萬。籍而沒之。歲可增邊儲數十萬。八善也。又且問用人於吏部。毋以人試官。毋以官試地。論定取自上裁。不效罪坐舉主。九善也。又且付罪臣于法司。如楊鎬。李維翰。李如楨等。國有常刑。毋令賄免。十善也。又且申陳力就列之義於大臣。能如于忠肅之入守出戰。王忠毅之北討南征。則請拜樞密。否則奉身而退。無久妨賢路。十一善也。臣更有寒心者。自陛下不見羣臣百姓以來。人人皆無固志。富商大賈。席捲南還。勳戚貴臣。陰圖轉徙。卒然有急。二三宦豎。掉臂而去耳。陛下一出而羣情無恐。效死勿去。十二善也。有此十二善。不過舉步之勞。片刻之暇。何憚而久不爲此。此必有物以爲之崇。將在內廷耶。在外廷耶。在外廷。則不當有此。臣子在內廷。則陛下奈何甘受其崇而不悟也哉。誤不可再。時不可失。幸而及。臣所謂僅救其半。不幸而不及。不忍言矣。疏三上。皆不省。當是時。大學士方從哲。兵部尙書黃嘉善。皆以不稱職。爲光斗三四糾。而嘉善採人言。許天下募兵者。自領

至京師受職。光斗論其害。事寢不行。初御史熊廷弼巡撫遼東。自謂天下才。傲很自用。光斗時時規諷之。廷弼不悅。既去遼。遼敗。復起經略。廷臣欲斥前沮廷弼者以謝之。光斗疏救之。廷弼愈不平。光斗嘗謂同縣倪太僕曰。慙公才優而量不逮。前以之守遼可也。今以之恢復。豈不殆哉。居有頃。廷弼果敗。光宗崩。李選侍居乾清宮。熹宗居慈慶宮。選侍者光宗所愛幸。上崩。諸內臣教選侍矯遺命。母天下。聲言欲垂簾決事。而劉遜。劉朝姚。敬忠。李敬忠等。盜寶漏洩。恐誅。欲倚選侍自固。皆出死力佐之。於是光斗與都給事楊漣。謀恐爲他日患。乃上疏略曰。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祖宗以皇帝御天。居之。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妃嬪。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卽移置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尊制。歷代相傳。未之有改。今大行皇帝賓天。選侍李氏儼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置。臣竊惑之。且聞李氏侍先皇。無鷄鳴脫簪之德。侍殿下。又無撫摩養育之恩。此豈可托以聖躬者。伏乞收回遺命。仍守選侍之職。或念先帝遺愛。姑與以名稱。速令移置一號殿中。殿下仍回乾清宮。守喪次而成大禮。庶幾宮闈清而名分正矣。疏上。選侍大怒。而楊漣等力爭。內臣王安亦主漣光



斗議。選侍不得已。乃出居曦鸞宮。上還乾清宮。光斗復奏移宮以後。固當存其大體。捐其小過。陛下如天之度。宜無所不包涵。先帝在天之遺愛。宜無所不體恤。若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此非國體。亦非臣等建言初心矣。御史賈繼春上書。以爲移宮非是。首排光斗。其黨相繼譁於朝。迄數日不定。後崔魏殺三案諸臣。三案者此其一也。光宗年號未定。或議削去。否則仍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召廷臣共議之。光斗議曰。年號何爲而議也。曰。爲泰昌也。泰昌之年號。何爲而議也。曰。爲泰昌之崩而存之。非爲泰昌之生而改之也。何爲其改與存也。曰。生而急欲尊之。爲改崩而不忍削之。爲存也。故今日之議。兩言決之。曰。天啟之議泰昌。非泰昌之議萬歷也。泰昌之議萬歷。則不宜改而天啟之議泰昌。則當存也。若使泰昌晏駕。稍待半載。又使泰昌之詔未宣。而泰昌之歷已頒。可以無今日之議。惟詔已頒矣。歷未改矣。天啟之明年已定。於是乎追思先帝之懿美。不得不曲全先帝之年號。而紛紜之議。直欲削之。不知其解矣。天下事情與理而已。泰昌雖一日。亦君也。今一月而萬歷四十八年之祥厚。其終天啟億萬年之祚。開其始。將不稱宗乎。不祔廟乎。稱宗祔廟。有廟號而無年號乎。將孫稱祖號。弟襲兄年。如建文景

泰以叔姪弟兄之事。行於父子之間乎。泰昌之於萬歷。猶天啟之於泰昌也。泰昌不忍於其親。則存之。天啟獨忍於其親。則削之。是陷上於不孝也。卽不忍於祖而忍於父。猶之不孝也。急欲全泰昌之孝。而不思所以全上之孝。是議者之過也。何也。泰昌之改元。以明年。亦曰億萬年。行有待耳。今已矣。復何待哉。生爲一世之君。歿不得享一日之號。仰既不能得之於父。俯又不能得之於子。泰昌在天之靈。必不安。奪子之不足以增己之有餘。萬歷在天之靈。亦必不安。帝祖考之靈不安。而謂上安之乎。載考綱目。唐睿宗太極元年。下分註玄宗皇帝先天元年。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分註順宗皇帝永貞元年。晉武帝崩於四月。不書太康。直大書孝惠皇帝。永熙元年。而資治通鑑於玄宗直書先天元年。註是年八月改元先天。於順宗直書永貞元年。註是年八月改元永貞。晉永熙之書。亦如綱目。由此觀之。晉唐二君。皆當年改元。一四月。兩八月。不必正月而後改元明矣。唐之玄宗。則以太上見在而改。在者如此。况崩者乎。夫千古禮法。史法之宗。無如朱紫陽。司馬溫公。今之高論。度不能加兩公上。如溫公議。則獨存泰昌。如紫陽議。存萬歷。並存泰昌兩書。具在。可無煩聚訟爲矣。嗟乎。自古踰年不改元之非。甚於不踰年。



改元之非。今成先帝不忍改元之是。而又不貽上躑年不改之非。宜以先帝御極之辰。追書之曰。泰昌元年八月朔。即皇帝位。盡歲止。而哉生魄以前。仍爲萬曆四十八年云。於是公卿皆以爲光斗議是。詔從之。是時大學士沈淮與外戚鄭養性。太監劉朝。交通亂政。先後典重兵。光斗與刑部尙書王紀等。先後論姦相典兵。外戚典兵。內監典兵。必爲國患。居無何。此三人皆敗。而魏忠賢新專國。命廷臣三案。異議者皆附之。其黨崔呈秀。魏廣微尤用事。光斗已歷官至僉都御史。而楊漣爲副都御史。是時吏部尙書趙南星。侍郎陳于廷。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都給事魏大中。皆負海內清望。羣小畏惡之。光斗同郡阮大鍼者。謁忠賢。進百官圖曰。某宜先驅。某宜後擊。某宜正攻。某宜旁射。於是忠賢大喜。按圖殺諸君子。往往多用大鍼之策。御史崔呈秀。初巡按淮揚。賂累巨萬。高攀龍劾之。遂父事忠賢。大中亦劾大學士魏廣微。兩人教忠賢速殺漣。光斗大中等。事未發。會楊漣奏忠賢二十四罪。於是忠賢罷兩人官而逐之。廣微嫉忠賢。劫光斗裝以逮。忠賢不應。已而覘光斗就道。惟襟被而已。廣微私自喜曰。幸未劫也。先是給事中傅樾與東廠理刑傅繼教相善。繼教與傅應星結爲兄弟。應星者蓋忠賢之甥云。或曰。即

忠賢子也。樾因應星通於忠賢。忠賢因以其第宅居樾。樾欲殺光斗。大中。以媚忠賢。求兩人瑕隙不可得。乃曰。光斗客有汪文言者。並游於楊漣。魏大中之門。今當誣文言爲兩人畫策納賄。鍛鍊文言。以成其獄。如此則兩人可殺也。遂上書論之。光斗奏辯數四。乞罷歸養親。不許。至忠賢逐光斗歸。終朝拷掠。文言言不服。遂殺之。而御史徐大化者。忠賢黨也。論光斗妄議移宮。且受熊廷弼賄。誤封疆及屯吏金。故事御史巡視屯田。屯吏餽金數百。御史受之以爲常。光斗獨却不受。諸御史皆慚且恚。至是大化誣奏之。忠賢矯旨。遣提騎逮光斗。漣入京。考鞫。提騎至桐。光斗泣語諸弟曰。父母老矣。吾何以爲別。家人環泣生祭。縣中父老子弟。張檄示擊提騎。光斗曰。是速死矣。固止之。檻車出郭。縣人擁馬首號泣。焚香拜北闕。提騎皆爲流涕。壯士數百人潛行。欲伏闕訟光斗冤。至黃河。光斗知之。固辭謝。乃還。容城舉人孫鍾元。欲脫光斗於客氏。以告光斗。光斗曰。吾雖不肖。豈能懼寺人之禍。而求生於媚人之手乎。定與人許顯純者。素無賴。尤疾惡士大夫。及忠賢用事。顯純謁忠賢。求爲獄吏。士大夫入獄者。多不能免。至是顯純嚴刑訊光斗。坐賂二萬金。是時熊廷弼兵敗。下詔獄。爲狀告於朝曰。楊左兩人。前日皆欲殺



我者也。何以余爲通賄。而畿輔好義者。皆設部分募應鹿太公。鹿太公者。太常卿鹿善繼父也。太公爲人好氣樂義。日夜奔行郡縣。釀金爲光斗償賅。欲以脫光斗。初光斗督學畿輔。畿輔人德之。故爭應太公。金入未畢。而忠賢已殺光斗於獄。先是光斗在獄。出片紙寄其家曰。辱極。污極。痛極。死矣。死矣。如二親何。願以此報天子。報二祖。列宗是歲天啓五年七月也。卒之夜。長虹亘天。里中星隕如斗。而楊漣魏大中皆死。閱二年。熹宗崩。烈皇帝立。誅魏忠賢。客氏。崔呈秀。而禡阮大鍼。魏廣微等。贈光斗右副都御史。予祭葬。再贈太子少保。謚忠毅。予三代誥命。縣人立祠祀之。初大興人史可法。幼貧賤。奉其父母居於窮巷。光斗爲督學。可法以應童子試。見光斗。光斗奇之。曰。子異人也。他日名位當在吾上。因召之讀書邸第。而時時餽遺其父母。費用。一日光斗夜歸。風寒雨雪。入可法室。見可法隱几假寐。二童子侍立於旁。光斗解衣覆之。勿令覺。其憐愛之如此。及光斗逮繫。可法已舉於鄉矣。可法知事不可爲。乃衣青衣。攜飯一盂。佯爲左氏家奴。納橐籥者。賄獄卒而入。見光斗肢體已裂。抱之而泣。乃飯光斗。光斗呼可法而字之曰。道隣宜厚自愛。異日天下有事。吾望子爲國柱石。自吾被禍。門生故吏。逆黨日邏而捕之。

今子出身。犯難。狗彘。硜之。小節。而櫻奸人之鋒。我死。子必隨之。是再戮我也。可法拜且泣。解帶束光斗之腰。而出。閱數日。光斗死。可法仍賄獄卒入。收其屍。糜爛不可復識。識其帶。乃棺而殮之。得以歸葬。後可法果以功名顯。

贊曰。余與左氏子弟游。得見公獄中手書。血蹟班爛。可悲也。當天啟初。正人在位者不少。相繼覆滅。海內寒心。而逆黨根株蔓延。雖以烈皇帝之英武。不能盡爲掃除。竊位釀亂。至於亡國。哀哉。

薛大觀傳

薛大觀。字爾望。雲南昆明人。其先江蘇無錫人。洪武中遷雲南。大觀之妻曰楊氏。生子二女一。其長子曰之翰。之翰之妻曰孟氏。大觀父子爲諸生。能文章。重然諾。以氣節重於滇南。崇禎末。羣盜張獻忠等陷蜀。已而大兵討張獻忠。破殺之於鹽亭。其將孫可望。李定國等。走滇。滇人多附可望得官。而大觀父子名士。或勸之出。大觀曰。此孫氏之官。賊官也。余義弗爲。當是時。永明王卽帝位於廣東。可望陽臣永明。實不用其命。而李定國與可望。共迎帝入滇。可望走北降。滇人之前不附可望者。皆爭出自表異。或又勸大



觀大觀曰此李氏之官非明官也於是挈家隱居城北之黑龍潭潭上有觀曰龍泉觀有樓曰魚樓大觀父子讀書其間誓弗出歲戊戌清兵破李定國軍浸尋至滇帝出奔於緬甸大觀聞之嗚咽流涕謂之翰曰國君死社稷臣死君義也今日之事雖天命不可以力爭顧獨不可效死一戰乃崎嶇域外依小夷求須臾活豈可得乎吾書生不能徒手搏敵計惟有一死汝其勉哉之翰泣對曰父爲國死兒安能不爲父死大觀曰汝死誠善第汝母及汝妻皆在將奈何當是時楊氏孟氏皆在旁乃曰君父子爲國死吾姑婦獨不能爲君父子死耶而旁有婢曰鎖兒者抱大觀幼子在懷聞諸人語乃前曰主等死有名婢子何以處此婢子死亦可乎大觀曰婢爲主死亦義也於是相率登魚樓大觀夫婦上坐子婦拜鎖兒亦拜拜畢攜手下樓俱赴黑龍潭死之明日屍相牽浮水上幼子在婢懷兩手抱如故道旁人舉而瘞之先是大觀之女適同縣鄒生是日隨其夫避亂西山距魚樓數十里兵至火起其夫復他逃女曰嗚呼吾一婦人將安逃脫辱身非義不如死也遂赴火而死

贊曰自神廟以來天下多故行間大吏計惟有逃耳一逃而廣甯失再逃而流寇猖又逃而金陵亡而閩亡而滇黔亡嗚呼東南諸帝之死視烈皇帝之死爲何如也大觀諸生以其家死無子遺焉余讀其臨死之語尤悲之

曹先生傳

曹先生桐城人逸其名維周其字家距樅陽十餘里樅陽者濱江之市也左右環之者重山疊嶂而曹先生少讀書山中僧舍爲童子師崇禎十七年三月流賊李自成陷京師烈皇帝崩先生是時年未滿二十聞之痛哭即散遣其徒去終身未離僧舍距其家僅數里未嘗一日歸也爲僧種菜僧食之以酬其傭工僧之易者前後數十人而先生在僧舍種菜如故聞有客至輒避匿不與言灌畦之暇時時取書讀之或有問之者爾傭工固知讀書乎答曰吾不知讀書也第能識字而已鄰里鄉黨皆莫知有曹先生之高節其族有一士人授徒於縣中余往問之曰我伯父行也今已垂七十有餘矣贊曰曹先生一布衣遭國破遂棄其家終身爲人傭工以死彼受人主知遇得富貴而反顏事仇者視先生何如也吾縣士大夫當革命之際不仕者雖多而苦節獨有一曹氏



李庶常家傳

李本涵。字海若。山東大嵩衛人。其父曰贊元。順治乙未進士。官至兵部侍郎。侍郎以諸生起家。爲大官。本涵實爲其伯子。從宦京師。侍郎每有繁劇。輒委本涵。條分縷晰。事無不辦。侍郎以此奇之。本涵貴公子。無紈綺之習。守寒素如故時。而喜賓客。重然諾。慷慨好施予。嘗屢散千金不顧。侍郎每顧而喜曰。此吾家之才子也。本涵好讀書。尤喜與四方名士交遊。切劘討論。文日益進。康熙丁巳。舉於順天。歲戊辰成進士。入翰林。本涵性至孝。自侍郎歿。其孤十餘人皆幼。本涵中情深愛。其或偶有疾痛。往往憂念。至終夜不寐。延師教之。亦時時自督課。諸弟皆感動思奮。學益勤。十餘年。登萊間稱文章家。輒歸李氏。學使者行部至登州。獎嘆。用以冠冕諸縣。皆本涵子弟也。本涵性孝謹退讓。其化行於一家。而宗族鄉黨賓客。所以存恤周給之者。無不備至。自俗之頽也。人人各務封殖自私。獨本涵急人之困。如傷在體。諸公貴人皆笑之。而本涵卒不爲衰止。然事過輒忘。終身未嘗言某人吾嘗有某事相濟也。歲己巳之秋。卒於京師邸第。弔者相哭於途。生有二子。曰欄曰栻。皆能讀父書。人以爲本涵不死云。

贊曰。余以己巳之夏。自濟南入京師。海若每訪余於旅舍。議論今古。閱數月而海若卒。其卒也。夜半方讀漢書。聲朗然出戶外。忽咳嗽數聲遂卒。年僅四十有二耳。余旣爲文哭之。又誌其墓。載海若事詳矣。今年秋。其弟鑑湖來請爲傳。余故復爲書其大略焉。

張翁家傳

張翁諱某。字某。江南華亭人。遷嘉興。君性好佳山水。每遇名勝。輒徘徊不忍去。少時學畫。爲倪雲林黃子久筆法。四方爭以金幣來購。君治園林有巧思。一石一樹。一亭一沼。經君指畫。即成奇趣。雖在塵囂中。如入巖谷。諸公貴人。皆延翁爲上客。東南名園。大抵多翁所構也。常熟錢尙書。太倉吳司業。與翁爲布衣交。翁好詼諧。常嘲笑兩人。兩人弗爲怪。益都馮相國。構萬柳堂於京師。遣使迎翁至。爲之經畫。遂擅燕山之勝。自是諸王公園林。皆成翁手。會有修葺瀛臺之役。召翁治之。屢加寵賚。請告歸。欲終老南湖。南湖者君所居地也。暢春苑之役。復召翁至。以年老。賜肩輿出入。人皆榮之。事竣復告歸。卒於家。

贊曰。余聞張翁事父母。頗孝謹。其父卒。爲營墓地不得。忽夜夢見父攜遊郭外。指一阡



隴言曰。此吾葬處也。明日有人持一地圖來求售。宛如所夢。遂售之。一日出遊。宿王尙書園亭。夢父撫其背曰。爾急歸。爾母且逝矣。覺而奔。抵家母果不起。持與訣乃卒。其子爲予言如此。子治父術亦工。

### 沈壽民傳

沈壽民。字眉生。南直隸宣城人。崇禎中。延綏盜起。蔓延偏天下。湖廣總督熊文燦。撫張獻忠於穀城。兵部尙書楊嗣昌。從中主其議。自賊初起。屢撫屢叛。卒釀禍不可支。文燦不知兵。好爲大言。自以得賊要領。撫必成。嗣昌信之。嗣昌者。故宣大總督。以奪情起爲兵部尙書者也。是時天下多故。上所用人。文武皆不效。謂科舉不足得天下。士歲丙子。復薦舉之制。應天巡撫張國維。以壽民應詔。壽民至京師。上書言。嗣昌以居喪起。用當慷慨誓師。自請躬歷戎行。乃因循偷惰。師老財匱。禍有難言。又言。嗣昌既不能躬履行間。軍旅之事。一付文燦。未止。誅勦之名。而並失招撫之實。天下有不能殺人而能生人者乎。有授柄於敵。而可制敵。聽命於人。而可服人者乎。文燦憤然不知擒縱之有方。而嗣昌復夷然不顧。養癰之可畏。正恐掃蕩無期。臣不知其所終矣。通政使張紹先不爲

奏。壽民復上書通政。以爲區區之誠。一日不達。決難緘默自己。毋使獲罪執事。幸甚。紹先具疏言。壽民兩書。字多踰格。請上裁詔。不允封進。嗣昌亦具疏待罪。壽民曰。吾兩書以踰格故不進。上未嘗拒使勿言也。復隱括兩書之意。使就格上之。畱中不報。遂拂袖而歸。居無何。獻忠果叛。羣賊皆應之。上怒。誅文燦。嗣昌自請督師。如壽民旨。壽民之論嗣昌也。並及奪情之非。詹事黃道周曰。此大事。在廷不言。而草野之士言之乎。於是具疏論嗣昌奪情。非是。繼而論者。臺諫則有何楷。錢增。林蘭友。成勇。翰林則有劉同升。趙士春。南京兵部尙書范景文。復率南京九卿具公疏。上大怒。諸臣皆斥去。壽民言不用。既歸。名益重。是時科目積重不可反。諸薦舉者爲州縣吏部。率皆予以荒殘地。多罹賊禍。其免者又往往中以文法。於是凡薦舉者。多欲棄去。復入場屋。以取科第。督學御史勸壽民出應試。張國維亦移書趣之。壽民曰。前論嗣昌者。皆得重罪。而壽民首事發機之人。假使上怒早及。已先諸君子受禍矣。今敢尙思進取哉。於是隱居姑山。授徒自給。歲甲申。京師陷。留都再立。而黨禍大作。阮大鍼者。名在逆案。廢錮居南京。以新聲高會。招徠天下之士。利天下有事。行其裨闔。東南名士顧杲。吳應箕等。大書其罪。布於通衢。



壽民亦與焉。禮部主事周鑣。實爲諸名士所附。及大鉞得志。殺周鑣。分捕諸名士。壽民變姓名。攜家匿金華山中。南京隨破。溧陽陳名夏。先是名亦在捕中。亡去北降。久之。用事。名夏故與壽民善。遣使貽書壽民。欲薦之朝。壽民對使焚其書。且與之書曰。龔勝。謝枋。得其智。非不若皋羽所南也。所以死者爲多。此物色故耳。今之欲徵僕。薦僕者。直欲速僕死者也。名夏得書。嘆息而止。壽民自守以嚴。一介不妄取予。其與人交。有至性。當周鑣下獄。禍且見及。鬻田爲贖用。不令鑣知。鑣子數歲。自金華歸。即招之來學。渡海。其友周梅骨於海外。皂帽裹頭三十年。雖盛暑未嘗去。歲乙卯。屬疾。臨卒。書曰。以此心還天地。以此身還父母。以此學還孔孟。年六十九。著有姑山文集若干卷。閑道錄若干卷。學者稱耕巖先生。

贊曰。沈先生清風高節。不可及矣。當明之既亡。東南遺民。義不忍忘故國。多有愚昧以觸罪戾。至於覆其宗祀。海上之役。金壇丹徒宣城三縣士大夫受禍尤烈。先生獨超然遠覽。自全於耕鑿之間。可不謂智勇絕人者乎。

金知州傳

金之純。字健之。湖廣廣濟人。萬曆四十三年舉人。崇禎中。由醴陵縣教諭。歷官至興安州知州。當是時。海內承平久。人不知兵。流賊起陝西。官吏或走或死。漫不知守禦。於是賊所至名城皆破。興安尤當賊衝。而旁近郡縣。若紫陽白河漢陰石泉平利諸遺民。逃徙來者不絕。之純到官未幾。賊卽至。簡料民兵。經畫器械。爲守禦計。是時久旱。夜忽大雨。漢江漲。濠水驟高數尺。賊不能渡。城中益得爲備。賊引去。水尋涸。復至。拒却之。凡四薄城。久之。食盡。城且陷。之純請救於旁郡遊擊唐通。通以兵至。之純縋死。士出。與之合。殺賊渠數十人。賊乃解圍走。御史上言狀。天子嘉興安獨死守。超遷之純漢中府知府。未及離興安而卒。年四十有六。興安自被賊。歲饑且疫。之純給醫藥。設粥糜。全活者甚衆。死者官爲殮之。民皆感泣。及其卒也。州人醵金共襄事。乃得舉柩還。州人哭送百里外。乃反。唐通者。涇陽人。用兵有紀律。善戰。後積功至總兵。封定西伯。歲甲申。以居庸降賊。賊方虞邊騎之從河套入也。使通守石峽。先是保德州人陳奇瑜。爲五省總督。實縱賊於車箱谷。以成甲申之禍。卽之純守興安之年也。通故在其麾下。奇瑜好貨。家貲鉅萬。陰召通以兵來護其家。於是通移駐保德。已而知賊事不成。仍稱定西伯。爲先帝發



喪。旦夕縞表哭臨。沿河州縣皆據之。尋大兵定燕京。遣將徇山西。而通以其衆降。封爲定西侯。解其兵柄。隸之旗下。居久之。思出鎮。不得。意鬱鬱不樂卒。  
贊曰。金先生之守興安。本全興安者。唐通力也。故余爲率連書之。先生他事。多見於王尚書朱庶常所著傳中。茲不具錄。鼎革之後。先生之手澤存者。僅興唐將軍書一通。先生孫啟洛。與余同游太學。嘗以其稿示余。辭氣激昂。其一時駕馭之略。可以想見。使得如先生者。數人與通同事。終始周旋。其晚節安至是哉。

溫灤家傳

溫灤。字其旋。先世太原人。明初溫祥卿。以布衣謁明太祖。太祖使佐耿炳文守長興。子孫因家焉。祥卿叔某。遷烏程之七里村。壽九十有九。是爲七里溫氏之始祖。曾孫璋。運糧入京師。道出山東。歲荒。民大饑。璋盡賑以所運糧。歸而自買穀以輸。自璋傳十世而至灤。灤幼讀書。能文章。有聲。年十七。入學宮爲弟子。崇禎中。東南諸名士結復社。以文章節義。號召天下。灤亦與焉。復社者。諸名士置酒高會之所。名爲繼東林而起。東林故仇浙人。其於相國體仁尤甚。體仁灤兄弟行也。吳門徐枋。見灤於復社。以體仁故意頗

不相得。後明亡。復社諸生。多出試場屋。灤棄諸生服。終身不出。而枋匿迹太湖之濱。與世絕往來。聞灤高節。屢作畫與詩貽灤。灤懸之壁間。曰吾與昭發時相對也。然昭發今日知我耳。昭發枋字也。徽州司李璜。亦灤兄弟行。先是璜知天下不可爲。使人召灤。至曰吾當以死報國家。宗族事恃有汝在。相與飲泣而別。居無何。南京失守。徽州隨陷。璜殺妻女自刎死。灤時年三十。遂隱居不出。曰吾不忍負吾兄一訣也。與其友五六人者。皆以行誼自矢。久之其友皆變節以去。灤獨與同縣高士嚴三求。及學佛人棲雲善。棲雲者。姓沈。名葵明。亦明諸生。隱於僧者也。灤爲人忠厚。見人之傷。如己之傷。人有以緩急告者。無不應。橐中金不足。往往稱貸給之。宗族事無大小。悉身任。雖勞且怨。不避。其書室曰屏山草堂。堂先世所遺古松二株。高千尺。灤讀書其間。每日皆有紀錄。曰讀某書。爲某事。見某客。時自省察。其刻勵如此。年六十有三卒。

贊曰。明之亡也。諸生自引退。誓不出者多矣。久之變其初志。十七八。先生年方少。有文譽。卒不食其言。可謂賢矣。吾讀先生子斐忱所作過庭紀述。先生有言曰。歲乙酉。吾自留都還。宿鎮江。望見揚州火光耀天。鼙鼓聲振動。江水爲沸。及至吳門。則皆習競渡。畫



國朝書目  
船簫鼓勿絕也。嗚呼。廟堂之玩愒。抑已甚矣。而郡國亦復然。欲不淪胥以溺得乎。蓋先生悲感往事。老不能忘如此。裴忱介其族兄鄰翼請作傳。余是以論著之。

### 張驗封傳

公姓張。諱福衍。字帽谷。福建龍谿人。康熙戊辰進士。起家行人。遷刑部主事。陞吏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皆在驗封司。其在刑部。充纂修律例官。區分條晰。輕重務得其平常。決獄悉心詳察。罪有可出。則喜形於色。否則不懌者。累日。其在驗封所。掌爲誥封諸事。故事。諸臣有罪削籍。其父母誥命。俱追奪之。公曰。令甲無概行追奪之例。今以子孫故而盡累其父母。豈天子孝治天下之意哉。於是獨排衆議。凡罪不至追奪者。悉不追奪。人皆以爲得體。康熙己卯壬午乙酉。當賓興之期。公皆爲分校。所得士最盛。衆論翕然稱之。其陞郎中也。引見之日。上曰。爾籍貫姓名。朕所熟記。才品出衆。朕固深知之。公以夙望浮沉郎署。一旦被優旨獎嘆。人皆以爲榮。公天性好施予。急人之困。幼時居漳之南靖。南靖多水火之災。一遇災。呼號之聲相聞。公使人謂之曰。哭無爲也。若所須於吾。是取聞者。問其年。曰。十歲耳。人皆奇之。常以繩貫錢。置囊中。出遇老弱貧困者。故

墮於地。使拾去。不令知。人家有喪不能辦者。寡婦幼子。方哀迫不能爲計。公輒密投金於戶內而去。其家獲之。以爲神賜。終莫知其所自來。鄉里有大工大役。公往往出已橐中金。身任其事。至其自奉淡泊。飲食及被服。居處蕭然若寒士也。爲人寬厚和平。平生未嘗有疾言怒色。有犯者皆不與校。素不信二氏之學。嘗爲人指陳其誕妄之狀。多化之者。康熙丙戌。卒於京師。年四十有二。戴某曰。余鄉舉實出先生之門。比晉謁先生。殷勤屬望。有加無已。自是或閱二三日。輒至先生署內。因得悉先生之生平。然未及半載。而先生卒矣。嗚呼。豈不悲哉。余採其一二遺事。爲述而傳之。並書數通。以貽同門之士。使讀此而奉先生之風範。猶如生也。

### 楊允正傳

楊允正。字子展。江南休寧人。系出漢司農震。允正父上達。讀書博洽。敦於孝友。允正從受學。無所不通。而忠信孝弟。一奉其父。爲師法。允正有弟二人。仲早卒。季讀書應舉。當父在時。家稍稍落。父謂允正曰。食指數百人。所入不能贍。余老不能治生。汝其勉之。於是允正客游四方。爲計然之術。積累至贏餘。而先業復振。居久之。允正客於外。忽心動。



距家八百里。馳三日夜而歸。歸則父病甚。欲得允正與訣。而允正適至。父悲且喜曰。兒歸乎。對曰。兒恨不早歸也。父曰。汝仲弟早卒。其子幼。汝撫之以有成。汝季弟讀書。家事惟汝治。勿以繁劇累之。允正遵父命。唯謹。閱十餘年。家人或欲析產。而仲弟之子。及季弟所受。較父所遺。輒多數倍。宗人皆賢允正。相與議。贖金爲賀。且以勸來者。允正謝弗受也。先是仲弟爲商於青陽。耗父貲且盡。困甚。冬月衣單衣。懼父怒。不敢歸。允正踪跡得之。衣以其衣偕之歸。百方爲調釋。父怒乃解。仲弟庶出也。而篤愛不異於同母。人以爲難。允正爲人忠厚。遇凡可以利物者。無不竭力爲之。性不喜畜奴婢。曰。此輩質多愚劣。不善事主。何能不加笞詈。彼亦人子也。其忍傷之。吾故不多畜也。又嘗以談笑解紛亂。人多其智。歲甲寅。七閩寇起。浸尋及於徽州。是時允正商於宜興。宜興人亦思逞其亂。將作矣。一人夜奔告允正曰。君胡不避。詰朝寇且至。至則無所遁矣。允正資頗厚。先爲訛言嘗之。允正給之曰。若猶不知乎。閩寇已大敗。遁去。余何避焉。由是市中皆傳相呼曰。閩寇已大敗。且遁矣。亂人懼。不敢發。越日報至。果如所言。於是宜興遂得無事。允正卒時年六十有五。

贊曰。徽人善爲生。往往徒手致素封。然其處家庭朋友。多仁讓。有厚德。蓋貨殖之事。非有士君子之行。亦不能以有成也。如楊翁之事。其義豈不高哉。翁之子。劬祖爲余言如是。且請爲之傳焉。余是以書之。

程孝子傳

程孝子。名瑩。江南歙縣人。程爲徽州名族。孝子祖父皆有盛德。而母呂氏。有賢行。孝子年少有至性。歲丁亥。年十八。母卒。孝子竟以哭泣死。先是母病久。孝子侍湯藥。衣不解帶者。且半載。及母卒。孝子已羸病不可支矣。自是躑躅號泣。飲食不下咽。見者皆爲感動。父見其僵臥。苦次。日夜泣不休。屢欲譙止。念其新失母。良苦。聽其悲哀。不忍止也。而孝子乃心肝崩裂。越十餘日。遂以卒。當其未瞑也。父與家人環泣。孝子曰。天乎。吾且死。子職不克終。兄若弟。能承父志。是即吾不死也。匍匐起拜其父曰。兒不幸失母。又不能終事父。復謂其婦方氏曰。累汝矣。我死。汝如何。婦泣曰。當守志奉佛。以沒世耳。孝子素不信佛。乃曰。守志可也。奉佛則非吾所欲也。遂瞑。婦哭夫絕。而復甦者。亦屢。孝子所衣。衰麻當胸。與兩袖。涕淚沾濕。處皆成血。當孝子年五六歲時。每侍其祖。祖或當暑僵臥。



孝子輒拱立執扇爲驅蚊。日以爲常。祖卒。孝子哀慕如成人。人皆異之。及就外傳。讀書聰穎。稍長。工文章。能辨別俗學之謬。孝子死。人皆賢其孝而惜其早逝也。贊曰。孝子之死。非孝子意也。特其哀慟出於純一。不勝其崩摧而至是耳。禮於喪有自抑之文。孝子豈不知之。顧當是時也。呼天搶地。惟知有母。不知有身。忍而抑之。實有所不能。而不虞遂以隕其軀也。嗚呼。人孰不有母。讀孝子之事。反身自問。竟何如哉。

艱貞叟傳

艱貞叟者。姓白氏。諱眉。字靜遠。山西保德州人也。少爲諸生。多節概。嘗出遊。得遺金於逆旅。叟匿之床下。候至日中。遺金者還。悉以予之。其人欲分其半以予叟。叟不可。其廉潔自持如此。順治戊子。貢於京師。嗣後一爲州判。一爲縣丞。一爲府同知。再署縣。其治績皆多可紀云。其爲沂判也。攜僮奴一人抵任。沂故荒殘。而叟至不能給饘粥。叟怡然自得也。居三年而去。其丞無錫也。無錫大縣。賦繁役重。其白糧皆解京師。官吏緣以爲奸。額外苛歛。民不堪。叟請於上官。一切革去。無錫人德之。紀其事曰。留棠集云。其同知彰德也。抵任未久。即署武邑。又署安陽。其署武邑。多惠政。武邑人不忘其事。播之風謠。

傳爲歌咏。往往而然。其署安陽也。一如其署武邑。已而安陽新令來。耄且昏。適有盜案。叟故所答胥吏怨叟。因嫁禍於叟。遂罷官去。居家讀書自適。施惠於人。不求報。人有以橫逆至者。叟受之無怨言。鄉黨中皆稱爲長者。年六十有九卒。晚自號曰艱貞叟。贊曰。自吏道衰。而大吏以至小官。轉而相食。以故民愈困。而官愈貪。蓋相習不以爲非久矣。余讀白先生之事。非今之所常有也。未竟其用而罷。惜哉。先生之子曰君琳者。不遠數千里而求余文。以彰先生之德。余故書其梗概如此。

何翁家傳

翁姓何。名龐。字溪威。徽州婺源人。少貧困。嘗爲縣吏。自給。已而棄去。或教授生徒。或入幕府掌書記。久之亦棄去。家居精種植之術。稍稍至贏餘。性孝謹。重然諾。慷慨能任事。婺源有餘糧之弊。起於明末。自是胥吏爲奸。日益增。民有田者輪役。當役之年。每糧一石。正供外私加白金至二三兩。合一縣計之。每歲苛征無慮萬金。民皆困。翁與縣人朱烈等。懇之上官。弊竟革。而豪猾吏以此怨恨側目。思報翁。歲甲寅。七閩賊起。闖入徽州界。於是守婺源者迎降之。先是翁登陣守禦。有方略。怨翁者至是報渠魁。謂翁與朱烈



等實抗守。渠魁怒。踪跡翁等得之。倍加酷刑。幾死。已而縛稍疎。翁與烈夜逸。遂免。赴徽州請兵。復婺源。賊兵遁走。浮梁人何某。故與翁善。受賊官。尋逃至婺源。爲官兵所執。翁曰。某吾故人。今日暮且死。吾獨無計全活之乎。竭其資產。厚賄執者。某得釋。其急朋友之難如此。父早卒。母年踰七十。翁事之不異孺慕。妻周氏。有賢行。自未嫁時。嘗割左股以愈母疾。及歸何。事姑益謹。不異於翁。姑得痢疾。醫不能治。周割右股以進。姑稍稍愈。已而疾又大作。腸出寸許。世偉者。翁之幼子也。爲祖母所愛。及祖母疾。侍湯藥。衣不解帶者年許。一日得藥。置竹管內。吹入穀道中。糞流入口。不顧。及祖母不起。哭泣悲哀而卒。人皆賢翁之事親。能化其子如此。婺源僻處深山。田少且礪。居民多種杉爲生。翁最精種植之術。爲書其方以廣布焉。

贊曰。翁之伯子濬。從余游。故具知翁之生平。又嘗讀翁臨卒時自序千餘言。蓋有道之士也。余嘗欲種樹以自給。而無尺寸之地可試。今得翁種杉法。而余已浸尋將老矣。惜早不獲與翁相遇也。

岳薦傳

岳薦字西來。其先山西人。賈於淮安。因家焉。遂爲山陽人。山陽人無知薦者。獨進士劉昌言與之善。薦少爲諸生。讀書於諸子百家。無不貫穿。而篤信宋儒。沉潛反覆。一以程朱爲師法。其學務體認天理。而踐履篤實。闇然自晦。不求人知。平日晏安危坐。如對神明。雖盛暑未嘗袒裸。與物無競。寡言笑。然輿論天下事變。考古今是非成敗。娓娓不倦。悉能中其肯綮。當崇禎之末。天下多事。傷亂憂國。往往義形於色。歲壬午。當鄉舉之期。郡守拔薦文第一。及督學使者至淮安。而適聞流賊破鳳陽。祖陵被燬。薦大哭。不就試。郡守敦迫數四。卒不應。踰二年。京師陷。遂棄諸生。奉其親。隱居不出。當是時。年甫二十餘。薦家故貧。父性豪邁。不事家人生產。薦曲爲承順。凡所欲爲。竭力副之。用是貧日甚。食或雜糠覈。而養親者未嘗稍缺。及父母相繼歿。哀毀幾絕。自是以羸病終其身。薦有庶弟甫生。而其母死。適薦產女。命婦棄其女。而乳弟。弟患瘍。日夜啼不止。夫婦更抱撫之。遂俱染瘍毒。而弟亦竟殤。劉昌言既善薦。命二子從之遊。後皆成進士。時俗師弟子相授受。惟以舉業文字。獨薦教二子以程朱之學。後二子學行俱高。人以爲不愧其師云。康熙丁未。昌言官廣西之岑溪。欲邀薦與偕行。而岑溪遠且僻多瘴。又近洞獠。從行



者皆憚不敢往。薦曰：人生賦命於天，豈必瘴鄉能死人哉？遂行。至則周視城垣，有頽缺處，勸昌言修築之，以備不虞。且請於上官練兵三十人城守，始民皆謂爲不便。未越月，鄰盜數千人，夜薄城將登，兵以鳥鎗斃其二人，遂驚散。平日視其處，即薦所指示修築者也。明年病卒於岑溪官署，年五十有一。昌言經紀其喪以歸，薦無子，後昌言之子爲薦選宗人子爲後，復買田宅以利其嗣人，使世世奉祀云。先是薦所作文章詩歌，往往自焚其稿。劉氏二子請存之，薦曰：人顧力行，謂何耳。區區文藝，非儒者事也。以故詩文皆無傳。

贊曰：西來先生行誼醇備，而幅綉無華，其得力於宋儒者深矣。吾嘗聞其言，有曰：聖賢之學，體用渾淪，皆天理也。世謂管晏有用而無體，佛老有體而無用者，不知聖賢之體用者也。佛老自有其體，未可謂得聖賢之體；管晏自有其用，未可謂合聖賢之用。其言豈不有旨哉？劉文起先生，西來之高第弟子，而岑溪君之長子也。每爲余稱先生之學，而請爲文以表章之。嗚呼！觀於劉氏一門之於西來，朋友師弟之情，死生終始之義，備矣。是豈不可以風末俗哉？

### 朱銘德傳

朱銘德者，吳江諸生，好讀書，有大節。明崇禎十七年春，三月十九日，流賊陷京師，烈皇帝自縊於萬歲山。銘德聞之，號慟幾絕。自是每歲三月十九日，陳俎豆於野，望祭思陵，哭盡哀而反。蓋年二十餘，至卒時，凡歷數十年。怨慕如一日。當鼎革之始，下令薙髮，變衣冠，銘德不忍薙，乃剪其髮使短，髮長更剪之，而衣冠不改。匿跡於山澤之間，窮餓自守，不以姓名示世。康熙初，烏程朱氏有明史之役，引述舊文，語有觸忌諱，坐死者數千人。銘德亦與分纂，而卷不列姓名，以故獨得免。自明之亡，東南舊臣多義不仕宦，而其家子弟仍習舉業，取科第，多不以爲非。銘德獨使其子孫爲農工，自給，僅以一孫讀書，而不應有司之試。孫亦佯狂罵世，銘德七十餘卒，未卒前數日，每薄暮，輒衣冠揖讓於庭，若與人爲酬對者，其孫窺之，不敢問。孫即佯狂罵世者也。踰數日，告其孫曰：有人召我，吾今修史去矣。遂正襟危坐而逝。孫亦尋卒。銘德於書無所不讀，丹鉛滿篋笥，其所著詩文亦多。卒後皆零落，無一存者。吳門姜邵湘云。

贊曰：朱先生身爲遺民，而能免於刑戮，要不失爲中庸之道。跡其哭祭舊君，終身哀毀。



其志豈不可悲哉。嗚呼。自明之亡。江浙閩廣間。深山大澤。如先生輩者。亦不少。而湮沒無聞於世者多矣。安得各郡縣如姜君者。若而人。爲之徧加搜訪。而盡使得見之於吾文也哉。

楊劉二王合傳

楊畏知字介夫。陝西臨潼人。劉廷傑字霞起。福建上杭人。而王運開運宏。所謂夾江二王兄弟者也。崇禎庚午。畏知舉於鄉。庚辰召試。授戶部主事。累遷洱海道副使。廷傑以貢士通判永昌。皆滇屬云。當是時。永昌推官爲王運開。運開以進士起家。而其弟曰運宏。崇禎壬午舉人也。運宏以蜀亂。亦攜其家從兄居永昌。崇禎中。陝西羣盜起。天下大亂。而滇以僻遠得脫。承平且三百年。其富麗擬於中原矣。黔公世守滇南。十餘傳而至沐天波。天波自年少政出多門。諸土司時時欲叛。天波不知也。乙酉秋七月。吳必奎反。冬十二月朔。沙定州反。襲破滇。天波走楚雄。明年沙定州自將兵圍天波於楚雄。當是時。洱海道楊畏知駐楚雄。永昌推官王運開亦適以他事至。相與嬰城守。定州不能破。而使其將李曰芳攻大理。王朔攻蒙化。皆陷之。天波懼。又走永昌。明年張獻忠死於蜀。

其平東將軍孫可望。安西將軍李定國。率其餘黨。收潰卒。由蜀入貴州。聞滇亂。遂引兵襲滇。破之。沙定州敗走。明年孫可望西略地。且及楚雄。畏知奮曰。可望國賊。罪大惡極。豈可坐而待其至乎。率兵千餘人。迎戰於綠豐縣之啟明橋。兵敗。自投水中。可望素聞畏知名。使人救之。起。再三說畏知使降。畏知不肯。痛哭求死甚哀。可望曰。公無自苦。公志在尊明。吾亦且歸正。興復明室。公盍留此身與吾濟大事。奈何死也。可望因折箭爲誓。畏知乃喜曰。爾既與吾翼輔王室。則自今請勿殺人。勿焚廬舍。勿淫人子女。可望遂下令軍中如其言。以故迤西諸郡雖不守。而皆無屠殺淫掠之慘者。畏知之力也。可望尋至大理。使人招天波於永昌。天波欲降。索諸司印與俱。而是時通判劉廷傑署郡守。推官王運開署叅議。兩人正色告天波曰。吾曹之官。皆權攝也。其印何敢與公爭。然印在吾而與公以降賊。是吾兩人亦降賊矣。吾兩人受先帝命守此土。自分死久矣。豈能復向賊求活。且吾兩人書生。猶義不爲賊。屈公世臣。奈何賊未至。輒降他日。何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吾兩人在。印不可得。必欲印。請待吾兩人死。而後惟公之所爲。天波不能答。而陰告永昌人曰。不降城且屠。永昌人洶洶。兩人因悉遣其家人。西走騰越。運開謂



其弟曰爾未仕。義不可死。其將吾妻妾俱西。勿令此輩在。徒亂人意耳。衆日集參議門。哭且譁曰。明公固效死。奈滿城生靈何。衆議慰之使退。乃又趨府署譁如前。廷傑從容坐堂上。召之曰來。吾語汝。逆賊詭譎。他州縣之降而屠者多矣。處亂世生死有命。若何。恐之甚耶。衆或前曰。人誰不畏死。廷傑笑曰。汝以吾爲畏死耶。吾欲死久矣。乃命取卮酒。開篋投醕。將飲。衆大驚皆走。一夕運開過廷傑。相與語。臨別。運開舉手曰。吾熟思之。惟此一路宜走也。廷傑曰諾。衆有竊聽者。私相告且賀曰。兩人走。我輩生矣。旦日集參議門視之。而見有老僕哭而出。往告廷傑曰。吾主人夜半自縊死矣。廷傑喟然嘆曰。嗟乎君子哉。遂先我而死耶。乃沐浴焚香。撰上烈皇帝表。又賦詩四章以見志。既畢。以素練懸梁上。既縊。練忽絕。復甦。有客持之泣。廷傑叱曰去。復整衣冠。更以帛自縊死。王運宏在騰越聞之。與劉氏子弟來治喪。既殯。復走騰越。兩人既死。沐天波使人攜印往降。可望。可望陰遣將劉文秀引兵襲永昌。執天波以歸。可望既降天波。取永昌。聞兩人死節事。驚歎良久。將求其後官之。或言運開有弟曰運宏。今在騰越。可試召之。乃發使召運宏。行至潞江中流。出手書一行。付其僕曰。志之。遂躍入江死。僕視其書云。得我屍同

吾兄合葬。題曰夾江二王兄弟之墓。數日得其屍沙。上面如生。遂合葬之。可望還滇。自稱爲平東王。鑄錢曰興朝通寶。營官室。造印勅。設部寺臺省侍從官。浸尋自帝矣。而其黨故等夷不相下。每扼腕怒目相爭曰。爾自王。誰實王之。先是烈皇帝之崩也。弘光帝南京未幾而敗。隆武復帝閩越又敗。而兩粵間乃立桂王子永明王子肇慶。改元永歷。楊畏知聞之。告可望曰。君自王滇南。衆且不服。明天子新立廣東。君能束身歸命。當得爵土之封。衆無不服者。可望曰善。即使畏知朝行在。請王封。廷臣議不決。畏知再往返。而帝拜畏知爲學士。已而可望黨賀九義至行在。以封事與廷臣爭辨。擅殺宰相嚴起恆。畏知深自悔恨。痛哭上書。論九義罪。可望怒。使其黨鄭國執畏知至。數之曰。何負我。畏知曰。爾負我。我負爾耶。吾兩人始約尊明。今明室秋毫未得。爾力始約勿殺人。今且殺大臣矣。盜賊終不可與有爲。如此奮起搏。可望不得。乃取頭上幘。擲可望面。可望益大怒。遂殺畏知。於是召九義等還。而訟言背叛。益驕蹇無忌矣。已而李定國卒破走可望。可望部卒多降明。本畏知始謀云。

贊曰。吾聞永歷帝之崩也。其骨燬且棄之於墟中。滇人相向悲泣。乃相率提筐於墟中



拾取之。軍中見之。感其意。各給以金錢。頃之錢滿筐。遂以葬其骨云。吾歎滇人之義勇。如此。而先是已有此四人者。嗚呼。烈矣。顧楊公所爲。尤極難耳。其志雖不成。而國家之祭號。猶延於諸賊之手者。且十餘載焉。而畏知己前死久矣。吾又於奏封一事。深歎永歷諸臣之不能用諸賊也。

### 王學箕傳

王學箕字禹疇。南直隸南陵縣諸生也。歲乙酉。大清兵下江南。學官召學箕偕諸生出應試。學箕辭曰。以漢高祖之功。而魯兩生猶不肯行。光武中興。嚴子陵猶抗節不屈。況明統三百年之久。豈可無一義士四海之大。乃不許有一頑民哉。爲文告孔子。取諸生巾服焚之。卒不出。當是時。新令薙髮變衣冠。不從者死。家產沒入官。妻子爲俘。而學箕不從新令。家之人環泣反覆諫不聽。乃爲說示之曰。吾有不足惜者三。有可已者三。以高皇帝創造之基。而破壞如是。何有於臣民之家產。不足惜者一。以先帝之英敏大有爲。而不得正其終。何有於臣民之首領。不足惜者二。皇后公主。潔身殉國。以掖庭之淑姿。青宮之玉質。而淪沒賊手。何有於臣民之妻子。不足惜者三。吾雖諸生。未登仕籍。

然自補弟子員。於今二十有餘載。升沉進退。如是而已。可已者一也。吾兄弟早逝。年皆不滿三十。今吾年四十餘矣。可已者二也。世有年六七十而無嗣者。今吾有三子一孫。可已者三也。昔王莽篡漢。陳威猶用漢家祖臘。劉裕移晉陶潛。惟書義熙甲子。志存忠義。不論受爵之有無。憤協神人。違云量力之大小哉。當是時。知縣宋朝儒貪甚。姦人劉有成者用事。因告學箕從兄某。及縣人王某。不奉新令。二人急。遂薙髮。且獻金以免。而有成所告。辭連學箕。縣符未下。而學箕已懷刃。將入學宮自殺。有成聞之。私念恐遂成學箕名。密言於知縣寢其事。學箕遂遯逃山中。自號薇隱子。家困窮益甚。時時絕糧。而一介不妄取。每念故君舊國。未嘗不感慨涕零也。卒之日。深衣大冠。束髮而殯。年五十有二。先是崇禎中。學箕見賊勢甚盛。行間大吏。皆以招撫悞國。嘆曰。天下事爲書生所壞。乃輯古今名臣事略爲一書。又取左氏春秋言兵事者。爲之評註。福王之卽位南京也。作中興滅賊略。而是時馬阮執國命。事無可爲。嘗論天下形勢。謂上游莫重於荆襄。唐鄧。上控蜀漢。下牽吳會。小有動搖。淮海之間。未得高枕而臥也。居無何。左良玉反。盡撤河淮之兵以禦之。大清兵乘虛而下。國遂以亡。果如學箕之所料焉。



贊曰。當時守節不屈之士。得免於死者。百不能一二。而薇隱先生。獨以姦人之恐成其名而免之。得以天年終。使遇洪承疇諸人。豈有幸哉。杜子美詩曰。喪亂死多門。明之士民死於饑饉。死於盜賊。死於水火。後又死於恢復。幾無子遺焉。又多以不薙髮死。此亦自古之所未有也。余是以論次先生之事。而爲之喟然三歎焉。

程之藩傳

程之藩字鎮野。南直隸歙縣人。善擊劍。工騎射。勇力絕人。年少時。隨其父行賈於四川。至建昌。主雅州宣慰司董僕家。土司所屬。深谷峻嶺。多巨木。伐之以爲利。役夫嘗數百人。必剛猛有膂力者始勝。是役之藩遂爲之長。結以恩信。役夫無不悅服。悉聽其部署。天啟中。遼事急。徵天下兵。詔遵義土司奢崇明援遼。崇明反。其部將樊龍樊虎刺殺巡撫徐可求於重慶。遂引兵圍成都四十餘日。董僕引其兵來救。崇明敗走。樊龍樊虎死。先是右布政使朱熨元守成都。徵僕兵來救。僕猶豫未決。之藩告以大義。乃發兵。之藩盡散己家貲給餉。構繕戎器。率役夫二百人以殿。之藩客蜀久。諳蜀道。導師循溝塹中潛行而進。薄賊營。崇明猶不知。倉卒接戰大敗。遂棄甲杖走。追及復大破之。役夫二百

人戰尤力。熨元遂留之藩幕府中。委之殺賊。崇明之敗也。走歸寨自守。其黨宋榮最驍勇。之藩故嘗行賈至其寨。識宋榮。一日諜知榮夜晏。之藩召一卒謂之曰。詰朝爾立於孔道高岡。執黃蓋。時偃時仰如常。賊至則走。於是身率敢死士數十人。乘夜間道抵寨。就席上斬榮首。復斬七人。擒十一人。賊衆驚自相殺數十百人。崇明倉皇走。鷄鳴。之藩出寨。賊兵追之。望見高岡上黃蓋。以爲之藩憩而朝食。急追之。至則執蓋者已棄去。岡虛無人。而之藩仍從間道還至軍矣。久之賊勢且困。熨元謀招撫。使之藩入賊寨議之。旣入。適疾作。臥宋榮家。榮子侍立。適一鼠方竄。榮子曰。請爲君刎其前足。取七首擲之。果中前足。欲以嘗之。藩不爲動。集諸酋長。宣天子威德。諭利害。辭氣激昂慷慨。諸酋長多聽命。卒就撫。熨元奏其功。請授官兵部。因賄不入。授遵義府都司僉事。先是萬歷間滅楊應龍。設遵義府。置都司僉事。至是有議裁去者。故以授之。藩方蒞任。卽裁去。乃入京師候改授。日至兵部堂陳已功。官吏索賄不得。則置不答。久之之藩憤激。至請讓兵部。兵部亦無以罪也。凡八年而不得請。會賊起。天下大亂。天子怒將驕卒情。親遴選天下武勇之士。凡八年而之藩中選者六。已而大閱天下將材。之藩爲首選。於



是兵部叙前功。授游擊將軍。管湖廣承天府守備事。當是時。楚地受賊禍尤劇。而承天則獻陵在焉。爲重地。之藩至承天。主兵者使守獻陵。總兵王觀光。不之奇也。而巡撫余應桂奇之。嘗使援黃州。援德安。所至皆有功。將上書請破格特用。而余應桂以他事罷去。之藩還獻陵。而王觀光亦罷。邊將錢中選來爲總兵。一見奇之。使爲練總。練陵上兵。一日統兵殺賊。凱歌旋。頒賞。有首功而無俘獲。疑之。驗所殺多良民。乃與監紀程九萬。誓於士曰。嗣是論功行賞。俘獲第一。斬馘次之。凡有俘獲。驗係良民即釋之。將士乃不敢復殺良民以冒功矣。歲己卯。巡撫方孔炤。使守荊門州。之藩率所部千人往。會賊衆且至。之藩出奇計。走張獻忠數十萬人於郊外。居無何。巡按御史林鳴球將還朝。鳴球貪人也。屢從之。藩索貨不入。心嫌之。之藩又嘗發其私人毬罪。鳴球瀕行。屬巡撫宋一鶴。巡按汪承詔斥逐之。兩人不肯。且爲左右之甚力。而適兵部以前後所上軍功。陞廣東香山叅將。之藩貧。無道路費。乃子身之香山。而畱妻子於承天。林鳴球在朝。嗾言官誣奏其罪。於是先繫之藩妻子於獄。而移文廣東逮之藩。比之藩至承天。而妻子已幽死於獄中矣。巡撫巡按鞠之無一實。乃上書白其冤。是爲崇禎十五年也。明年李自成

破承天。錢中選遇害。餘兵五百人無所屬。而之藩已失官。益困。土人供其饘粥。五百人者。故之藩所練。且屢從殺賊。乃奉之藩爲帥。受約束。明年李自成陷京師。帝崩。福王卽位於南京。是時全楚皆爲賊據。之藩率兵陸行七百餘里。至漢川。將渡江而南。會賊至。之藩兵少食匱。驟與之遇。大戰。遂與五百人俱歿。年五十六。土人收其屍瘞之。豎碑其上。曰。程老將墳。楚人過其地者。見碑皆指曰。此程老將墳也。多爲流涕。

贊曰。嗚呼。古人有言曰。亡國之臣貪於財。豈不信夫。有明之季。內外諸臣之貪黷甚矣。卒之君死國亡。而已之身家。亦多糜碎。其金錢竟安歸哉。之藩以貧故。始見抑於兵部。繼受挫於御史。此之兵部御史何以異於張獻忠。李自成羣盜滿朝。國欲不亡。得乎。吾聞之藩廉介。不以貧故易其節。巡撫余應桂。嘗發獄訟七十二事於之藩。使之決。稍受金可得萬兩。以助軍資。而之藩虛心平反。無一金人者。應桂嗟異之。而承天小民有獄。往往不肯就有司訊。而願質之於之藩。嗚呼。之藩固非獨忠勇絕人也。使爲文吏。豈至貪以亡國哉。

方舟傳



方舟字百川。江南桐城人。遷江甯府。入上元縣學爲諸生。幼受業於其父逸巢先生。年十四五。盡通六經諸史。及百家之書。貫穿融會。發揮爲義理之文。窮微闡幽。務明其所以然之故。當舟之世。天下文章靡矣。舟獨掃除時習。而取法於古。深思自得。無所依傍。自成一。家之言。由是舟之文章名天下。舟與其弟苞。皆好學。日閉戶謝絕人事。相與窮天人性命之故。古今治亂之源。義利邪正之辨。用以立身行己。而以其緒餘著之於文。互相質正。有一字之未安。不敢以示世。意度波瀾。各有其造極。人以比之眉山蘇氏兄弟。云舟天性醇篤。孝於其親。既長。不異孺慕。逸巢先生嘗曰。吾體未痛。二子已覺之。吾心未動。二子已知之。其先意承志如此。舟厭時俗齷齪。以名節自砥礪。謹法度。慎交遊。而留意經世之學。平生所爲經畫區處。悉中肯綮。而性恬淡。不慕富貴。其所與友善。如高溈。張自超。江甯龔纓。同縣戴名世。劉捷。數人。而金陵風物甚美。花草妍麗。城之西北。尤多園林之勝。嘗曰。吾讀書之暇。輒與此數人者。挈榼而往。盡醉而歸。以此終吾世足矣。舟少有嘔血之疾。壬午遊京師。疾復作。尋歸。踰二年卒。年三十七。舟臨卒時。自取其文稿燒之。今行世者僅六十餘篇。

贊曰。百川嘗謂余曰。天之生君子。卽有小人。亦猶父母之生子。有才有不才也。父母卽惡其子之不才。而有人焉。爲之掩匿覆蓋。其必心喜。有人焉。數其惡而暴其狀。無纖悉之遺焉。在父母之心。必有甚怒而不樂者。天之於小人也亦然。吾與子所刺譏。悉中小人之疾。欲天之喜。而勿怒得乎。余之困甚於百川。且不永其年。以卒。然則百川所言其果信。而非激者矣。

### 李月桂家傳

李月桂字含馨。瀋陽人也。其先世出隴西。至明之中葉。遷瀋陽。遂爲瀋陽人。月桂生三歲而孤。其大父撫之。以至於成人。嘗以謂人曰。吾後當有興者。其在斯兒乎。年二十一。貢於禮部。起家知忻州。是爲順治某年也。當是時。山西兵起。屢創而不散。忻尤爲用兵之衝。忻有三村。曰部落。曰郝索。曰解原。戶口凡數千。先是三村皆大亂。亂稍定。有二校入村中掠婦女。村人執而殺之。主帥以爲討。兵發有日矣。君知主其謀者。監司也。往謁之。曰。聞將屠三村。有諸。監司曰。然。君曰。兵戈甫息。人心猶瞻顧徬徨。今以小釁而殺無辜之人。恐三晉自此多事矣。况二校以淫掠而死。曲不在民。監司無以答。徐曰。此主兵



者之意也。余何能爲。君乃入軍中。以利害告其主帥。事乃解。他日君巡行郊外。老幼擁馬首拜而呼曰。使君活我。久之守平陽府。先是平陽屢經兵火。民不得耕作。逋賦至七十餘萬。君奏記上官。請上疏蠲除。同官者皆以爲難。君曰。吾不忍民之死於敲撲也。豈可預料其事之難濟而遂止乎。再三言其利害。上官亦心動。遂以民困入告。得旨報可。守平陽五年。遷河東運使。君凡三視饘政。最先河東。次兩淮。次兩浙。皆能相商人之輕重緩急。而次第布之。不爲操切。已而陞關西參政。先是秦中數有警。郡縣多宿重兵。事既定。有詔滿洲諸營。俱撤回京師。夫役車騾。俱取給於民。絡繹不休。又橫索金錢。人不堪命。君每親往部署。有不馴者。必屬其主帥嚴治之。軍士稍稍斂戢。秦楚之間。用兵累年。不得休息。詔四省會戰。君被檄督餉。而秦中之米。運至興安白水間。以達楚之房竹。是役也。秦人尤苦之。蓋人負米不能過三斗。而日食一升。從漢中至興安千餘里。道路崎嶇。月餘方可達。比至則米已盡矣。君曰。以米運米。必不能達之勢也。乃設一短運之法。力省而用寡。秦人皆便之。擢廣西按察使。尋以他事註誤。左遷兩淮運使。人有惡君者。劾奏之。遂罷去。已復補兩浙運使。居於頃。陞江南督糧參政。先是江西自康熙

甲寅以還。所在兵起。大兵恢復。俘其子女。不可勝數。君偕同官捐金多所贖取。好義者多從而效之。又江西旱潦頻仍。君發倉廩賑卹。多所全活。叅政職司漕運。漕運頽敝已久。軍民皆困。君按籍稽核。躬親督率。漕政之弊。爲之一清。自滇南起亂。江西介閩楚之間。被兵最久。民死亡無算。君以丁缺田荒。移文制府。請悉蠲逋。制府上疏。爲戶部所格不行。久之奉 覃恩。逋賦悉免。君嘗曰。天下無不可感之民。無不可格之主。顧立身行己。何如耳。以故其政蹟多可書。今不具載。載其大者。贊曰。余讀李氏家傳。至君之事。皆君之所自記。嗚呼。自兵興以來。天下之子女玉帛。盡於兵燹水旱。何可勝數。其有存者。又盡於篋筐刀筆之間。豈非有司者之罪歟。若君之隨事補救。可謂能舉其職者矣。余是以論著之。

### 邵生家傳

生姓邵氏。名士楨。字振周。徽州休寧人。家蘇州之常熟。徽人善爲生。多能貨殖。致素封。其家子弟。皆習織齋。鮮能讀書。親師友。而吳中之俗侈靡。士習於儇薄。多以虛聲相炫耀。生年少。獨夷然不屑也。其言曰。有財而壅而積之。是棄其財也。吾有財而能得其用。



財乃爲吾有。且吾年方富。倘不自暴棄。學必成。成而世莫我知。無憾也。若夫從事於聲利之途。與世人相角逐。吾不忍爲也。生爲人。醜樸真摯。而其志趣。以遠大自期。平居刻苦爲文。讀書寒暑不去手。督學使者賞其文。遂入常熟縣學。爲諸生。尋以例入太學。非其好也。年二十六而卒。其師姜燕臣余友也。爲余述之如此。且言其家欲得余爲之傳。余嘉其志。壯其言。而惜其早卒。故爲約略書之。嗚呼。叢蘭欲茂。秋風敗之。天道之不可問者。豈少也哉。

胡以溫家傳代

胡以溫字公厲。其先山西忻州人。明洪武中。遷塞上。占籍宣府前衛。遂爲宣府人。年二十二。舉順治丙戌進士。除江西樂安縣知縣。縣有巨豪殺人。前縣不敢問。至是持千金來賂。却之。竟抵其罪。邑子有爲不善。其族之人詣縣訴之。請置之死。乃召邑子來。先曉譬以大義。邑子悔過謝罪。竟自新。其族之人皆大悅。當是時。天下猶未定。江西兵時時起。總兵金聲桓起南昌。郡縣多殺長吏以應之。一日。數十人操刃入縣堂。擁以溫出國門去。有兩人左右護持之甚力。以溫問曰。女輩何爲者。對曰。某曩有冤。公却千金以直。

我者也。某曩有罪。公釋我。使我自新者也。既至南昌。凡長吏被執者多不免。以溫獨得脫。事定。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上章薦之。爲部議所格。竟罷去。時年二十有八。既家居。不慕仕進。時時著書不輟。每上官行部至宣府。聞以溫名。多欲見之。輒閉戶弗與通。所著書凡數百卷。藏於家。年六十有八卒。

贊曰。往余視學畿輔。而宣府亦屬余部內。先生之伯子。與余同年友也。余至宣府。欲一見先生不可得。今先生歿。而余門人李某。以其家狀示余。請爲之傳。余故書其大略云。

西河婦荏山女合傳

西河婦。浙江蕭山人。忘其姓氏。家於縣之西河里。其夫貧。不事生產而嗜酒。其負酒家錢不貲。婦工刺綉。得直。輒沽酒以供夫飲。夫飲必醉。醉輒怒。詈其婦。而婦無怨言。如此者且十餘年。一日其夫歸。笑謂婦曰。苦而終身。不能償余酒債。今夕遣而就樂土。此非汝家也。探懷中出白金示之。曰。將以而身償所負。婦曰。吾十指供夫飲。不足何惜。一身時夫已醉。大笑出門去。婦藏刃懷中。默然獨坐。及昏。有携紅燈來。一老嫗撫婦背曰。速更衣。婦起南面再拜。不更衣。疾趨就肩輿。至所適之家。衆女爭挑燈。啟簾視之。婦已自



刎而死。血淋漓滿身。皆驚走。縣城十里。有荏山富氏。世居山下力田。煮海爲生。有女年及笄。許聘聞氏。將行。而聞氏子暴卒。女麻衰隨母往弔。泣奠畢。母欲攜女歸。女曰。女已歸。復何所歸。其舅姑私相語曰。農家女安知守節。且年甚少。而能保其後之無悔乎。復勸女隨母還。女涕泣不肯。舅姑曰。必不得已。俟葬吾子而後歸耳。於是母歸而女留。久之卜葬有日矣。女囑其夫之兄曰。葬具甯多爲備。及葬。女至墳側。視塚已封。泣而祭之。暮抵家。家人謀乘間勸還母家。頃之。有童子云。新人扃戶寂無聲。姑疾趨叩戶。不應。從壁竄窺之。見女縞衣懸梁間死矣。時葬具頗有餘者。明日合葬於其夫之穴。贊曰。此二事。吾聞之蕭山人毛季璉云。蓋皆在康熙甲寅以後。比有好義者聞於官。請具狀旌表。官方急催科。且贖貨以事上官。怒曰。吾安能爲此迂闊事。縣人皆笑之。居無何。官以賢良徵入京。尋爲大吏。

吳烈婦傳

吳烈婦。姓戴氏。名賢。字德芳。錢塘諸生吳錫之妻也。吳與戴皆新安人。而商於杭州。因家焉。烈婦生十年。父卒。哀毀如成人。人皆異之。年十七。歸吳錫。錫年少好學。自幼時人

皆以神童稱之。烈婦歸一年而錫病。病寢劇。烈婦日夜拜家廟。禱於天。願減己壽以益夫。久之病不可起。乃請於錫願先死。錫曰。女先死。是趣我死也。烈婦泣而止。及錫卒。烈婦觸柱流血。拔鬢髮幾盡。於是裡衣悉易蟲麻。密紉其領衽。凡自經者再。皆爲家人所救不死。又吞金指環數枚。亦不死。母謂之曰。兒素以孝聞。今母在胡可死也。烈婦曰。事母有兄在。其舅姑復勸慰之曰。吾爲錫立後。新婦撫之。以事兩人。不亦可乎。烈婦曰。事翁姑有叔在。至立後之事。翁自爲之。新婦志決矣。不用生爲也。然家人愈防之。無稍間。不得死。時錫死已踰四旬。烈婦歎曰。不意此身今日尙在人間。先是絕食已七日。氣息僅屬。至是恐不即死。密取金簪斷爲數段。復碎玻璃鏡雜吞之。肝膽破裂。吐碧水斗餘而死。年二十有二。是爲康熙戊辰三月二十四日也。烈婦且死。謂侍婢曰。殮我。勿易我衣。勿圖我容。令畫工得見我也。於是自巡撫都御史以下。皆祭弔烈婦。而其親黨釀金。建吞金祠於烈婦塚旁。塚在西湖之葛賢嶺下。

贊曰。烈婦余族女也。以余所聞烈婦平生。蓋古所稱備四德者。至其慷慨殉夫。吞金裂膽。何其死之苦也。然不如是之苦。無以見其烈婦之奇。嗚呼。西湖之濱。岳少保于尙書



國朝詩話 一刊 行  
之。祠。與。墓。在。焉。烈。婦。一。弱。女。子。巍。然。鼎。峙。其。間。豈。不。賢。乎。哉。

### 謝烈婦傳

謝烈婦姓方氏。名月容。字素玉。江南祁門人。其父曰一聖。明末爲遼東監軍。烈婦庶出也。未嫁時。兩刲股以救其父與嫡母。人皆奇之。年十五。歸同縣諸生謝天恩。天恩世家子。明亡。父廷椿已罷官。僑居廣平之清河。聞京師陷。與妻游氏。北嚮自經死。順治庚寅。天恩年十四。贅於方氏。當是時。天恩家已破。年少負氣。自以祖父在明時皆大官。感慨悲吟。又狷隘不能容物。與烈婦兄繼貴不相能。繼貴性凶暴。時時欲殺天恩。烈婦爲左右之得免。已而繼貴私造印數十。爲文書。署官爵。雜載平生所惡鄉里姓名。天恩亦與焉。使人告上官以謀反。盡捕去。榜掠無完膚。終無驗。捕者多釋去。而天恩猶繫江甯獄中。繼貴使謂烈婦曰。天恩死矣。妹宜改適他氏。初天恩被逮時。烈婦已有娠。至是猶豫未之信。因自矐其左目。以明無他志。繼貴怒曰。俟妹舉子。吾當殺之。以絕謝氏遺育。會祁門有土兵之變。烈婦避亂之歛。之問政山。休寧汪生。亦攜家來山中。與烈婦鄰。汪生婦舉女。而烈婦得男。烈婦使老嫗告汪生以故。欲兩易之。汪生義士。慨然曰諾。遂易汪

女。頃之繼貴自外來。詰烈婦所生。出諸懷。擲於地而死。烈婦故號泣。謂若殺吾夫。又殺吾女。奈何。乃作絕命詩四章。付老嫗曰。夫子或不死而歸。幸以示之。遂不食死。時年二十。初天恩在獄。繼貴賄獄卒。酖之不死。劉子成者。天恩之僕也。當獄急時。子成爲營救百端。傅良藥。洗瘡血。視飲食。天恩得不死。子成復持狀號於總督尙書。尙書爲直其事。獄乃解。天恩得釋。聞妻女皆亡。流落不復歸。久之繼貴以他人告密。坐法死。天恩歸故鄉。從老嫗得烈婦詩。有雛鳳分飛之句。知有易子事。而汪生客關中。挈其家往。天恩再娶生子。久之入關。訪其子而未獲也。

贊曰。天恩遇余於旅舍。甚貧。無衣履。余頗資給之。賞爲余言烈婦事。曰。悲夫。吾以傲得禍。而累烈婦以死也。豈不傷哉。天恩家貧好遊。遊頗困。年六十餘矣。每語及國家之故。未嘗不嗚咽流涕也。嗚呼。如天恩者。不愧爲烈婦之夫矣。

### 成烈婦傳

成烈婦姓陳氏。元城人也。年十五。歸大名成泰清爲繼室。年二十九。泰清卒。烈婦自經死。陳爲元城世族。而泰清曾祖兩世皆爲相國。烈婦來歸。執婦道唯謹。姑劉恭人善病。



喜靜坐。惡聞人聲。烈婦侍側。終日不聞警效。其謹如此。泰清元配趙氏。舉子二女。烈婦待之。無異己出。烈婦自舉一子一女。皆教督之甚勤。子方髻穉。每從外塾歸。烈婦不令須臾間。督益力。子畏之如嚴師。烈婦性剛毅。於人多所惡。尤不信佛老家言。見設像皆不爲禮。而獨時時好稱說烈女節義事。初泰清疾篤。烈婦曰。使死而可代也。吾豈愛生乎。既泰清卒。其長子文昭方在外。烈婦曰。吾許夫子以死矣。待文昭歸。付囑以家事。死未晚。且文昭兄弟孝友。必能撫穉弟使成立。吾死無恨。文昭歸。家人以烈婦語告文昭。文昭爲微言感動。且哭且拜曰。少弟弱妹。方須母提挈。母自傷。烈婦曰。是皆爾之責也。居數日。烈婦與諸女婦會。食畢。持杯茗入室。扃戶不出。家人疑之。扣戶。戶不可開。窺窗。窗亦閉。急毀窻入。則烈婦已死矣。距泰清卒十有六日。

贊曰。事有不合乎中庸。而爲君子之所取者。烈婦之死是也。蓋烈婦自言之矣。曰。吾有子。義可無死。雖然。吾語亡者矣。義不可以食言。然則烈婦之死。夫豈出於倉卒一決者哉。夫人愛其生。戀其子女。在婦人尤甚。而獨能棄捐之。而不顧其志亦良可悲矣。彼黃鳥之詩。乃爲君之棄民者傷也。爲臣子之死勇者告也。

汪烈婦傳

汪烈婦。姓王氏。小字姒莊。婺源人。宋雙溪先生之後。年十八。歸同縣汪其洋。其洋者。明崇禎壬午舉人。汪志稷當鼎革之際。不屈死。其家多嫠婦。皆能守節自全。而婦所遭爲更苦。節婦年三十。未舉子。而夫病卒。舅姑歿已久矣。乃依母居。終身茹素。勤女紅以自食。曰。不欲費母與弟也。居久之。志稷諸子以其洋從弟之曰樞者。爲節婦嗣。節婦撫之有成矣。渡江。風濤作。溺死。始節婦哭其夫。尋母亦歿。後又哭其子。尪羸困憊。老而益甚。節婦有弟曰祺。謂節婦曰。吾買地葬母。而姊無後。姊且暮不可諱。則附葬於母塚旁。異日吾王氏子孫。上塚致祭。亦得兼及姊也。節婦泣曰。女旣嫁而附葬於母氏塚。非古也。亡夫尙在。淺土未葬。異日得一抔之土。與同穴可也。祺服其言。

贊曰。節婦弟祺。爲余述節婦狀如是。且曰。姊今行年六十有二矣。衰羸病發加甚。恐日暮死。而吾力不能爲之請旌。得以姓名載於吾子文集中。是則區區之所以慰吾姊也。余故爲著之。

書光給諫軼事



光時亨字含萬。桐城人。舉崇禎甲戌進士。時亨爲人有才氣。斷決明敏。而清正自守。性嫉邪。不爲羣小所悅。起家知四川榮昌縣。是時流賊起陝西。天下大亂。而四川受禍尤烈。榮昌之衝有石橋。曰思濟。爲山水所決。修而復壞者三四。至是縣人復謀釀金修之。時亨集諸父老而告之曰。修橋費不貲。流賊旦暮且至。而雉堞不修。其何以守禦。今當撤橋設渡船。以通往來。而移石修城垣。此兩便之道也。父老以爲然。於是募役夫數十百人。運石至城下。一大石運至中途。墮於地。裂有聲。役夫輦之不能動。時亨就視之。中有物。光燦燦射人。命石工鑿之。得一石龜焉。色如紫玉。身有龍文。具八卦。乃蓄於署內池中。當石工鑿石時。微傷龜身有血。背上三字橫列。一即光字。而形稍異。一爲三畫。又一字不可識。每池中氣與雲接。則天雨。晴亦時有異光。蜀人奔走來觀者不絕。一日時亨出外。有豕闖入輿前。左右叱且捶之不去。時亨心動曰。豕有冤乎。有則跪伏。豕即跪伏。時亨掣一籤付一吏曰。爾隨豕所往。豕往何家。則擒其人來。豕前導。吏隨之。豕即至吏家。吏惶懼來白曰。小人平生無過惡。時亨曰。豕冤果在此人。再跪伏。豕即跪伏。時亨詳鞫吏。吏實無過惡。時亨曰。爾家更有何人乎。吏曰。妻兄游三實他縣人。攜其妻秦氏

來居此月餘矣。時亨曰。豕所告必此人也。即遣人至吏家捕游三。而游三已挈秦氏走數十里矣。追而執之。先是游三與秦氏通。秦氏棄其夫奔游三。而秦故與諸生某通。其夫疑某匿之。告於官。官繫某鞫之。而獄未決。秦氏父忿恚死。至是鞫之。俱得其情。乃抵游三及秦氏罪。豕尋不食死。自是蜀有疑獄。上官必囑時亨治。皆立剖。已而時亨徵入京師。歷兵刑二科給事中。旬月間。凡彈劾權貴。及言軍國事。書凡百餘上。直聲震京師。居有頃。流賊陷山西。入畿輔。直逼京師。有爲南遷之說者。時亨言於上曰。賊四面環集。乘輿將安往。請固守根本。以定人心。及城陷。時亨與御史王章巡城。章爲賊殺。時亨墮陣。折左股。匍匐入尼菴。夜半自經。尼救之不死。尋爲賊蹤跡得之。過御河。與御史金鉉同投河。鉉死。而時亨爲人所救。移時甦。遂潛行南還。至宿遷。夜夢一豕爲人言。呼曰。光公。光公速遁去。少頃大難至矣。時亨驚而寤。旦日開舟。行不數里。岸上有軍士數輩。持劍上船曰。誰爲光給事者。吾等爲大帥劉澤清所遣奉迎者也。時亨方持劍問之。而鐵索已繫其頸矣。先是時亨同郡阮大鍼者。名在逆案中。天啓中。左魏之死。大鍼有力焉。時亨嘗切齒詬詈大鍼。而大鍼度時亨清正。不可以術數籠致。至是喉澤清使執之。以



阻南遷爲時亨罪。而與金壇人周鍾。涇陽人武慄。同日殺之。周武兩人固降賊者也。故野史誤稱時亨爲降賊。至今無白其冤者。先是時亨自榮昌召入京。其家子弟還桐城。挈龜以還。是時流賊方擾江北。光氏子弟度江避亂於祁門。蓋光先世祁門人也。一夕雷電晦冥。風雨大作。龜騰空而去。識者曰。光公其不免乎。及聞時亨死。果是日也。時亨初墮陣。及自經投河。屢死不得。而志遂移。卒喪其軀於奸人之手。惜哉惜哉。康熙丁卯。余入京師。有役事我於舍館。京師所謂長班者也。年八十餘矣。謂余曰。始我事給事光公。當都城破時。予從御河中救給事起。復拊膺嘆曰。豈知其送與阮馬殺乎。此亦可證野史之誣。因並書之。

書許翁事

翁姓許氏。名登雲。字亦凌。廬州舒城人。十世祖榮。元至正間江淮起兵。州郡騷然。榮散家財。起義兵。保障鄉里。民之全活者數萬人。傳八世爲士北君。翁之大父也。士北君爲人任俠好氣。然事其親孝謹。撫諸弟有恩。諸弟壯大。顧皆詬其兄。往往羣謀毆之。君輒踰垣走。其子曰在茲。君即翁之父也。治博士業爲諸生。好與道家者遊。得黃白之術。既

卒。其術不傳。生兩子。翁其長也。年二十一爲諸生。是時流寇起。蔓延江以北。祖父相繼歿。翁秉家政。經營拮据。羣從兄弟十餘人。俯仰皆依翁。即族人子弟。亦多賴翁者矣。翁爲人豪邁。其才又俊。多藝能。少即工騎射。旁及刀槊擊刺之術。無不精。流寇之至也。翁挈其家走山寨。寨破。翁挾弓持矛而下。望見數賊。與一人戰於山麓。即翁父也。翁前救之。賊即釋其父。前搏翁。時有二僕負一篋隨翁。賊疑篋中有金。故力戰不肯釋。翁呼僕置篋於地。且以足踏其篋使破。以示無有。倉卒不得破。而戰益力。賊遂棄去。翁家故饒裕於貲。奴僕凡數百人。自賊至。家破貲日盡。桀黠奴往往叛去。當是時。桐城有守將。領數千人防賊。舒與桐接壤。翁家奴一人亡抵營中。小校周某收之。翁自往捕。奴知之。以告周某。某使卒誘翁至門。則盛侍衛列劍戟。且多設縛具以懼翁。翁未入。適一校來謁周某。乃某約以來。欲共辱翁以誑其金者也。校先與翁語。翁固有口辨。灑灑數千言。辭氣激昂。面無懼色。校大驚。爲禮貌甚恭。入罵周某曰。是人甯可尋耶。翁遂得脫。以狀謁兵使者。兵使者卽逮周某。治以法。寇旣平。鄉里逃死者略盡。田土荒蕪。翁募耕者墾田數百頃。悉收其羣從兄弟於家。衣食之。且延師教之。已而盡以所墾田分給之。或有後



言不知德翁者。翁置不校。翁輕財好施。不沾沾治生產。然家亦復振。治西冲別墅。極精麗。晚年徙家焉。或曰。翁以他故徙。非輕去其家者也。然翁亦卒不言云。翁敦一本之誼。甚篤。有侮其族子弟者。不難破產救之。然負翁者亦往往而有。翁卒不以此情志焉。一族老貧無依。或告之曰。盍往亦凌氏。斯得所矣。詣翁。翁養之終身。已而得惡疾。見者皆欲嘔。翁自督僮僕左右之甚勤。其人死。喪葬皆極厚。其敦本尚義如此。親知故人有急難。得翁之計畫。皆立解。其斷決明敏。披肝瀝膽。人皆服其才而信其誠。雖鄉黨之賢豪。皆自愧莫及。年五十餘。即謝去諸生。服習音律。挾少年數輩歌舞。自吹洞簫。執檀板。聲音節奏。響振林木。客至。布攬。管絃雜作。出歌者數人。行歌侑酒。客無不極歡而去。如此者十餘年。復厭之。歌者先後散去。篤信空門。日讀佛氏書。意氣蓋少衰矣。然而酒闌燈灺。長笛一聲。山谷皆應。其風流蘊藉。故態猶存焉。余客翁家兩載。嘗與余登高山。馳馬直騰。迴翔上下。趨健如少壯。見者不知其爲七十餘人也。翁季子從余游。請書梗概。余故書以付之。

書許榮事

元至正中。江淮兵起。皖城趙雙刀六賊祝真。剽掠州郡。烏沙人許榮。率衆駐高峯。保障鄉里。高峯者在舒城縣南山。四面皆山環之。有山巍然獨高。曰高峯。而烏沙其山下之市也。許榮既駐高峯。其後歸之者衆。高峯小不能容。移駐方山。歸之者日又益衆。移駐舒城。賊不能犯舒城。元授榮樞密院同知。與左君弼守廬州。太祖皇帝攻之不下。榮嘗曰。凡吾所以起兵。第獲保鄉土親戚。以待真主。東身歸命。吾之願也。已而太祖遣胡大海詣榮。與之書曰。將軍久守廬州。既不爲逐鹿之謀。又不爲尉佗之計。但欲保鄉土親戚。以待真主。不知當今真主。誰足當之。隨大發兵攻廬州。左君弼開城走。許榮以廬州降。辭官歸隱。居烏沙之灣塘。死葬焉。洪武二年。詔取前所與書去。余登高峯。高峯固有許榮祠。祠壞不治。榮子孫散處烏沙灣塘之間。世以賞雄鄉里。人皆以榮保障全活之功。甚大。而不知其託身聖朝。功成歸隱。非區區武臣驍將之所能也。當干戈初起。英雄角立。迷惑失身。以至屠滅不救。與夫貪戀富貴。迷不知止。晚節末路。前功盡棄者多矣。若榮之所爲。顧不賢耶。榮事史不載。知當時熊罷之臣。所以輔翼真主。猶有不盡傳者。廬州故有惠民碑。載榮事。碑今不存。舒城縣志及許氏家狀。崇禎間燬於兵火。其十世



孫曰亦凌氏者。猶能記憶之。爲余道之如是。因書之。

書全上選事

全上選。桐城之樅陽人。年少好讀書。明亡。年甫二十餘。上選痛哭。忽逃去。其家不知其所之也。上選東西奔竄。遍歷江楚之間。已而踰嶺之廣東。入深山中。誅茅爲屋以居。負薪種田。無復有當世之志。有一僧舍。距所居不數里。而上選常往來僧舍。久之。一男子同僧來謁。自云王孫遭難流落者也。上選大喜。與僧同資給之。誓二人共老死山中。不相舍去。頃之。某州有武弁被斥。山西人也。僑居不復歸。浸尋聞王孫名。稍稍與往還。而欲以女妻之。上選謂王孫曰。君國破家亡。尙有兒女情乎。不可許也。王孫不聽。遂贅於武弁家。襄陽吳某者。武弁之故舊也。家饒於貲。而好結客。武弁尋窮乏。挈其家與女壻。往襄陽依吳某以居。而上選與僧義不忍舍王孫。亦從之以行。已而吳某知其故。謀散家財。號召子弟。奉王孫以聳動郡縣。雖上選亦心動而未發也。會有告吳某反者。官吏利其財。發兵圍其宅而盡捕之。上選與僧凡五人被執。而餘皆散走。於是上選等坐謀反。並斬襄陽市。時康熙八九年間事也。初上選之被執。有司鞫之。上選曰。吾等雖未舉

事。然私心誠有之。有司問何故爲此。曰。吾爲多讀書所誤耳。且曰。吾姓錢。自出亡也。易其姓曰全氏。死後有司憐之。爲藁葬於郭外。吾友宣城王耕書。初在有司幕中。知其所鞫之詳。爲余言之如是。因執筆記之。

先君序略

先君諱碩。字孔萬。號霜巖。一號茶道人。先世洪武初。自徽之婺源。徙居桐。至先君之高祖南居府君族始大。家世孝弟力田。以貲雄鄉里。里中皆稱戴氏忠厚長者。縣大夫輒嘗餽問。以風示縣人。南居府君之長子。爲面峰府君。面峯府君之幼子。爲默齋府君。始以國子上舍。爲處州經歷。時太守有羸疾。不能視事。知府君長者。事皆屬府君治。吏攝服不敢欺謾。一府中皆稱其能。歷署篆。每去。士民追送百里。時鄰縣百姓難治。不服官府約束。曰。吾儕百姓。非敢抗逆。但得某縣戴公來。則吾等安矣。上官知之。調府君往。事輒平。以故常兼攝兩縣。其清廉如此。居鄉好賑恤貧乏。鄉老大夫。莫不加敬焉。屢舉鄉飲大賓。生四子。長曰孟蒼。府君。吾之曾祖也。曾祖弱冠爲諸生。有聲。後國變。薙髮。服僧衣。入龍眠山中。不出。年七十五。以庚戌年卒。時名世已十七歲矣。吾祖宦江西。回侍



養山中。後因家焉。先君生五歲。而祖母吳孺人卒。祖母贈工部主事諱應龍之女。河南左布政使諱一介之女孫。諱德諱應賓之從子也。生姚氏姑母及先君。先君自失母乃困。至今四十八年。竟以窮而死。先君爲人醜謹。忠厚退讓。從不言人過失。與人交無畛域。與人語。輒以爲善相勸勉。津津不休。一見之此語。再見之亦此語。有興起者。輒喜不寐。無老幼賢愚。皆服其長者不敢犯。犯之亦不校。生平未嘗有與人失色失言者。第其艱難險阻。備嘗人間苦。不能以告人也。歲甲午。年二十一。補博士弟子。家貧以授經爲業。歲辛丑。壬寅間。始擔囊授徒廬江。歲一再歸。博奉金以活家口。頃歲授徒里中。然性不喜家居。輒復客於外。今歲終於外。嗚呼悲哉。其爲文不屬草。步階前數回。卽落筆就之。不改竄一字。尤喜詩。詩辭大抵多悲思淒楚之音。凡百餘卷。皆可傳誦也。自以荏苒半生。坎坷無一遇。米鹽常缺。家人兒女。依依啼號。而頻年旱荒。終歲傭書。不足以給朝夕。爲俯仰之資。而不肖名世。好讀書。不通時務。曰是將復爲我也。嘗曰讀書積善。欲獲報。如捕風捉影。如吾等者。豈宜至此。時形諸感嘆。每詩成。則朗吟詠。眉乃一開也。嘗借飲酒以解其憤懣。每飲。輒擲骰爭勝負以爲樂。大醉乃已。家人惟吾母事之謹。兒子

輩妄意他時富貴。以娛親朝夕。定省甘旨皆缺。未享人子一日之養。而已不及待矣。先君卒於陳家洲。洲去縣一百四十里。以去歲十月初一日往。謂名世曰。諸生皆治詩。女勿治詩。女今治易。吾爲彼等講毛詩。蓋吳氏先聘不肖名世。以今年館於其家者也。先是先君客舒城山中。夏秋之間。治裝歸矣。忽瘡起於足。痛幾危。越月始稍稍愈。愈而歸。歸不復去。以山多峻嶺。不可騎。難徒步也。居無何。足大愈。適吳氏來請。遂去。名世送之郭外。豈知其永訣而遂不復見乎。到洲五十日而卒。先是十日前。有書來云。瘡發於項偏左。名世等以先君壯年盛德。此足疾餘毒。不爲意。而諸生皆駭。又江濱荒陋。無良醫。延一醫治。曰無傷。飲藥數劑。病愈甚。諸生請致信於家。曰不可。吾七八月間不死。今豈遂死乎。已而諸生知不可起。始使人來報。比至則已不及待矣。先君居洲未兩月。而洲之人皆感動。其死也。皆呱呱而泣。曰天無眼矣。嗚呼。人莫不有死。而先君客死。早死。窮死。憂患死。此不肖名世所以爲終天之恨。沒世而不能已者也。先君生於明崇禎癸酉年五月二十二日。卒於康熙庚申年十一月十九日。享年四十有八。今暫厝於默齋府君塋兆之旁。俟卜地葬祖母。而附葬於其旁。娶吾母方氏。生男子子二人。長卽不肖名



世娶李氏。次子平世。娶汪氏。女子子三人。長字邑庠生徐廷錦。次尙未字。三字姚姑母之幼子應運。先是姑母以戊午年卒。卒年亦四十有八。康熙辛酉二月十六日。不肖孤子名世謹述。

汪河發墓誌銘

河發諱崑。字河發。姓汪氏。世爲桐城人。曾祖世澄。祖國士。崇禎辛未進士。仕至按察使僉事。父鶴齡。嫡母張氏。母宋氏。河發娶錢氏卒。繼娶方氏又卒。皆無子。蓋河發與余之相慕也數年。未得交。交甫踰年。而河發死。悲夫。河發不與余長相友也。先是予於人家壁上見河發詩。固已奇河發。而河發於同舍生所見余文。謂非今世所有。時時向人稱說。自庚申年始相與交。則益悉其爲人。河發好讀書。凡經史百家。一覽悉能記憶。尤善詩。桐俗故多好爲詩。而河發少年傑起。跌宕悲壯。里中前輩。多遜謝不及。河發性儻。好交遊。視世俗羣兒。屑屑不足當意。師事同縣錢雁湖。方素北。兩人早知河發。河發名布揚者。此兩人之力也。其所與交遊。自同縣至江東南。凡二十餘人。皆著才知名之士。河發自言搜抉二十年而得者。然人無賢愚。皆向往河發。紈綺子弟。或請納交。附河發

爲重。河發領之而已。亦不之拒也。河發家貧。自其大父遭寇難。家盡毀。河發又少孤。以故貧甚。奉其母隱於臥龍山中。欣然手一編。諷誦不輟。粵東人姚子莊。爲石埭縣令。聞河發名。召至署中。欲爲河發入粟爲太學生。河發不可。曰。汪崑豈以金錢列名士籍者。姚君由是愈奇河發。嗚呼。孰謂河發竟賚志以沒。可悲也。夫河發病凡兩載。自去年秋始甚。蓋自是遂不復入縣。余訪之於山中。問其病。曰。無他病。但咳不止耳。因與各言生平。遭逢相視。慨嘆已而攜手沿溪。聽水聲。泚泚。時有童子數人持竿。河側。余取投之。不能得。河發一釣得之。童子皆笑。樂教河發再釣。再得之。至日暮。反飲酒笑語。縱論當世事。其意氣固未嘗少衰也。今年春。余又往山中視河發。知其必不可起。即榻前慰問者久之。余辭出山。來江濱。時時憂念。踰兩月。而河發死。垂死而深以戀戀老母。與諸師友不能決捨。爲恨尤可悲也。河發生於順治丁亥年某月某日。卒於康熙辛酉年三月十三日。得年三十有五。以其兄之子某爲嗣。擇以五月初二日。葬於投子山之麓。其山爲錢氏地。初河發妻錢氏。葬於其地。因合葬之。先是河發病中。諸師友釀金相助爲藥餌。與棺衾葬埋之費。並其母太夫人養老之費。皆古道之不可多見者。而河發有義僕曰



館元昔嘗逮事僉事公。崇禎中河發父陷於賊。館元持金帛冒死往贖。賊脅求不已。凡往來數四。卒贖以歸。事河發三十餘年。不以河發困故不爲盡力。采薪治圃。以給其資用。河發病中爲奔走求醫尤力。先河發十餘日而病死於縣中。將死曰。嗚呼。我死母憾。但我主人聞之病又加甚耳。其中心愛主誠篤如此。因並誌之。銘曰。吁嗟汪生才非常。下筆流輩莫敢當。平生嶽嶽氣激昂。鬼神忌之俾淪亡。蒙俱蹶蓋福命長。如何誦義稱先王。英英精爽歸帝旁。猶勝塵埃生埋藏。執筆論次泣數行。汪生不朽此銘章。

孫宜人墓誌銘

宜人姓孫氏。安丘之凌河人。太學上舍。曰恕者其父也。宜人既長。歸於行人諸生劉公。是時劉公已舉於鄉矣。先是行人娶鄭宜人。生二子。皆幼。鄭宜人卒。行人母聞孫氏女賢。遂爲行人聘之。當宜人之歸也。行人遭兵火之餘。家業蕭然。宜人屏去服飾。躬操作。以勤且儉。爲一家之率。行人教其子。每不稱意。即撻之。宜人常以身翼蔽。卽觸行人怒。不顧。或有止之者。宜人曰。予豈不知子宜教。第子非吾出。或者外人不察。將奈何。蓋是

時宜人已舉二子一女矣。既而子女相繼殤。宜人哭不哀。蓋恐人之以爲溺其所生也。後宜人之卒也。二子念此尤痛。至於失聲。宜人雖時時爲二子寬釋。而輒教督之。勉以讀書。立功名。後其子多登仕籍。固行人之教。亦宜人之力也。側室楊氏。舉二子一女。皆長成於宜人之懷抱。宜人以雍睦率其一家。每聞子婦室中稍有詬誶不翁。卽趨至。爲譬釋。導使和好。否則卽不食。必諸子婦固請謝罪乃解。以故數十年。一家雍睦無間言。宜人娣姒凡數人。終身怡怡愉愉如也。族中親屬。俱接以禮。其遇奴婢。俱寬厚。或行人欲有所譴責。宜人亦佯怒。命子若孫代懲之。或引之他所。示挺責狀。實陰縱之。移時乃徐爲申解。其遇衆有恩如此。歲己未。次子果以刑部郎出爲僉事。督學江南。便道過家省親。時二親邀覃恩得封僉事。製冠帔進之宜人。宜人喜且泣曰。向我二子者即在。未必如此。汝誠孝矣。但汝廉吏。得母以此重累汝耶。明年宜人得疾。遂不起。以正月二十八日卒。得壽六十有二。子四人。長禎。廩貢生。次果。戊戌進士。官至江南提學僉事。鄭宜人出。次槩。次棐。側室楊氏出。孫四人。孫女三人。曾孫二人。以某年某月日葬宜人於某處。而僉事君來乞銘。銘曰。



萬世浴浴。人生幾何。惟有令德。可以不磨。有高其墳。羣山之阿。幽靈長存。我銘無多。

鄭允惠墓誌銘

吾友王君汝山。客於鄭君允惠家。嘗數數為余稱鄭君之賢。鄭君蓋徽人。而買於蘇州。因家焉。凡善為生者。客遊徒手致素封。往往而是。大抵用纖齋起家。一縷一絲。一粒一粟。弗敢輕費。其有以緩急告。雖義不可已。亦忍而弗之割。其居貨也。譬過其值。猶不以為嫌也。其道務求贏餘。而俯拾仰取。低昂盈縮。皆有術數。而忠信之說。用之於貨殖。則以為立窮。獨鄭君反其道用之。而卒亦未嘗不富。此汝山之所以稱君之賢。不置也。余於丙戌夏。自燕山南還。至蘇州寓舍。始一識君。已而君召余飲於虎丘舟中。客凡七八人。君樸茂誠慤。與客語無多。而意常歡然有餘。余是以益信君之賢。是時九月初涼。風驟起。新月乍生。余等樂而忘歸。豈知其不踰年而君遂奄忽已逝。嗚呼。可悲也矣。其子介汝山。以誌銘見屬。其曷敢辭。按狀。君姓鄭氏。諱僑。字允惠。號恂菴。世居休甯之梧林村。鄭本大族。至君之世而稍衰。君之至蘇也。年甫弱冠。即精計然之術。勤敏練習。為人又誠樸不欺。人皆信任之。嘗有商販貨於君家。商秦人也。與君金誤多若干。商已去。

君使人追及於澣墅還。之商嘆曰。鄭君長者。而言於秦中諸商。於是秦中諸商來蘇者。皆詣鄭氏。鄭氏座為滿。其他以忠信感人者多類此。君兄弟數人。而祖父母及父母之墓。皆獨力任之。嘗捐金修闔閭城。縣令獎嘆。給扁額以旌之。親戚之貧者。無不賑恤。其他有以匱乏告。亦無不應也。君以國學生。考授州同知。誥封儒林郎。祖諱某。父諱某。母某氏。娶某氏。生四子。長昭。早卒。次星。考授州同知。次昌。候補光祿寺典簿。次景。國學生。孫六。曰世元。世科。世雄。世永。世松。世順。孫女八人。君生於明崇禎壬午十一月二十一日。卒於清康熙丁亥六月初四日。得年六十有六。其子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山之陽。銘曰。

噫吁嗟乎士而賈兮。嘆世態之紛紛。吾求士於吳之市兮。誰與懷古道而軼羣。惟忠信以處世兮。噫吁嗟乎鄭君。有欲考君之行。視此文。

勅授承德郎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劉公墓誌銘

山陽有績學篤行之君子。曰工部主事劉公。方以名德歸然。為一時之望。忽疾終於家。遠近之人。皆為泣下。年家子戴名世。辱公之愛最深。知公之生平為詳。會其孤永禎等。



將擇以年月日葬公於某鄉某原。而以公配高安人祔。先期請銘於名世。名世雖不文。然銘公之德。使不至於久而無傳。此後死者之責也。其曷敢辭。公姓劉氏。諱愈。字文起。晚自號退菴。按劉氏自上世遷淮安。以梅花老人爲始祖。梅花老人者。諱彥廣。明洪武時。以縣官入覲。召對稱旨。賜梅花一枝。十一傳而至公。以萬歷己卯舉人。沈邱知縣。諱世光爲高祖。以萬歷己丑進士。歷常山信豐知縣。諱一臨爲曾祖。以勅贈岑溪知縣。諱自靖爲祖。以順治己亥進士。岑溪知縣。諱昌言爲父。公康熙丁巳舉於鄉。壬戌成進士。起家行人。陞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兩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一奉命宣赦書浙江。一奉命典試山東。安人姓高氏。舉人諱登泰之孫。太學生諱士廉之女。男子子四。曰永禎。曰永禧。曰永祿。曰永祺。女子十三。孫十一。曾孫三。公生明崇禎己卯五月初五日。卒康熙丁亥十一月二十五日。得年六十有九。公少與其弟吏部公受業於岳西來氏。西來氏淮上儒者。好學持高節。岑溪公敬之。使公兄弟師事焉。爲講程朱之學。公終身誦法不衰。岳氏早死無聞。公每與人言。未嘗不稱師學。人由是始知岳氏之爲名儒。公之立身行已。悉本岳氏家法也。事父岑溪公與母王太宜人。皆得歡心。當岑溪公之抵任也。岑

溪屬廣西。道遠多瘴癘。又盜賊輒不時發。公屬高安人侍養太宜人於家。請從行。公體素弱。多疾。岑溪公不可。固請遂行。既抵任。縣事多賴公之助。鄰縣賊彭奇。率其黨圍城。公巡行城上。從者中賊弩多死。衆皆潰。公指揮自若。賊箭從公喉旁過。着關壯繆旗竿。會官兵發鳥鎗。殺一賊。賊走。彭奇旋就擒。岑溪人志其箭爲孝子箭。當彭奇之未擒也。縣人以爲憂。公曰。今所急者在安人心。不在彭奇也。人心若安。彭奇可坐得矣。已而果然。徐又排衆議。釋彭奇黨。不窮治。令自安。事遂以定。岑溪公卒於任。公護柩歸。哀毀勞瘁。疾大作。嘔血。久之乃起。時吏部公已舉於鄉。尋登第入京爲朝官。公奉太宜人家居。自是益大肆其力於學。日取通鑑與綱目。合並校勘。考其同異。尤熟復程朱之書。及歷朝典。故經世有用之學。無所不貫。穿惜不得盡見之。施設而所施設。一二未足以盡公之志也。其典試山東也。入闈誓於神。情辭真切。同事者皆感動。及撤棘。有弊絕風清之稱焉。其爲工部也。憫舖戶交收柴炭之苦。爲爭於同官。爲省其浮費若干。堂上官信公之誠。事多咨於公而後決。往往指目之曰古君子也。時有言海運之便者。公曰。明臣邱濬言海運可行。濬獨計漂溺舟米之失。而未一計漂溺之人。夫米漂溺而載米之舟。擊



舟之卒。管卒之官。獨能免乎。考元史海運有漂米二十四萬九千有奇者。有漂米二十萬九千有奇者。如濬言。則歲溺而死者殆五六千人。何忍以數千人付之洪波怒濤中乎。已而海運卒不果行。歲壬午。太宜人卒於家。時公患病京邸。子永禎不敢以告。但微言太宜人病瘧。乃即請假歸。歸始知太宜人之變。一慟而絕。良久乃蘇。由是病益劇。喪除。病乃已。遂絕意仕進。宅傍有小園數畝。欣然終老其間。諸子皆讀書孝謹。能承公意。而公自督課諸孫。不稍假。每月望。召合族子弟。皆來會講。常居閉戶。謝絕人事。不與聞。惟事關風化者。輒慷慨任之。如烈女祠貞女祠。其所倡建者也。岳西來氏無子。公擇其族子爲之後。又買田宅各一區授之。使奉其祀。久之。公與縣人請於上官。祀岳氏於鄉賢祠。公與吏部公。自少至老。友愛無間言。公之卒也。吏部公稱引蘇子由之銘東坡云。我初從公。賴以有知。撫我則兄。誨我則師。每稱引畢。輒流涕不能自止。公好言人善。於不善疾之如仇。或相遇則避弗見。其或不及避。往往面諛讓之。雖遭怨怒。弗顧。名世與公伯子永禎爲同年生。因得辱交於公。公不以名世爲不肖。而殷勤獎勵。有加無已。當公之官京師也。時時召余飲酒。縱論當世事。每至夜分而罷。余一同姓往嘗遊於公父

子之間。其人後爲清議所擯。一日謁公門者。止傳其姓。公以爲余也。趨出。至屏門。見非余。即趨而入。使從者以他辭辭弗見。歲乙酉。余適京師。過淮上。公留余園中。凡信宿。其精神意氣。未嘗少衰也。踰二年。余入京師。復過淮上。而公已捐館數月矣。高安人名家女。嫻於內則。當公之從岑溪公抵任。安人嘗侍太宜人疾。晷刻不離。衣不解。睫不交。間以裳藉地少息。微聞呻吟聲。即起問所苦。扶持抑搔。無少失。藥必長跪進。凡數閱月。於是膝爲濕氣所中。醫者謂宜節勞苦。安莞席。而安人顧重姑。不自護惜。姑愈而安人患膝痺。遂沈痼終其身。公自岑溪歸。病三年。安人侍公疾。一如侍太宜人。公疾亦藉以起。及公成進士。未服官。而安人已卒矣。安人生明崇禎庚辰八月二十五日。卒清康熙癸亥閏月二十一日。得年四十有四。銘曰。

王氏墓表

嗚呼。吾讀詩之二南。而知女子不妒忌之德之大。而能逮下之難也。周南十一篇。其不



言女子之德者。僅三篇。甘棠羔羊。騶虞而已。其間言女子之德。不妒忌而能逮下者。有四。曰繆木。曰螽斯。曰小星。曰江有汜。夫后妃夫人之行。至於侔天地而奉神靈。而詩人稱其德。不過曰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而已。故吾謂女子之德。固莫有大於此者也。嗚呼。爲妾媵者。懷五常之性。而能守從一而終之義。豈有異於世之爲婦者乎。自世之人。賤視之。而或制於悍婦之手。遂有自視亦賤。而中道而去。不克守從一而終之義者。多矣。以余所聞。舒城任生姬王氏。獨明於大義。而守志不去以死。誠可悲而書也。任生世家子。其婦翁爲京朝官。任生當年少。家居未娶。依其兄嫂以居。因患病。先納姬。曰王氏。久之病良久。已而任生婦翁之官粵東。携其女便道歸。令任生去姬。乃娶婦。任生佯爲去姬。陰匿姬於其師鄒氏。已而姬病。復令就醫於表兄湯氏。任生既娶婦。婦知之。婦素驕貴。頗怨望。日誚讓不止。先是婦陰以姬許適某氏。一日乘任生入山。鼓吹來迎者盈湯氏門。姬大驚曰。吾雖賤妾。然不可以事二夫。因給衆使退。而引刀自刺不死。衆驚走。湯氏欲以姬歸。姬不可。乃復至鄒氏。閱數日。任生自山歸。知其狀。爲歸言姬義不肯去。婦大怒。已而婦好言勸任生迎姬歸。姬事婦甚謹。婦顧令去其環髻衣飾。不得與諸婢

比。時時罪過姬。捶楚動數百。瀕於死者屢矣。欲以威迫姬使去。而姬卒不可。居數年。任生婦翁解官歸。同產姊迎謂其母曰。母新從粵東來。不知妹氏以王氏姬故。憂鬱得疾。且死矣。遂掩袂而泣。母遽往任氏持其女泣。蓋婦新產甫一月。非疾也。姬出拜母。母指而詬之。姬俛首不敢語。閱數日。婦歸甯。言於其父母。欲去姬。其姊爲左右之。父母及婦同產兄。使人召任生至。曰。何不速去姬。吾等意已決。任生還告姬。姬曰。君意何如。任生曰。若等勢洶洶。吾已治裝他出避之。姬曰。將何以處我。任生曰。有兄嫂在。何憂。姬晒之。蓋任生素依其兄嫂以居。而兄嫂皆憐姬之志者也。姬曰。君他出。姑待來日。因目任生良久。意甚悲。薄暮。任生在外。與客語良久。入內。任已屈首水甕中。溺死矣。先是任本江甯王氏女。育於和州運漕之方氏。年及笄。適有舒城富人。欲買爲妾。因詭聘爲孫婦。載之歸。其妻詬曰。若老且死矣。忍妾此弱女子耶。適鄰有沈翁嫁女。而買姬爲媵。翁知其故。言於女婿楊生。當善遇之。楊生與任生同學相善。從容爲任生言。任生因欲聘之。楊生歸以語姬。姬曰。聞任生所聘名家女。素驕貴。得母類其姊乎。蓋其姊以善妒聞。而出其妾者也。後姬之死也。姊實有力焉。任生以書致楊生。爲設誓。姬乃從之。已而曰。吾信



君之一言。遂委身事君。第婦人之義。從人而終。後此歲月。遙遙大婦之德。未可知。因歛  
歔。泣下。後果不免於死。任生念以已故。累姬死。悲思痛悼。不能自休。而介余友許君亦  
士來請書其墓上之石。曰。吾無以報姬。使姬之志不沒於人間。惟吾子是賴。亦士亦爲  
余言其事之始末。蓋信而有徵也。吾讀小星之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呂氏曰。夫人  
無妒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彼夫所遭之不幸。而一死以自明。是亦安於其命也。若  
任生之姬。可謂知命者矣。以一死自安其心。且以安任生。又以安其大婦。爲任生之姬。  
惟有一死而已矣。嗚呼。懷妒忌之心。而不能逮其下。此婦人之常態。無足怪。獨是妒其  
夫之妾者。而因以妒人之妾。卒擠之以死。豈不過甚矣哉。詩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爲之父母兄弟者。豈無委曲開導之方。善處之道。乃助之以焰。而致死無罪之人。以成  
其守志不去之義。亦非所以愛其子女者矣。余故採次任生之言。所自爲行狀。合之亦  
士之所云者。詳悉書之。以慰姬之魂於地下。此任生之志也。

贊理河務僉事陳君墓表

天之生才。難矣。或百千萬人之中。而生一才焉。或百千萬人之中。而不得一才。及其生  
之也。則又多廢棄。不得有所施設。而有所施設者。往往又窮於名位。之無以自見。而或  
有所附託。以成功名。其間又或功已垂成。而敗以不能竟其用。嗚呼。此可爲太息流涕  
者也。康熙十有二年。河決南北。運道梗。上咨於羣臣。舉能平治之者。廷臣奏言。巡撫  
安徽侍郎靳輔。足當其任。制曰。可。於是遂以大司馬總制河道。而攜其客陳君天一以  
行。先是。司馬之奉命撫皖也。思得度外之士與俱。聞陳君名。聘致幕府。司馬故好士。一  
見奇之。待以上客。君亦曰。吾所見士大夫多矣。皆齷齪。不能用大度之言。吾今見司馬。  
是誠可與共功名者。遂留司馬幕府。先後凡十有七年。司馬推心委任。悉聽其計畫。故  
所至功績。迄用有成。當滇南之變起也。皖據長江上游。爲江南門戶。軍行絡繹不絕。君  
凡爲司馬所條陳。往往先中。會司農以軍興度支不繼。議天下騎置歲費金錢數百萬。  
減之可佐兵食。因下其事。巡撫議之。君告司馬曰。驛之敝。由於馳騎太多。今自王公將  
軍以下。不論事之大小。緩急。凡有馳奏。輒須三騎。還時且至十餘騎。是一事而用十餘  
騎也。今除軍政重事而外。卒彙三事傳奏。而僅須一騎。驛困且蘇。統計之。可減費十四  
五。歲節財百餘萬矣。司馬以爲然。上其議於朝。遂著爲令。當河之決也。山東淮北皆苦



之。司馬築清水潭。改南北兩運口。而河與淮及運河皆安。其策實自君發之。清水潭者。淮水由高家堰高良湖決於高郵寶應兩湖。而兩湖又從此決爲大潭。下河七州縣所由之道也。先是屢築輒壞。歲久潭益深且廣。南運口者。由運河以入於黃。北運口者。由黃以入於運河之道也。運河與黃通。受黃之灌。致泥沙淤塞。歲須挑濬。自運漕以來。官民俱困於此。司馬召一府中官吏共議之。言人人殊。君延袤荒度。報司馬曰。疏濬當先。浚其下。塞決則先治其上。前清水潭之屢塞屢決者。由上流未斷也。今上流有減水壩者。三十里。誠能堤而塞之。則上流既治矣。然後越潭避險。相視河中淺處築堤。使堤根牢固。自能垂久。夫越險而築堤。似迂。且視築清水潭之道。里長且數倍。然一深一淺。其爲難易固懸絕矣。故工部費帑六十萬金者。今不過十萬金足矣。北運口爲黃所灌者。蓋以運口遼闊。黃漲漫及運河。及黃落則水流緩而沙易停。且黃水東流。運北注。黃漲水高。勢自橫奪。法當高運河之水。而亦東之。案水下行一里。當低一寸。今杜運河之水。不由遼闊之口。以與黃河相狎。而於大澤中迤東鑿河二十里。以約束運河之水。可高於黃二尺。運河之水既湍。迅東注於黃。則又安能迴波逆流而灌運河哉。其南運河居

黃。下流故益爲黃所膠。所當遠黃就淮。而移其閘於淮內。則運河所受惟淮水。淮水清。可以無泥沙淤塞之患矣。司馬以爲然。於是一府爭之。皆以爲不可。減水壩者。所以洩淮之怒也。已數十百年於今。夫以淮之暴。雖分洩其怒。而陂障之尙難。諺曰。具費千金。不敵西風一浪。今盡築上流。是下決未塞。而上壅先潰也。或又曰。湖中築堤。與大澤中鑿河。皆事所未經。且向也工程六十萬金。今且減其八。其何能濟。君持議益堅。司馬卒從君策。未幾而築塞皆成。君先是預度爲時幾何。役夫幾何。土石材木幾何。及是皆如君言。蓋自是清水潭不再決。而兩運河不再塞。事竣矣。一府中乃服君之能。且嘆司馬之知人能用君之策也。歲甲子。上南巡閱河。河害悉平。上大喜。問司馬曰。向曾得士與共理乎。司馬對曰。臣客有陳潢者。實贊其成。潢即君諱也。上卽命侍臣書君姓名。佩之。既而司馬屢欲以君功入告。君固辭曰。潢幸獲從公。公不鄙其言而用之。足矣。顧安用爵祿爲。且夫黃河自古治而旋壞者。無他。既治之後。不爲善後之計也。今幸河災已平。一治不復壞。非明公不能成此功。潢竊願布衣相終焉。今夫黃河地中行。淤地所在多有。關而耕之。三年所獲。可以償前此之費。過此以往。其息亦無涯。卽以每歲所獲



次第爲善後之計。則經費有出矣。請更於黃河南岸。堅築高堤。六百里。而於河之北岸。更鑿中河一道。障之以堤。復於中河迤北間。以重河而亦障之以堤。使山東之水。由此入海。復相地形。多建閘壩。夫河行千里。即有千里內之溪澗。行潦從之。迨黃河驟漲。而又加以附從之水。於是河身不能容納。東西衝突。以故堤爲所決。決則不由正道。水無所歸。而上流於是乎亦決。誠引山東之水。別有入海之道。則黃不憂其加漲。而且有所從洩。其南岸又有堅堤。以爲之障。則下流不憂其壅潰。夫下流不壅。則上流有歸。將黃河從此不復他徙矣。且國家漕艘。自南而北。取道黃河。二百里。僱募挽溜之費。每船輒數十金。往往遭漂沒。嘗見守風者。以二百里之程。俟至四旬有餘。今誠鑿中河。則運艘亂流以渡。俄頃之間。即由砥道以達北河。去風波之險。無挽溜之費矣。宿遷桃源清河山陽安東沭陽海州七州縣。地勢卑下。旱潦皆爲害。歲卽有秋。而不通舟楫之利。今誠鑿中河。而又間以重河。復於重河之間。導以運河。旱既有資。潦復有洩。時至秋成。舳艫相望。至便也。又今四方多荒。流民不少。誠鑿中河。即招流民計口授食。而使之治田。則流亡有歸。田且日闢。下有裨窮苦之民。上不廢司農之帑。黃河一治。不復壞而國賦日

增。惟明公其熟圖之。司馬以爲然。具疏入告。制曰可。於是司馬與君經營拮据。手足胼胝。而中河蜿蜒三百餘里。鑿已告成。卽今由清河以入宿遷之道也。已而言者紛起。以爲君陰壞河道。並論屯田擾民。於是屯田遂罷。蓋君之志。嘗欲以興西北水利爲急。其言曰。燕齊之地。古皆稱沃壤。今土田荒蕪。而財賦俱仰給東南。此兩敝之道也。今誠興水利。教民力田。則西北可復爲財賦之藪矣。當司馬撫皖時。君卽獻溝田法。欲盡闢江北荒萊。會以軍興不果行。及司馬總制河工。六年之後。兩河歸故道。淹地盡涸。乃得鑿河濬溝。稍行其志。而有司奉行多不善。致議者紛紜。遂罷。先是歲丁卯。上以下河七州縣久爲水困。遣使問司馬有何善策。具以實對。司馬卽以君議上。奏曰。臣前已將陳潢姓名上達天聰。蓋以徑治上流之法。實出陳潢一人之見也。臣之愚衷。惟願國事有濟。不敢居功蔽賢。亦不敢引嫌避忌。上本知君功。遂特授君贊理河務僉事。及言者紛起。司馬罷去。詔君就司寇獄。時君已病閱數月矣。既抵京。疾轉甚。有詔免獄調治。蓋異數也。而君竟不起矣。嗚呼。君之才。世所不常有。幸而見知司馬。推心委任。得以出其能。又以布衣受人主之知。格外擢用。則君不可謂不遇。惟是君之長。既有所不能盡。而困於



人言又遽以疾死。此則天之意。其不可知者也。君生平於子史衆緯及農桑易數地理諸書無不通核。而尤優於治河。作測水法。以水流迅則如人急行。日可三百里。水流平則如人緩行。日可七八十里。即用土方法。以水縱橫一丈高一丈爲一方。計此河能行水幾何方。然後受之。其餘者皆洩宣之。此出彼入。使游波寬衍。不致薄堤。凡置關通關。大抵用此法也。君自在司馬幕府。司馬昌言入告。天下聞之。不多君之才。而多司馬之。以人事君得古大臣之道也。君先世汴梁人。自宋南渡。占籍錢塘。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妣仲氏。生二子。君其長也。君娶汪氏。無子。以弟之子良樞爲嗣。君以康熙戊辰八月十八日卒。年五十二。今良樞卜於某年月日。葬君於某。初君與余訂交京師。余羈窮潦倒。得君提挈者爲多。今君忽忽已沒四年矣。使其功與行不著。是則余之罪也。夫會其嗣子來京師。求余書其墓上之石。余因泣然流涕而書之。君性孝謹。而勇於行義。與人交。皆有至性也。他人鮮有能得其一節者。而君之功名。於治河爲最著。余故書之。有詳略焉。

### 桃山鏡石記

江西山水之勝稱吉安。吉安之屬曰吉水。吉水有村曰谷村。李氏世居之。李氏系出唐西平。遷谷村者且數十世矣。而科第聯綿不絕。其間多以文章功名顯。以故吉安大姓。獨推李氏。谷村之旁。有山曰桃山。山多美石。而以鏡石爲奇。鏡石者。其石形蓋如鏡云。石有時光耀照人。則李氏必有興者。噫造物者之好奇久矣。豈不信夫。夫奇之在石。與奇之在人。無以異。然而異。人賢士之出。而石輒爲之兆焉。是奇仍在人。不在石也。彼天下石之如鏡而頑然者。何可勝數。蓋造物之鍾其奇於李氏。可謂厚矣。歲庚午。余客少宰李先生邸第。先生嘗爲余言桃山之勝。與鏡石之奇。余未嘗不神往焉。而欲游也。他日者。當擔簦遊江西。過谷村。偕李氏子弟遊。相與攀蘿緣磴。登桃山之頂。一觀鏡石之光明。行且執筆爲先生賦之。

### 曹氏怪石記

歲丙子。余在京師。嘗過曹君希文寓舍。希文出一石示余。怪奇偉麗。其形若芝。按其欵識。則米元章物也。今夫天下磊落不羈之人。雅量高致之士。於世間之嗜好。一切不以屑意。而其性情必有所寄託。未有泊然頽然。絕無所寓意者也。元章以好石名於世。余



考傳記所載。其家之所蓄者多矣。迄今五六百年。大抵盡零落於塵埃。而委棄於糞土。獨此石尙存於人間。而遇希文珍而玩之。且世守而勿失。希文之風流蘊藉。迥不同於流俗。可知已矣。余少讀書龍眠山中。偶得一石。縱橫皆不及一尺。羣峰參差。岡巒巖穴畢具。真神巧也。見者皆奇之。且曰此造物者有意爲之。殆羅浮匡廬之草藁也。有芝生於其側峯之上。其大得石之半。此尤自古愛奇好事之士未之見焉。余既作文以記之。而置之几上。後余以饑寒馳驅。客遊凡十年而歸。則此石已不知何人攜去。或委棄零落。皆不可知也。嗚呼。以余之愛奇好異。得此石。曾不過二十年而已。不能保之。而米氏之石。至今猶有珍玩於騷人墨客之手者。石亦有幸。有不幸哉。

樊川書院碑記代

樊川書院。在黃巖縣南一里。故有祠祀朱子。而書院之建。則康熙三十三年縣令劉君司教周君司訓平君率其縣人士之所建也。嗚呼。自孟子沒而道術不傳。兩漢及唐。雖有一二儒者間出。然而於孔孟之道。未嘗聞也。迨宋興而諸儒繼起。朱子之學。尤爲純粹以精。距今凡五六百年。而天下莫不奉之爲宗師。即至遐荒僻壤。山陬海澨。非朱子

之道不遵也。可謂盛矣。而黃巖之人士。獨私之於樊川者何也。蓋朱子提舉浙東常平。而駐節於黃巖獨久。樊川其著書授徒之地也。當是時。台海之間。受業朱子之門。稱高弟子。凡十有四人。而黃巖一縣。遂居十一。而於綱目一書。則屬筆於趙幾道。十一人中之一人也。一時弟兄師友。互相淬勵。其流風餘韻。沿至於元明而不替。然則黃巖之人士。獨私朱子於樊川。不亦宜乎。嗟乎。自古以來。地不必名勝。而一邱一壑。曾經大人君子之登臨。則後世遂傳爲遺迹。至於其鄉之人。尤私以爲一方之光榮。況朱子者。上接乎孔孟之傳。人人之心。皆有一朱子也。人人皆有一朱子之心。以私淑乎朱子之道。登朱子之堂。讀朱子之書。吾見黃巖之人士。其嚮往親切。有倍蓰於他邦者矣。書院落成於康熙三十五年。又閱數年。余來爲督學。朱子之十九世孫某。謁余而請識其麗牲之石。因繫之以銘。銘曰。書院之興。於昔有取。厥始於唐。宋元繼武。俎豆絃歌。揖讓偃僂。講堂弘開。震聳發聳。天之牖民。六經忽睹。朱子篤生。爲斯文主。聖學久荒。仔肩撐柱。考亭紫陽。在在鄒魯。武夷雲谷。流風未窳。粵若樊川。山區水聚。大賢所臨。流澤甚溥。傳道解惑。邦人鼓舞。歷世數十。淪於宿莽。邦人嗟嘆。請於大府。爰新其堂。爰峻其宇。既改舊觀。



亦資攻苦。見羹見牆。趨繩步矩。俗學繁興。舉業訓詁。名遵功令。實滋慢侮。以惰以嬉。羣  
即於蠱。最爾多士。知所規撫。一登斯堂。矯矯自豎。遺經一編。流風千古。悠悠樊川。無忝  
斯土。

綠蔭齋古桂記

距虎邱三里而近。有朱氏園林。蓋昔朱某翁先生之所創也。園昔爲田爲圃。先生買而  
爲園。園之大二百畝。凡費金錢數萬。其間竹木水石。亭榭樓閣。重疊映帶。極一時之盛。  
先生垂沒。而園分授諸子。於是其季子某得其東偏之綠蔭齋。以讀書其間。而時時召  
集朋友。賦詩飲酒。自是而朱氏之園。惟綠蔭齋爲最著。齋之東有古桂一株。蓋百餘年  
物。其枝四面紛披而下。其中可坐數十人。每花開。召客讌集其下。綠葉倒垂。繁英密布。  
如幄之張。如藩之設。風動花落。拂襟縈袖。行酒者偃而入。繞樹根而周。客無不歡極稱  
歎而去。天標嘗導余游遍園中。臺榭多傾圮矣。水或涸而石或頽矣。竹木存者十不及  
一二矣。苔生於牖。草環於亭。非復曩日之盛。而園中故有七松草廬。七松者。有松七株。  
蓋宋元時物。數里外望之。挺然離立雲表。自先生歿而七松地屬某氏。某氏斧以爲薪。

存者僅一株。差小。以隔於朱氏之垣。得免焉。嗚呼。物理之盛衰。何常之有。良材異質。辱  
於匹夫之手者多矣。吾悼七松所以幸古桂之遇也。

蓼莊圖記

余讀陶淵明桃花源記。慨然有遺世之思。說者謂淵明生當晉宋之際。志欲棄塵離垢。  
高舉遠引。託而爲此記。非真有是事。今以蓼花莊觀之。則夫幽巖深谷。靈區異境。隔絕  
人世者。世固未嘗無也。蓼花莊地近東鹿。距京師三百餘里而遙。西山面之。渾河遶之。  
奧阻幽深。人跡之所不到。居民千餘家。淳淳悶悶。渾乎太古之意。桑麻林麓。遠近映帶。  
婚姻嫁娶。不出其里。居人自其始祖迄今。無一識字。讀書。縣吏一來徵租。信宿盡收。而  
去。子孫歷世。無一入城市。家家足衣食。無貴無賤。無富無凡。鬻競凌害。偷盜訟獄。干  
戈擾攘之事。離別羈旅之苦。父老子弟。傳世數十耳。未嘗聞當崇禎之末。燕趙間無地  
不被兵。李自成陷京師。尋敗走。

大清定鼎。徵兵傳檄滿天下。久之外人來傳說。始知之。其山川風物。人民土俗。是亦燕  
趙間之一桃花源也。給諫趙恆夫先生。罷官居京師。歲戊辰己巳間。始聞其絕境。窮搜



得之。構屋築圃於其間。初居人不知種稻。先生謂地多水。宜種稻。教以種植之由。是稻絕美。勝他縣。其地昔無網罟。河魚肥美。人不知食。先生結網得魚。嗣後多有食魚者矣。先生尋還京師。然抗懷高寄。嘗書蘇文忠詩於壁曰。惟有皇城真堪隱。萬人海裡一聲藏。是先生視京師。猶之乎蓼莊也。顧猶時時念蓼莊不置。使善畫者爲之圖。予嘗披圖見其羣山矗立。高入雲表。浮青飛翠。千疊萬重。而烟波浩渺。蓼花彌望無際。嗚呼。余久懷遯世之思。嗟宇宙無所爲桃花源者。何以息影而托足。不意人間復有之。昔者武陵漁人既出迷不復能入。今先生有居在焉。無迷津之患。葛巾藤杖。飄然竟往。余得以相從。終老於其間。先生其許我乎。

### 青布潭記

龍眠山口有三都館。昔左忠毅公讀書處也。余往來山中。輒過其地。望見其下半里許。有石壁甚峭峻。臨水之涯。往往指目之曰。是必有異。嘗欲往搜其勝。未遑也。今年春始遊之。與數人者偕。先至三都館。見雙鶴先生。先生忠毅公子也。先生曰。是爲青布潭。其石壁縱百尋。橫百尋。其上苔蘚蔓延。間生青草。下臨深潭。其旁有石徑。側足而上。僅得

至其麓。大石亂布。縱橫無端。人前後行其隙間。一石蹲潭旁。尤奇。余輩遂往涉河。至其上。相與踞石而坐。良久。寒氣侵肌膚。先生又曰。先忠毅家居時讀書。三都館。每操舟順流而下。至此。或日一過。因指其維舟處。及他舊蹟。相與感歎。久之。時天寒冰凍。諸子下至河干。拾小石。拋擊冰上。取聲以爲樂。是歲壬戌正月也。

### 溫泉記

溫泉在舒城縣東南七十里。山間泉出石下。沸而出。若釜中湯。然土人爲方池於其前。相去丈餘。溝而引其水入池。旁亦有泉。相去不二三尺。其水寒。其流細。二水皆達於溪。其池旁近之水。亦往往有溫者。而流不大。溫亦弗及焉。山中人及道路過者。皆來浴。日夜不絕。池可容十餘人。皆裸而立池中。主人教余浴。余不可。乃濯足而歸。

### 數峯亭記

余性好山水。而吾桐山水奇秀甲於他縣。吾卜居於南山。距縣治二十餘里。前後左右。皆平岡逶迤。迴合層疊無窮。而獨無大山水。則僅陂堰池塘而已。亦無大流。至於遠山之環繞者。或在十里外。或在二三十里外。浮嵐飛翠。疊立雲表。吾嘗以爲看遠山更佳。



則此地雖無大山。而亦未嘗不可樂也。出大門循墻而東。有平岡盡處。土隆然而高。蓋屋面西南。而此地面西北。於是西北諸峯。盡效於襟袖之間。其上有古松數十株。皆如虬龍。他雜樹亦頗多。有面有隙地稍低。余欲鑿池蓄魚。種蓮植垂柳數十株於池畔。池之東北。仍有隙地。可以種竹千个。松之下築一亭。而遠山如屏。列於其前。於是名亭曰數峯。蓋此亭原爲西北數峯而築也。計鑿池構亭種竹之費。不下數十金。而余力不能也。姑預名之。以待諸異日。

### 硯莊記

世之人以授徒賣文稱之曰筆耕。曰硯田。以筆代耕。以硯代田。於義無傷。而藉是以供俯仰。此貧窮之士不得已之所爲也。余家世耕田讀書。故稱饒裕。余始祖自婺源遷桐。至先王父凡十世。未有以授徒賣文爲生者。明崇禎中。遭賊亂。家破。久之先王父募人墾荒田數百畝。聊足自給。先人兄弟三人。而先人所分受田宅。僅十之二。食指甚多。不能給。於是始授徒他方。以餬其口。而匱空日益甚。先人既沒。所遺債負若干。余次第償之。喪葬之事。余獨任其費。而所遺田宅。及室中之需。盡歸於吾弟。余脫身遊。或教授生

徒。或賣文製碑。東西奔走。何啻二三萬里。所與士大夫交遊頗多。然無度外之人。爲一憫其窮而援之者。而每歲所獲。存家中。盡爲戚黨奸人盜去。計自歲丁卯至壬午。凡十五六年。存於友人趙良治所者。凡千金。是時吾縣田直甚貴。而良治爲余買南山岡田五十畝。並宅一區。田在腴瘠之間。歲收稻若干。屋多新築。頗宏敞。屋前後長松不可勝計。良治復代余名堂額。曰硯莊。而余以歲壬午冬。自江甯歸。居於此。家衆凡十餘人。皆游手惰窳。不諳種植。歲所收稻。僅足供稅糧及家人所食。而余遂不能常居硯莊。每歲不過二三月。卽出遊於外。奔走流離。而余已浸尋老矣。余之歸也。年已五十。尙無子。家之人遂有覬覦此土而欲攘而有之者。余自維潦倒一生。未曾憑藉先世尺寸。憂愁勤苦之餘。僅僅有此。皆得之筆耕。用以休息。餘年終吾世則已矣。違惜其後哉。請姑待之。

### 慧慶寺玉蘭記

慧慶寺距閭門四五里而遙。地僻而鮮居人。其西南及北。皆爲平野。歲癸未甲申間。秀水朱竹垞先生。賃僧房數間。著書於此。先生舊太史。有名聲。又爲巡撫宋公重客。宋公



時時造焉。於是蘇之人士。以大府重客。故載酒來訪者不絕。而慧慶玉蘭之名。一時大著。玉蘭在佛殿下。凡二株。高數丈。蓋二百年物。花開時茂密繁多。望之如雪。虎丘亦有玉蘭一株。爲人所稱。虎丘繁華之地。游人雜衆。花易得名。其實不及慧慶遠甚。然非朱先生以太史而爲重客。則慧慶之玉蘭。竟未有知者。久之。先生去。寺門晝閉。無復有人爲看花來者。余寓舍距慧慶一里許。歲丁亥春二月。余晝閒無事。獨行野外。因叩門而入。時玉蘭方開。茂密如曩時。余嘆花之開謝。自有其時。其氣機各適其所。自然原與人世無涉。不以人之知不知而爲盛衰也。今虎丘之玉蘭。意象漸衰。而在慧慶者如故。亦以見虛名之不足恃。而幽潛者之可久也。花雖微。而物理有可感者。故記之。

河墅記

江北之山。蜿蜒磅礴。連亘數州。其奇偉秀麗絕特之區。皆在吾縣。縣治枕山而起。其外林壑幽深。多有園林池沼之勝。出郭循山之麓。而西北之間。羣山逶迤。溪水滌澗。其中有徑焉。樵者之所往來。數折而入。行二三里。水之隈。山之奧。巖石之間。茂樹之下。有屋數楹。是爲潘氏之墅。余褰裳而入。清池泱其前。高臺峙其左。古木環其宅。於是升高而

望。平疇蒼莽。遠山迴合。風含松間。響起水上。噫。此羈窮之人。遜世遠舉之士。所以優游而自樂者也。而吾師木崖先生居之。夫科目之貴久矣。天下之士。莫不奔走而艷羨之。中於膏肓。入於肺腑。羣然求出於是。而未必有適於天下之用。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上之人患之。於是博搜徧探。以及山林布衣之士。而士又有他途捷得者。往往至大官。先生名滿天下三十年。亦嘗與諸生。屢試於有司。有司者好惡與人殊。往往幾得而復失。一旦棄去。專精覃思。盡究百家之書。爲文章詩歌。以傳於世。世莫不知有先生。間者求賢之令。屢下。士之得者多矣。而先生猶然山澤之癯。溷迹於田夫野老。方且樂而終身。此豈徒然也哉。小子懷遜世之思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過先生之墅。而有慕焉。乃爲記之。

窮河源記

黃河之源。自古未有窮之者。元時始得之。而後人頗有疑其非真。康熙四十二年。遣使尋河源。得其處。與元史合。是年余入京師。聞其事。訪得其詳。乃爲記之。按黃河之源。土番名曰古兒班。索而麻。其來已久。至是。上諭使臣某往尋其源。且曰。聞其地多瘴癘。



不可進則止。使者於四月初四日發自京師。五月十三日至一地。曰呼呼諾。而有大澤。水色深碧。水旁低而中央特高。澤之西有石山一。土山三。東西寬而東北稍隘。澤周六百餘里。產魚二種。身圓而無鱗。腹闊頭尾皆尖削。其色黃。其目齊。身有黑點。長二三寸。至四五尺。口小者土番名曰那胡。口大者名曰布哈。明日至一地。曰呼呼布拉克。其土番之長曰色卜滕扎而。色卜滕扎而導使者行。六月初七日。至星宿海之東。有澤曰鄂陵。周二百餘里。初八日。至鄂陵之西。有澤曰扎陵。周三百餘里。此二澤東西相隔三十里許。中皆產那胡布哈二魚。初九日至一地。曰鄂墩搭拉。卽星宿海也。登高山望之。見小泉億萬。不可勝數。羣山四周。土番名曰庫而昆。卽崑崙也。山最高。在東北者曰烏蘭杜石。在西南者曰布胡珠而黑。在南者曰古兒班吐而哈。其諸泉曰噶爾馬塘。在西者曰巴而布哈。其諸泉曰噶爾馬滌穆朗。在北曰阿克塔因淒奇。其諸泉曰噶爾馬沁尼。此三山之泉。流爲河三支。卽所稱古兒班索而嘛也。三河東流入於扎陵。自扎陵流入於鄂陵。自鄂陵流出。是爲黃河也。自三河外。他山之泉。與平地之泉。流爲小河者。不可勝數。皆入於黃河。自呼呼諾而至星宿海。產野牛野驃豹捨狸獾盤羊鹿麋小黃羊狍羊獐獺權狐等獸。使者於六月十一日發自星宿海。不由舊道。東南行。欲視冰山。並河所經流之處。行二日。登哈而給山。見黃河東流。至呼呼諾而山南流。繞撒除克之南。北流至巴而托羅海山之南。踰數日。望見冰山。山最高。雲霧蔽之。土番言此山有九。高峯長三百餘里。自古至今。冰不消。常雨雪。一月中得晴三四日而已。又行十餘日。至席拉庫特爾地。見黃河流過冰山。又南行過高嶺。曰扯庫里。行百餘里。又至黃河岸。蓋黃河自巴而托羅海。山東北流。入歸德堡之北。達喀山之南。從兩小山峽中。流入蘭州。自京師至星宿海。計七千六百餘里。地勢最高。人氣閉塞。多喘。非瘴癘也。崑崙高入雲表。彌望蔓草。無際。風甚厲。人馬行其上。栗烈不勝吹。未幾輒有死者。土番貧無食者。於星宿海旁。取那胡布哈二魚自給云。

日本風土記

日本卽古倭國。與中國隔絕東海。於諸夷中最強。大有三十六島。島各有王統之。國主曰京王。居於東京。擁虛位。逸樂自恣。而一國之權。則屬之大將軍。東西直大抵與江南浙江相對。北則隣高麗。南則隣琉球。所產米穀甚美。過於中國。亦多嘉魚。他花樹亦多。



奇品。所需於中國者。氍毹綾絲之屬。尤重古瓷器。其國不鼓鑄。惟用中國古錢。古錢以洪武通寶爲最貴。其人多好詩書法帖名畫及古奇器。初購十三經二十一史。往往不惜價千金。人相見無禮文。一盤膝。一低首。卽爲恭敬。男婦皆跣足。僅曳一皮屐而已。衣無襟裾。但縫成一大幅。略作短袖。掩半臂。用大帶束股。人皆去鬚髮。留鬢毛。及腦後髮。爲一小髻於後。所居屋高大。席地而坐。入門置屐於戶外。飲食尊者居中。餘圍坐。其饌皆乾炙。無羹汁。酒香烈。飲之易醉。其餘大抵與中國同。凡中國有商舶至。卽遣小舡來詰何等貨。名曰班舡。復遣一小舡監護之。海濱列市數十。以居中國人。號曰庶街。每百年則發兵盡殺之。名曰洗街。島之大者曰薩摩。一曰撒斯瑪。商舶所集最盛者。曰長琦。長琦多官妓。所居皆大宅。無壁落。但以綾幔分私室。夜則私室各張燈。懸琉璃。諸妓各賽琵琶。諸商多溺惑。盡傾其資。其俗好佛敬僧。稱中國人曰唐人。蓋唐時兵威所懾。亦猶漢武帝征匈奴。後稱中國人曰漢人也。明之季有西洋人爲邪術。曰天主教者。入日本。日本人信之。其教大抵男女羣居。各授以秘術。人各自持。雖母子夫婦。不以相洩。入其教者。雖死生患難不肯易。教主遂集衆作亂。其國大擾。大將軍發兵盡滅之。焚其舟。於是絕西洋人往來。凡他國人至者。於通衢置一銅板。刻天主形於上。使踐踏而過之。搜索囊橐中。有西洋一物。必合船盡殺焉。明遺臣有乞師於日本。日本許之。已而師不果發。至今海外諸國。無不上表入貢。聞日本獨否。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嗟乎。春秋之戰多矣。鮮有出於義者。其或出於義。而又不純焉。卒同於不義而已矣。然聖人不忍遽絕焉。且幸之。且惜之。凡以著君臣之分。明父子之親。而嚴內外之防。則亦不必計其功之成與否。而義之得失所在。聖人不忍遽絕焉耳。昔者王莽乘西漢之衰。不用尺兵寸鐵。而移漢祚。翟義起兵討之。未成而身死。唐武氏之禍。唐幾亡矣。李敬業起兵討之。未成而身死。此二人者。自以國家舊臣。義不忍覩顏俯首。而立於怨家之朝。身雖已殘。家雖已破。甘心屠剝而不悔。而其風烈。猶有以聳動英雄豪傑之心。故漢唐旣敗而復興。嗚呼。此二人者。可謂知大義矣。今夫春秋之義。莫大於復仇。仇莫大於國之奪於人。而君父之死於人也。故吾力能報焉。而有以洗死者之恥。上也。其次力不能報。而報之不克而死。最下則忘之。又最下則事之矣。吾嘗讀春秋。



未嘗不嘆息痛恨於魯莊公也。莊公者桓公之子。齊人實殺桓公。昔者越敗吳於攜李。闔廬死。夫差使人立於廷。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晉王李克用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與爾三矢。爾其毋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卒以滅梁。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吾觀此二君者。其晚節末路。不可謂賢。而皆能復父仇如此。其義烈豈不壯哉。自桓公死於齊。莊公立。築王姬之館於外矣。公子溺會齊師伐衛矣。公及齊人狩於禚矣。師及齊師圍郕矣。公及齊大夫盟於蕪矣。不惟忘其仇。而又報之德焉。所以事之者。惟恐其不足。孔子曰。幸矣。乾時之役。猶能與仇讐戰也。惜哉。其非以仇故戰。而師雖敗。不可謂不榮。然而不純於義矣。聖人於此。不忍遽絕。姑與以得失相半之辭。是亦聖人之不得已焉耳。嗚呼。莊公之事。吾無論矣。後之臣子。有遭其國亡其君死。而忘其仇。而事其仇。且其國之亡也。彼實有以致之。亡君之死也。彼實有以致之死。然則彼亦與於逆亂者耳。又安知所謂仇耶。而一旦而仇之曰。吾力能報之。天下且曰。是直能扶義以晚蓋者也。及問其名。則曰。非以仇故戰。

而以已私故戰也。如是則覆敗亂亡而莫之救。不亦宜哉。是故揆以春秋之義。則師雖敗。不可謂不榮。而不純於義。卒同於不義而已矣。吾又不獨嘆息痛恨於魯莊公也。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魯宣公二年。晉趙盾弑其君。董狐親見其事而書之。而趙盾卒無辭以解者也。孔子修春秋。因其文而未之有改者也。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傳聞之而不能無異同者也。三子者。曲原夫趙盾。而歸獄於趙穿。而穀梁且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是獎亂賊也。是爲趙盾所欺。而其詭譎巧免之計。得以售也。趙穿盾之族。盾之出亡。非其罪。故國人不悅。穿乃起而弑靈公。則是靈公之死。爲趙盾也。趙穿之弑。爲趙盾弑也。彼其身爲正卿。懷忿懟而去國。而其禍又不足以累趙穿。而趙穿以事外之身。無故舉事而爲之。洩其忿恨。則盾必與聞乎弑矣。豈徒聞之。則盾必與謀乎弑矣。且穿既弑靈公。乃逆趙盾而入。與之立於朝。吾有以知穿之爲盾也。趙盾反。又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以使之市德於新君。吾有以知盾之爲穿也。此兩人之訴合無間。何其至也。此以爲趙盾弑其君耳矣。假使宣子既入晉國。即尸趙穿於朝。猶不足解免。以謝天下。而况不肯討賊。



乃且用賊。既日用賊。乃且曰予無罪。予無罪。爲其實而避其名。是豈知名之不可避哉。然則孔子之言非歟。孔子之言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吾以爲此非孔子之言也。夫其受惡。非爲法受惡也。夫其不能免。即越境無以免也。孔子既以直書之經矣。曰晉趙盾弑其君。初非有疑似之情。寬恕之旨。而顧賢之。而顧惜之。是與春秋自相戾也。或者聽聞之謬。而左氏遽以入之傳歟。夫此一事也。三傳記載之詞各異。豈無訛焉。學者亦取斷於春秋而已矣。

春西狩獲麟解

天下之物類。有神奇之產。神奇之產。世所不經見者也。神奇之產。往往爲聖人而出。聖人者。世所不經見者也。易曰。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豈不然哉。然而聖人遇災懼禍。而休徵異兆。未嘗侈以爲瑞。凡以儆於天戒。而不敢流於誣且妄也。蓋天下之物。神奇之產。雖爲聖人而出。而正不必假此以爲聖人重。必假此以爲聖人重。而震而驚之。則欲大聖人。而適以小聖人矣。昔者河出圖。洛出書。與夫鳳鳥之至。皆爲王者出也。成康既歿。天下無王者久矣。然則麟胡爲乎來哉。爲孔子來也。且夫孔子之道大矣。春秋者。第筆

削之一法耳。而說者以爲春秋成而麟至。余竊惑之。其言曰。周南關雎之化。而麟趾關雎之應也。召南鵲巢之德。而騶虞鵲巢之應也。夫詩人之意。不過托物起興。以致其吁嗟嘆慕之情。而非必真有此二物者。見於成周之際也。而以此擬之。固已慎矣。昔者孔子懼道之失其傳。而天下之莫識也。於是刪述古文舊說。以詔來世。詩書易春秋。其書固皆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乃其他皆不能以感召休徵。而獨於春秋而麟應之。亦理之未必然者。然則獲麟何以書於經。曰。聖人之作春秋。凡有異。無不記也。天道之盛衰。人事之得失。物之休徵咎徵。皆不忽而略也。六鷁退飛。鸚鵡來巢。雖其至乖。亦莫不書。而况獲麟之大乎。然則春秋何以終於獲麟。曰。春秋之終於獲麟。亦適然耳。凡一書之成。必有所起。必有所止。而非必其有意而爲之起。有意而爲之止也。有意而爲之起。有意而爲之止。此乃後世儒者穿鑿附會之論。而非聖人之旨也。歐陽子曰。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於魯頌。得書自堯典。至於費誓。得史記自隱公。至於獲麟。遂刪修之。吾以孔子之修春秋。其年亦既老矣。獲麟之書。在哀公十四年。越二年而孔子卒。然則春秋之終於獲麟。豈必聖人有意而爲之哉。夫子方著書



以教天下萬世而遽以獲麟輟其業。有可以修而不修焉。其義固無取矣。蓋後世儒者之論。視獲麟甚重。將欲以此大聖人。尊春秋。而不知其流於誣且妄也。然則夫子之於獲麟。反袂拭面。涕洟沾袍。曰吾道窮矣。夫子於此。豈無意哉。夫子正不能無意云爾。夫麟。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時無王者而至。則是爲孔子至也。孔子之道。其已矣。夫故曰孰爲來哉。蓋傷之也。然則麟非爲春秋至也。

### 窮鬼傳

窮鬼者。不知所自起。唐元和中。始依昌黎韓愈。愈久與之居。不堪也。爲文逐之不去。反罵愈。愈死無所歸。流落人間。求人如韓愈者。從之不得。閱九百餘年。聞江淮之間。有被褐先生。其人韓愈流也。乃不介而謁先生於家。曰我故韓愈氏客也。竊聞先生之高義。願托於門下。敢有以報先生。先生避席却行。大驚曰。女來將奈何。麾之去。曰子往矣。昔者韓退之以子故。不容於天下。召笑取侮。窮而無歸。其送窮文可覆視也。子往矣。無累我。無已。請從他人。窮鬼曰。先生何棄我甚耶。假而他人可從。從之久矣。凡吾所以從先生者。以不肯從他人故也。先生何棄我甚耶。敢請其罪。先生曰。子以窮爲名。其勢固足

以窮余也。議論文章。開口觸忌。則窮於言。上下坑坎。前顛後躓。俯仰跼蹐。左支右吾。則窮於行。蒙塵垢被刺譏憂衆。口則窮於辨。所爲而拂亂。所往而刺謬。則窮於才。聲勢貨利。不足以動衆。磊落孤憤。不足以諧俗。則窮於交遊。抱其無用之書。負其不羈之氣。挾其空匱之身。入所厭薄之世。則在家而窮。在邦而窮。凡女之足以窮吾者。吾不能悉數也。而舉其大略焉。窮鬼曰。先生以是爲余罪乎。是則然矣。然余之罪。顧有可矜者。而其功亦有不可沒也。吾之所在。而萬態皆避之。此先生之所以棄余也。然是區區者。何足以輕重先生。而吾能使先生歌。使先生泣。使先生激。使先生憤。使先生獨往獨來。而游於無窮。凡先生之所云云。固吾之所以效於先生者也。其何傷乎。且韓愈氏迄今不朽者。則余爲之也。以故愈亦始疑而終安之。自吾游行天下久矣。無可屬者。數千年而得韓愈。又千餘年而得先生。以先生之道。而嚮往者曾無一人。獨余慕而從焉。則余之與先生。豈不厚哉。於是先生與之處。凡數十年。窮甚。不能堪。然頗得其功。一日謂先生曰。自余之歸先生也。而先生不容於天下。召笑取侮。窮而無歸。徒以余故也。余亦憫焉。願吾之所以效於先生者。皆以爲功於先生也。今已畢致之矣。先生無所用余。余亦無敢



久溷先生也。則起趨而去。不知所終。

### 紀老農夫說

頃余讀書山間。西鄰有農夫。年老矣。猶治田事甚勤。暇則休乎樹下而臥焉。余嘗視之。樸且鄙。然其意有以自得者。一日余謂之曰。女勞苦田間。手足胼胝。顧不識亦有所樂於此乎。曰否也。然吾平生亦不知所爲憂戚。吾儕小人生僻壤。未嘗見世事。忽忽以老筋骨之勞。與夫風雨暴露之苦。無歲無之。吾豈有樂哉。然而聊且治生。無饑寒之患。平居鮮與往來。終其身未入城市。雖貧且賤。無求於世。縱橫荆棘之中。出入麋鹿之侶。以此往往習而自安。余聞之而嘆曰。至哉樂乎。何謂不得耶。老農又曰。吾幼未學書。曾不識字。其何敢望君。而君若有慕於余者何也。余聞其語。愈益慕之。因書其說。

### 記夢

余少夢適山間。遇一老父。蒙櫛葉於身。坐石上。余異之。問以神仙之術。不答。有頃天上。有紅雲一縷。冉冉下屬地。老父指謂余曰。食此者文章冠海內。余以口仰接吞之。老父復與余有所言。既覺忘之矣。自是七八年來。憂沮病廢。曾未嘗學問。有所發明。回憶

者之夢。真可報也。壬戌之春。屢夢深山大川。汪洋萬頃。峯巒千疊。又往往登臨樓閣。壯麗閎偉。雲霞草木。變態百出。類非人間所有。余懷遯世之思久矣。力不能買山以隱。而夢豈徒然也乎。然於彼不驗。又豈獨驗於此也。姑記以俟之。

### 紀紅苗事

紅苗介楚蜀黔之間。衣帶尙紅。故曰紅苗。其地北至永順保靖土司。南至麻陽縣界。東至辰州府界。西至平茶平頭酉陽土司。東南至五寨司。西南至銅仁府。周一千二百里。險阻幽深。寨落稠密。有寨曰天星者。其極險地也。苗性嗜殺而貪利。生男賀者。皆以鐵。既長治環刀佩之。出入不離。習彊弩藥矢。長矛烏鎗。其技有曰滾巖者。尤奇。嘗伏草中。攫人爲事。所獲內地人。以木錮其項。仍飲食之。故漏洩於牒者。使其家聞知。以金幣來贖。否則鬻之。各土司中。其獲同類。亦然。憑險以居。寨落雖多。往往相仇殺。不相親暱。亦無渠帥統領。或欲有所剽掠。則潛結衆誓於神。椎牛歃血乃出。所獲者集而瓜分之。性善疑。過夜分乃飲食不眠。慮爲讐者所害。苗內附者號曰熟苗。內地奸人。誘使爲苗嚮道。闖入攫取人畜。奸人爲居間。使其家出金幣贖之。往往匿其大半。不盡予苗。苗亦莫



之知也。苗盛則慮邊民。苗弱則邊民亦多虐之。其鎮守官兵。利苗之所有。常無故入其境。奪其牛馬。苗忿恨。遂四出爲害。兵民被虜者不絕。有司恐其傷也。出錢贖之。苗益肆無忌矣。歲壬午癸未間。湖廣提督俞益謨等。大發兵攻之。奪天星寨。苗窮蹙。先後就撫者三百一十三寨。計四千七百二十七戶。丁八千八百一十七。每丁納雜糧二升。共一百七十六石三斗四升。於是紅苗乃略定。苗內天時與內地異。每日辰午間瘴霧瀰漫。咫尺莫辨。冬日寒凍。尤不可當。林木冰凝。如椽如柱。如瑩如晶。草木黃落。久不能熟。立春後數日。焚之乃熟。沃土黑墳。種粳稻。絕美。餘惟種黍稷麻菽。無他種。亦無葷蔬。採野菜爲食。其占歲之豐歉。以竹榮枯驗之。其地無虎狼。雖雉兔鳥雀。亦鮮少。樹多梗楠黃楊。並產藥草。苗皆不知貴也。苗俗男女椎髻赤足。耳貫大環。好綵繪。無論絲布麻枲。輒染絳龍爲衣裳。亦能織紵。所產有苗錦。苗被苗巾之屬。出門遠近。斷草卜吉凶爲行止。尤信鬼。戶外植木爲之。疾則禱。愈則椎牛以祀。所敬祀者。有白帝天王。相傳以三十六人殺苗九千。故畏之。又曰馬伏波征苗。常乘白馬。所祀即是。其說皆荒唐。莫可考。人家有榻無几。席地而坐。爨設於中庭。剝木爲槽。置食其中。相與掇而食之。女未嫁。與人私

不禁。懼有娠。自取藥草佩之。旣嫁。除去藥草。所私者不得至門。至門輒殺之。然亦間有守貞者。苗性慙。多力。能以背負荷。而不能以肩。背能任兩人之所舁。肩不能勝一人之所挈。負重者偶憇。輒偃而不倚。絕無所困也。男女行步。皆趨捷如飛。奔馬不能及。棘刺毒螫不能傷。其曰滾巖者。人人皆習。懸崖峭壁。人不能攀躋。但歛手足。縮身如蝟。一呼吸間。已從巖而下。一無損傷。以故入犯者多不捕。恃有此技也。苗不知有歲時支干。其於年日月。但曰鼠年。李猪年。虎月至牛月。鼠日至猪日。循環數之而已。稱官曰老皇帝。稱兵曰郎。稱民曰客。相呼爲同年。呼其婦爲同年嫂。貽贈以布帛針線之類。則歡甚。其氣習風俗。大較有如此也。余惟自楚之南。達於滇黔巴蜀。迤西東而爲廣東西江西之境。綿亘幾萬里。皆近在中國版圖之內。類多奧區沃壤。而爲諸苗所蟠據。名爲羈縻。而王化之所不及。聲教之所不通。標枝野鹿。尙如洪荒之世。未經開闢。此亦天地間之缺陷。而自古以來。聖帝明王之所未及。用其力者也不利。其所有而餌之以富貴。化其曠俗。柔其暴心。示之以君臣上下之禮。頒之以冠昏喪祭之制。立之以黨庠術序旌善罰惡之法。開其蠶叢鳥道。通其百工技藝。百年之內。仁漸義摩。德威並布。次第而郡縣其



地是近在中國之內。關地萬里。胥標枝野鹿。而衣冠文物之是在命世之王者矣。

疑解

歲辛酉七月。有客過戴子舍館。留一日。將去。而告戴子曰。余竊有疑於子。而未敢以請也。戴子曰。可乎哉。子其為我言之。客曰。操舟渡江者。晏然順流而下。而顧叫號神明。若有風波之恐焉。馳千里之馬。於五百里之內。而慮其日之暮。道之遠。捶策之未力也。則人必笑之矣。何者。為其忘乎所安。而憂夫所不及也。今子年不滿三十。窮古今。討墳典。讀百家之書。而欣欣乎其有所得也。修身潔行。敦厚渾樸。文章瞻逸。氣蓋百代。世固未有如子者。宜子之浩浩然而自得。而趨趨憔悴。有出於騷人思士之所不堪者。毋乃忘乎所安。而憂夫所不及者乎。戴子曰。吾方沒溺於波濤之內。泛泛乎而不知所之。顛覆於險阻之途。膚折而骨離。而子且云云若是耶。夫人之患重痼者。其危苦自知之。而不能以告人。而人之在旁者。見其飲食言笑。或無異於常人。遂不復知其困。即偶一愁痛呻吟。而人且厭其聲。而惡其態矣。世無扁鵲倉公。則未有知之者也。且子言讀書修行。吾非敢當也。今果如是。則余之憂且滋甚。客曰。夫子之憂。吾不識也。敢請其故。戴子曰。

昔北宮子造事而窮。西門子造事而達。北宮子謁西門子曰。余與女並世也。而余且窮。若此。何耶。西門子曰。女不得與余並。東郭先生曰。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女厚於命。薄於德。若之何其以辱北宮子也。僕不佞。適有類於北宮子。而世之為西門子者多矣。相與嗤笑謾侮。非有東郭先生。則其論將誰定耶。余困於世將三十年矣。拂亂顛倒。狼狽決裂。有非宇宙人理之所當然者。初之所患。謂困已極矣。繼而加甚。而欲如初。而不得。則困又極矣。後又加甚。而欲如其繼。而又不得。如是者數焉。輾轉相屬。以至今日。而不知其所終極。舉世之人。固莫不勝余也。而豈敢望於西門子者。由東郭先生之言。推之。豈其讀書修行之所致耶。既薄於命也。即不讀書修行。其窮猶爾也。吾豈以彼易此乎哉。然則胡為憂之。曰。不必憂者。憂之不可也。可憂者。不必不憂也。可憂而不憂。為矯為忍。為妄為忘情。是數者。吾之所不為也。客曰。嘻。有是哉。吾聞之古人之言。以為小人多憂。君子則否。吾以是疑子非君子也。戴子曰。小人之憂。非有他也。徇於外物。而汲汲嗜慾。怪僻險賊。而徼倖於不可得。而為是戚戚也。昔者孔子刪詩。自國風小雅。大半皆勞人思婦。忠臣孝子。悲悼慘怛之音。其言至深痛。不可讀。而夫子存之。而許其能怨。則君



子之憂固不可遽釋者。吾子既不能如扁鵲倉公之知病。而反咎病者之呻吟。是北宮子之遇。比吾多一東郭先生焉。不爲窮矣。子其行乎。

### 祭錢雲瞻文

嗚呼。吾祖母同產五人。而三人早世。獨其伯姊錢孺人。至今八十餘。巋然獨存。而其伯兄水部公。今亦逾八十矣。祖母歸吾家。生先君。三歲而卒。祖母姊妹。惟祖母及錢孺人。張大司馬夫人有後。錢孺人者。雲瞻祖母也。祖母爲吳方伯公女孫。方伯子姪。極爲蕃衍。而余輩外弟兄。落落不過數人。雲瞻長余三歲。其才甚豪。以余之顛倒困頓。積憂傷懷。而先君新奄棄。益抱無涯之恨。私心自屬。以爲增外家之光者。獨雲瞻耳。雲瞻少失先人。能奮然自立。志氣激昂。而倏而病。病而死。嗚呼。悲夫。先是八月。余病瘡。他疾亦乘間作。雲瞻時時顧余榻前。取几上藥視之。教余謝醫。請他醫治。余不可。雲瞻曰。戴子癯甚。多憂。今又病。且奈何。慎之。毋輕試醫藥。余曰諾。居數日。不見雲瞻至。或曰。雲瞻病。病與戴生同。既又曰。雲瞻病且甚。余念雲瞻素強壯。即病可無患。居數日。有人來告曰。雲瞻死矣。時余病稍稍起。欲往撫棺而哭不能。嗚呼。雲瞻視余於呻吟愁痛之間。而吾不

能哭。雲瞻於永訣絕命之頃。吾其何以爲心哉。嗚呼。世之惡直醜正久矣。君子所恃者。惟天而天道如此。夫豈可問耶。先是春三月。吾友汪河發死。不半載而雲瞻繼之。雲瞻雅好余。人有謗余者。輒爲之裂眦怒罵。兩人死。余益無所向。其亦致憾於天而已矣。雲瞻少孤。養於其叔鴈湖先生。以至壯大。雲瞻未死前。生子數日。比雲瞻既死。而其子亦夭。鴈湖先生尤悲之。凡錢氏之致憾於天者。又豈有既乎。

### 鸚鵡贊

女之初生。隴西南海。集於中州。耀其光彩。女學人言。雖慧不逮。人學女言。啁啾可駭。我聞悲傷。世由女壞。此土雖樂。恐生罪悔。一旦摧殘。覓家不在。

### 筆贊 並序

余拙於書。性亦不喜書。鬻筆者至。買數管屬草稿而已。今年余教授江干。於篋中得斂筆數十管。皆秃不能書。因投之江中。爲作贊曰。

吾不世如。人道之恆。世不吾如。有中書君。世亦有之。君冤莫伸。惟余甚駭。得君益傾。傾豈君故。我生不辰。君鋒甚利。余脫其精。君思橫溢。余盡其心。君徒以名。余不布聞。人皆



海。余。曰。賤。且。貧。君。寫。我。憂。寒。暑。晦。明。付。爾。江。流。與。水。同。清。昔。在。紙。上。涖。涖。有。聲。今。歸。渤。去。猶。自。奔。騰。蓬。萊。瀛。洲。神。仙。所。居。其。中。奇。怪。視。我。何。如。

戴褐夫集補遺終



